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漢 書 補 注

(二十四)

王 先 謙 補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漢書補注

(二十四)

王先謙補注

國學基本叢書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西夷君長百十數。(補注)錢大昭曰：西當作南。南監本圖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南。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補注)先謙曰：今遵義府桐梓縣東二十里。其西靡莫之屬百

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北。君長百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補注)先謙曰：今邛州治。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

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魑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補注)先謙曰：史記椎作魑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百東。(補注)先謙曰：史記桐作同。下同。案隱漢書作桐鄉。

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異。沈欽韓云：桐師。漢志作同並。蓋隸體相似。在曲靖府霑益州北。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補注)先謙曰：今大理府太和縣東北。史記葉作楛。名為嶲。昆明。師古曰：嶲音步。典反。

即今之瀾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語蠻所居是其地也。寫音髓。先謙曰：官本寫並。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

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百東北。君長百十數。徙。葑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葑都。二國也。徙後為徒縣。屬蜀郡。葑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葑音材。各

反〔補注〕先謙曰徒縣在雅州府天全縣東沈黎今雅州府清溪縣東南

自作呂東北君長呂十數冉駹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龍〔補注〕先謙曰冉駹國今茂州地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師古曰土著謂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處作居

在蜀之西自驪呂東北

〔補注〕先謙曰自下脫冉字史記有

君長呂十數

白馬最大

〔補注〕齊召南曰案白馬氏居仇池山其山四面斗絕上有平田百頃詳後書南蠻傳先謙曰今陪州成縣漢白馬氏地

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

王時

〔補注〕沈欽韓曰華陽國志作頃襄王與秦取楚黔中郡事較合

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蹻音居略反

略巴黔中呂西

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

其地本巴人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巴下有蜀字衍文

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

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云滇池

〔補注〕先謙曰史記方上有地字是此奪一統志滇池在雲南府昆明縣南呈貢縣西晉寧州西北昆陽州北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師古曰池旁之地也

呂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

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呂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呂長之

師古曰爲其長帥也

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

師古

曰其處險阻故道纔廣五尺〔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五尺道在郡州沈欽韓云敘州府慶符縣南五里即古五尺道也嘗破史記作常額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

國而關蜀故徼

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關作關史記同案作關是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作馬犍僮旄牛呂此

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曰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

師古曰番音蒲

何反風讀曰飄

南粵食蒙蜀枸醬

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蜀人以爲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則有之食讀曰飢

〔補注〕錢大昭曰南方艸木狀云蒟醬蔓莢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蔓莢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爲食故謂之醬焉交趾九眞人家多種蔓生先謙曰官本亦作桑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

師古曰道由也由此而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句末無也字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師古曰番禺音安反禺音隅〔補注〕齊召南曰案牂柯江卽鬱水之上流脈水在後書謂之遯水者也地理志牂柯郡夜郎縣脈水東至

廣鬱入鬱鬱林郡廣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脈水東至四會入海是也今日盤江自貴州東南流逕廣西又東逕廣東廣州入海夜郎侯以竹爲姓詳見後書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

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

〔補注〕沈欽韓曰紀要盤江在貴州境者爲北盤江出四川烏撒府西北五十里〔今爲貴州大定府之威寧州〕東南流至烏撒南九十里謂之可渡河又東南爲七星關河折而南

經雲南霑益州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又南經永寧州西境普安州東境盤迴曲折於山箐間陰翳蒙密夏秋多障流經募役長官司東南而南盤江流合焉〔一統志募役長官司在永寧州西一百七十里州屬安順府〕又東南入廣西泗泗城州境而謂之左江陶弼云左江卽盤江盤江卽牂柯江也江廣百餘步足引行船南粵引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

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

師古曰言爲天子之車服

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

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十餘萬。

浮船牂柯，出不意。

〔補注〕王念孫曰：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無其字，即沿誤本漢書也。舊本

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御覽州部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史記漢紀同。

此制粵一奇也。誠曰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

上許之，乃拜蒙呂郎中將。

〔補注〕劉放曰：當作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同。周壽昌曰：華陽國志作中郎將。江水注同。先謙曰：史記作郎中將，百官表郎中令所屬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

將

千人，食重萬餘人。

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

從巴苻關入。

〔補注〕王念孫曰：巴苻關，本作巴苻關。水經云：江水東過苻縣北，邪東南（此三字有誤）。縵部水從苻關東北注之。注云：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

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萬人出巴苻關者也。是苻關即在苻縣，而縣為故巴夷之地，故曰巴苻關也。漢之苻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西，今合江縣南有苻關，仍漢舊名也。若苻地則在蜀之西，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苻關矣。隸書苻字作苻，與苻相似，又涉上下文苻字而誤。史記作巴蜀苻關（通鑑漢紀十同）多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行（上文略巴黔中以西）巴下亦衍蜀字。詳見史記。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巴苻關（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苻為苻）。

遂見夜郎

侯多同。

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

厚賜，諭呂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

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呂為漢

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

〔補注〕先謙曰：犍道在今敘州府宜賓縣

賓縣西南。

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呂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

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云漢中巴郡廣漢蜀郡

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

師古曰饒古餽字補注先謙曰史記載作成

數歲道不通士

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

師古曰罷讀曰疲餒飢也離遣也餒音能賄反

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

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

上患之使

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爲害

師古

曰言通西南夷大爲損害

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

補注先謙曰史記南夷下有夜郎二字其一縣無考

稍令隄

爲自保就

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補注王念孫曰保就猶言保聚管二十六年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是也聚就一聲之傳逸周書謚法篇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

縣則增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師古曰即天竺

也亦曰捐薦也補注先謙曰集解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先謙案捐薦當作捐毒西域國非天竺也詳見西域傳顏注說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

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

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

師古曰求開隙而出也補注先謙曰南字衍史記無

指求身毒國至滇滇

王當羌、迺留為求道。

師古曰：當羌，滇王名。〔補注〕宋祁曰：遷史當作嘗注云嘗一作賞。

四歲餘。

〔補注〕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道西，此四字當屬上句，作西。

皆閉昆明，莫能通。

師古曰：為

昆明所閉塞。

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

師古曰：與猶如。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言一州王。

〔補注〕王念孫曰：王當為主，上文云名為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此亦一

州之主，皆其證。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十一同。

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

天子注意

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

〔補注〕先謙曰：武紀作越，馳義侯遺蓋越人，失其姓。

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

師古

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

擊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當作嘗，誤官本同。

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師古曰：言因軍

行而便誅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頭蘭，案隱即且蘭也。

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

師古曰：謂軍還

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曰：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犍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曰：邛

都為粵嶺郡，犍都為沈黎郡。

〔補注〕先謙曰：史記案作犍。

冉駹為文山郡。

〔補注〕先謙曰：史記文作汶字同。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

于呂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先謙曰史記深作

浸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補注先謙曰勞莫不詞當脫深靡

二字史記作勞淺靡莫。師古曰言東營事漢補注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呂兵臨滇滇王始首善呂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自來常有善意

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營事漢補注滇舉國降。補注劉攽曰多一滇字宋祁曰郭本無滇字請置吏入朝於是呂爲益州郡賜滇王

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爲之長帥西南夷君長呂百數。補注先謙曰官本數作入引宋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

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

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補注先謙曰昭紀遺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云云破胡卽下辟胡此文不應止書其官當有脫文發蜀郡犍爲犇命萬餘人

師古曰犇古奔字。擊牂柯大破之。補注先謙曰昭紀作擊益州則是益州牂柯皆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

奔命解在昭紀。兵擊之。師古曰辟音璧補注先謙曰水衡都尉呂五字衍文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

人。〔補注〕先謙曰：據昭紀，始元四年冬，遣田廣明擊益州，蓋因辟胡之敗，可參證得之。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

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補注〕先謙曰：見昭紀始元五年。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上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

曰：鈞，音鉅于反。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補注〕先謙曰：句町，牂牁縣，在今臨安府通海縣東北五里。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後閒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閒歲，隔一歲。〔補注〕先謙曰：元鳳元年。遣執金吾馬適建。〔補注〕周壽昌曰：姓馬適名建。王莽傳：鉅鹿男子馬適求漢有此姓。龍額

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愈。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

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併在下更上，少師古曰三字。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曰：為道遠，不可擊。迺遣

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

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奐復守和解。師古

曰：選奐，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覓反。奐，音人覓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人作大。太守察動靜，有變迺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二月也。言空曠一時不早發兵也。〔補注〕先謙

曰官本二師古曰言起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

作三是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

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非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大司

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太守往曰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曰

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曰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曰先

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加亦若也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

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補注沈欽韓曰常璩序志立字少遷立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

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補注先謙曰連然在今雲南府安寧州南不韋今永昌府保山縣北三十里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

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遵義府桐梓縣東北有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

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呂興

頭示之皆釋兵降

師古曰釋解也

鈞町王禹漏臥侯愈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

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隄為壘

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呂誘其眾

師古曰間音居見反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

師古曰共讀曰供

引兵獨進

敗走趨立營

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向也

立怒叱戲下令格之

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應解在高紀及灌夫傳

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

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呂立為巴郡太

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也補注先謙曰居字當衍

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

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呂為侯王邯怨恨

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

牂柯大尹

周欽詐殺邯

補注錢大昕曰王莽傳作周欽錢大昭曰改太守為大尹莽制也牂柯亦當從莽改作同亭

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

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補注〕錢大昭曰益州亦當從莽改作就新。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呂擊

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

州爲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

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嶺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師古

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呂適徙民

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時。〔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蓋始皇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總十三年耳。南

海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放〔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病且死下考證云案此郡尉也掌一郡兵事故得移檄發兵。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即今之龍州〔補注〕先謙曰案在今惠州府龍

川縣西北唐循州今府歸善縣東北五里。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

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補注〕沈欽韓曰：廣東新語：湟溪、陽山、滙口，皆有秦關。清遠、滙口，亦有之。蓋粵東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關，皆在連州之境，而趙佗分兵絕秦新道，亦在焉。佗既絕新道於仁化北一百三十里，即今城口築城，以壯橫浦。於樂昌西

南二里上抵瀧口築城，以壯湟溪。蓋仁化接壤桂陽、樂昌、接壤郴州。〔案〕明志：仁化、樂昌二縣，俱屬廣東韶州府。當時東嶺未開，入粵者多由此二道。此佗設險之意也。案元和志：任薰城在韶州樂昌縣南五里，輿地紀要：趙佗城在韶州仁化縣北九十里城口村。昔尉佗據粵，以五嶺為界，乃築此城，以定粵境。

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借也。〕〔補注〕南北東西數千里。〔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明云負山阻海，以險字海字絕句，此以阻字絕句，海字譌為北字。遂云南北東西數千里，與南越地勢亦不合。從史記是。至下云東南西北數千萬里，乃佗上書自夸於漢，難以為據也。

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破加也。〕

音皮。竊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補注〕先謙曰：通典：虔州大庾縣橫浦廢關在此。案在今南雄州西北陽山、桂陽縣。在今連州陽山縣東湟谿關在連州西北。

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引法誅秦所置吏，引其黨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守假作假守。

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釋置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補注〕先謙曰：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

〔補注〕周壽昌曰時桂陽零陵兩郡俱屬長沙未別置郡而皆與南粵接壤 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

臣別異蠻夷兩絕器物師古曰高與隔同 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

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補注〕先謙曰史記南下有越字是荀紀通鑑同或云當作南武帝者非也說詳高后紀 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

侯竈擊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慮 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險領師古曰險與論同下皆類此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召兵威

財物賂遺閩粵西甌略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補注〕宋祁曰甌集韻於口反駱越種也先謙曰官本倣作役 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

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侔等也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

遠方也 迺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 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

者〔補注〕先謙曰陳平 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

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顏注非也左傳彌置側室杜注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三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沈欽韓云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

室。鄭云。謂夫之室次燕寢。又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鄭云。凡子生。皆就側室。疏云。世子亦就側室。案昭二十九年傳。公衍公爲之生。其母偕出。注云。出之產舍。是產舍謂之側室。漢時猶然。外戚傳。班婕妤居增城舍。再就館。所謂陽祿柘館。其產舍也。文帝以呂后取佗姓子爲帝。故特言側室之子。明視高帝子也。其非嫡生。外國已知。不待自表。師古解非也。顧說所引。與小宗伯職正室謂之門子相對。又非此義。先謙案。諸說並通。

樸恐未嘗致書。

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

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白臨事。

(補注)錢大昭曰。自古自字。自臨事者。卽尉佗書所云。高后自臨用事也。先謙

曰。官本作自。王文彬云。自爲自古文是也。然師古無注。元文當爲自。白乃轉寫誤耳。本書自字多有不得於此。獨舉古文。

不幸有疾。日進不衰。

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

呂故諄暴乎治。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

內。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呂王

侯吏不釋之故。

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能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

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實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訪作親。

朕呂王書。罷將軍博陽侯。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高祖功臣表有

博陽侯陳博。蓋於此時爲將軍也。

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

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補注)先謙曰。言欲以予粵。猶匈奴傳。漢亦棄造陽斗辟地。以予胡

意也。曰問吏。吏曰。高皇帝所曰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補注)先謙曰。官本得作能。吏曰。得王之地。不足曰爲

大。得王之財。不足曰爲富。服領曰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

之使。曰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曰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

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

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補注)沈欽韓曰。願說非也。遺人衣服。但計精猶。何論綿之厚薄。周禮。塵人注。儲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左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褚。畜也。呂覽樂成篇。作我有衣冠。

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四十一引。傳。亦爲貯。是褚乃貯藏之義。莊子至樂篇。褚小者。不可以懷。大亦所貯之器也。蓋御府所貯衣。有上中下三等。)願王聽樂娛憂。(補注)王文彬曰。謂聽樂以消其憂也。)存問鄰國。(師古

曰。謂東越及甌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

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曰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

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臣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

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召賜老夫者厚甚。〔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別異猶言小人也。

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子子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

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矣。〔補注〕先謙曰。官本。交作也。自己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

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聞風聲。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

外。亡召自高異。師古曰。振起也。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

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召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訓有西

甌。君閩粵。傳斬西于王。即西甌也。後漢書馬援傳注。西于縣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其衆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補注〕何焯曰。史記作其西甌。驗課國則羸者。羸之譌也。顏注非。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

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召自娛。老夫

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鍾作鐘。

目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

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鳧千。犀角十。紫貝五百。

〔補注〕沈欽韓曰。表異錄。紫貝卽研螺也。僧振夷黎海畔採以為貨。

桂蠹一器。應劭曰。桂

樹中蝸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補注〕沈欽韓曰。大業拾遺錄。隋時始安。今桂林府。獻桂蠹四瓶。以蜜漬之。紫色。辛香。有味。啖之去痰。飲之疾蘇。云赤轂小車者。續志云。小使車。蘭

輿亦轂。追捕考案。有所勅取者之所乘。蓋卽追鋒車。取其疾速。

生翠四十雙。

〔補注〕沈欽韓曰。王會解。蒼梧翡翠。桂海虞衡志。翡翠出海南。邕賀二州。亦有腊而賣之。故此云生翠。

孔雀二雙。昧死再拜。曰

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百九十四。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曰朝望。升拜號為朝臺。又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文帝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遂至孝

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性反。

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

〔補注〕王鳴盛曰。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皇甫謐云。爾時漢興七十年。佗百歲矣。案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歲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四年。即以二十餘歲為龍川令。亦百十餘歲矣。

佗孫胡

爲南粵王。

〔補注〕齊召南曰：案後文嬰齊嗣立，卽臧其先武帝文帝。文帝卽作文帝，卽胡蓋化之太子早卒而孫胡嗣立也。

立三年，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

〔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閩粵。

王郢與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與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鑑漢紀九並同。

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

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

守

職約。

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論約制。

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

〔補注〕先謙曰：據武紀，王恢韓安國

兵未險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降於

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日驚動

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曰：怵好語入見。

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隸反。〔補注〕先謙曰：要之猶言總之。謂大要在

此。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

曰文王。嬰齊嗣立，卽臧其先武帝文帝璽。

李奇曰：去其僭號。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摎氏女。

師古曰：摎，音居虬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摎。

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摎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嬰齊。猶尙樂擅殺生自

恣。懼入見。要旨用漢法。比內諸侯。(補注)先謙曰要約也。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

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曾。及嬰

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

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決作訣徐廣注一作決明缺是誤文。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

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卽因使

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

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授。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資爲入朝具。(補注)先謙曰史記資作齎。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爲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

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管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補注周壽昌曰孟說是也光自據蒼梧地稱秦王安在以秦趙同姓乎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

師古曰愈勝也

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

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

師古曰介恃也

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使

者何也呂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

師古曰杖音直亮反

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異於常也

即趨出太后怒欲縱

嘉呂子

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憲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欲字引宋祁曰正文縱字上別本有欲字王念孫云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及史記皆有欲字

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

舍

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補注王念孫曰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當依史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

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

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呂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

呂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呂興兵欲使莊參呂二千人往參曰呂好往數人足呂武往

二千人亡足呂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邲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邲，川郡縣人。邲音夾。〔補注〕錢大昕曰：李陵傳作濟南相。奮曰：呂

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二百人。必斬嘉，呂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

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

盡持先王寶。〔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器字。入獻天子，呂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呂爲僮，取自脫一時利。〔補注〕周壽昌曰：史

記作虜賣以爲僮僕奴，自脫一時之利。一本奴作取，案僮即奴也，自脫一時之利，有取字，意方足作僮奴者，因奴字近取而譌耳。先謙曰：官本取作奴。

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

〔補注〕錢大昭曰：言粵妻者，以別於摎氏。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

粵呂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

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爲首也。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摎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

漢封其子廣德為襲侯。

晉灼曰襲古龍字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龍元侯表作龍侯蓋脫一字襲又龍元之併晉以為古字謬也集韻因此文增入又訛為襲

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

侯力政讖臣不討賊。

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讖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補注王文彬曰政讀曰征

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

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

令

粵人及江淮呂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

補注沈欽韓曰今郴州

下滄

水。師古曰滄音皇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補注先謙曰武紀作下漬水然則橫浦即漬水也說詳紀

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

船下瀨將軍。

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瀨作厲字同二人殿甲

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

補注先謙曰戈船下離水下瀨抵蒼梧也離後人加水作離

使馳

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補注先謙曰馳義侯越人名遣亦見武紀

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

陘破石門。

補注先謙曰此即楊僕傳詔書所云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也史記陘作陘索隱姚氏云尋陘在始興縣西三百里近連口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廣州新語自英德至清遠有三峽英

德漢滇陽縣地清遠中宿縣地一曰中宿一曰大廟一曰滇陽大廟介二峽之間尤險陘故尉

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

鋒百粵數萬人。

補注劉攽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先謙曰劉說是史記無下粵字

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

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

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名字語較足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迺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

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之也（補注）劉奉世曰何必侯印耶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敵而入

伏波營中師古曰殿與驪同遲日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

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補注）朱一新曰史作其故校尉司馬蓋以故校尉而今為軍

司馬也故功臣表云蘇弘以伏波司馬得南越王建德侯未聞有校司馬之稱也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此故其二字誤倒又脫尉字師古因爲之說耳先謙曰建德被獲仍封衛陽侯

曰稽音雞（補注）先謙曰都稽表作孫都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

曰揭音鞞南海縣（補注）朱一新曰功臣表安道侯揭陽定以粵揭陽令開漢兵至自定降粵將畢取呂軍降為臆侯師古曰越

侯而不著其姓史同此作史定或其人姓名定耳否則前一史字先謙曰官本又作及

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服虔曰桂林部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補注）先謙曰索隱引

城表作瀨成通用字

戈松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郡兵未下南粵已平遂曰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呂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

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驪氏（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驪一作騶索驪徐說是上云甌貉此別云閩不姓驪也秦并

天下廢為君長呂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補注）王鳴盛曰地理志載秦三十六郡無閩中郡蓋置在始皇晚年且雖屬秦而無諸與搖君其地知故屬秦未久旋率兵從諸侯滅秦故不入

三十六郡之數先謙曰徐廣云今建安侯官是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

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羽作王呂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

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冶音弋者反（補注）何焯曰案朱賁傳漢滅東粵以為治治之為縣在國滅之後又其民盡徙故領於會稽之東部都尉史因後

日之名書之先謙曰史記作都東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

〔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東甌今温州永嘉縣是也後以甌地爲回浦縣永嘉縣卽漢回浦縣之東甌鄉紀要東甌城在建寧府東南十里

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

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

孝景三年

吳王濞反欲從閩粵

師古曰招粵令從之

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呂故得不誅

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

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召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

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

〔補注〕王念孫曰東粵當依上

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爲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並作東甌

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間

〔補注〕朱一新曰與史記作舉是

六年閩粵

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

兵未隄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呂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強卽

幸勝之後來益多

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強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益強作強盛

滅國乃止今殺王呂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

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

師古曰：縱，音初江反。

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

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

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絲君丑不與謀。

張晏曰：縣，邑號也。師古曰：縣音搖，與讀曰豫。

乃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絲王。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中郎無將字，引劉敞曰：

當作中郎將。案史記亦作郎中將。劉說誤。

奉閩粵祭祀。餘善曰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絲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

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絲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

上書請曰：卒八十。

〔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千是。

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

〔補注〕沈欽韓曰：揭陽，潮州也。元和志：潮州西南至廣州水陸路相兼一千六百里。大海在潮州海陽縣東南。

一百三十步。

曰：海風波為解。

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

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

師古曰：道，使與相知。

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

請引兵擊東粵。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

師古曰：聽詔命也。〔補注〕先謙曰：杜佑云：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先謙案：括地

志：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一十八里。虔化，今甯都州治。

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

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

迺遂發兵距漢道，號

將軍驕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

〔補注〕先謙曰：官本砂作沙。史記同。索隱：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

林當闔越。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

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補注〕周壽昌曰：公卿表元鼎六年，大農令張成。此稱大司

農。誤也。武帝太初元年，始更名大司農。故史記此下，俱作大農。侯表。山州侯齒。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六年事。齒已失侯。故云故山州侯。

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畏懦，誅餘善、刻

武帝釁自立，詐其民爲妄言。

師古曰：妄，自尊大也。

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

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補注〕先謙曰：句章在今寧波府慈谿縣西三十五里。

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師古曰：楊僕也。

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

〔補注〕先謙曰：史記如作若。沈欽韓云：輿地廣記：新昌縣西有瀨溪，一名若邪溪。當是此若邪也。正義以爲越州之若邪溪。太遠。王文彬云：據武紀：越侯二人曰嚴，曰甲。一戈船出瀨水，一下瀨出蒼梧。此則一出如邪，一出白沙也。

元封元年冬。

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懷終古，斬

徇北將軍。

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懷，姓終古名也。懷音袁。〔補注〕先謙曰：史記卒作率，懷作載。

爲語兒侯。

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倫，或作。〔補注〕先謙曰：官本，懷作嬰。是語兒詳地理志。

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召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

〔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漢陽城在建寧府浦城縣北志云今縣城亦漢東越王餘善創築後廢唐爲浦城縣

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呂其衆降橫

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東城侯功臣表同

封敖爲開陵侯

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

封陽

爲卯石侯

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補注〕先謙曰官本卯作印引宋祁曰印當作卯先謙案史記作北石表作外石皆非

橫海將軍說爲案道侯橫海校尉福爲

繚嫫侯

師古曰繚音遼嫫音於耕反

福者城陽王子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共王子此共字當有

故爲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呂宗室故侯

及東粵將多軍

李奇曰多軍名

漢兵至棄軍降封爲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

〔補注〕王念孫曰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

同功臣表云下鄜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軍黃同素隱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封爲下鄜侯

師古曰鄜音鄆

於是天子曰東

粵陬多阻閩粵悍數反覆

師古曰悍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

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補注〕洪頤煊曰武

紀元封元年詔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閒遂虛其地而不及閩粵此傳云無諸爲閩粵王王國中故地都冶朱買臣傳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今聞東粵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地理志會稽郡有冶縣而無泉山此亦當日僅虛東粵而不及閩粵

證之

朝鮮王滿。

〔補注〕齊召南曰。案滿姓衛氏。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稱王。漢初。其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也。後書傳正補此傳之缺。先謙曰。案隱。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今漢書無姓衛兩字。是

小司馬所見本異。

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

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補注〕王念孫曰。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鄒陽傳〕全趙之時。枚乘傳。

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後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為置吏築障。

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

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

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

師古曰。沮水在樂浪縣。音善蓋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大通江在平壤城東。亦曰大同江。舊名沮水。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

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

〔補注〕先謙曰。

官本。役。

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

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補注〕先謙曰。亡在。史記作亡命。

都王險。

李奇曰。地名也。〔補注〕沈欽韓曰。隋書高麗傳。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

東北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沮水。〔新唐書〕平壤在鴨綠水東南。朝鮮國志。平安道治平壤府。東南去王京五百餘里。杜佑云。平壤即王險城也。

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

〔補注〕先謙曰。后下。史記有時字。不可省。

遼東

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呂聞。上許之。呂故滿得

呂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

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

所誘漢

亡人滋多。

師古曰：滋益也。

又未嘗入見。

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

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闓弗通。

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闓曰：雍補注。先謙曰：史記

作真番旁衆國。

元封二年。

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

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

鮮裨王長。

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

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

東東部都尉。

〔補注〕先謙曰：地理志，東部都尉治遼東武次縣。

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

僕從齊浮勃海。

〔補注〕先謙曰：胡注：僕從齊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勃海，非指勃海郡而言也。沈欽韓云：于欽齊乘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勃海之口，闊五百餘里，紀要海在幽平間者，皆謂之溟。

渤東西浩瀚，千有餘里。薛季宣云：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于海，舊道埋矣。程大昌云：逆河世之所爲渤海者也。

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

〔補注〕先謙曰：誅，史

記作討。

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

如淳曰：遼東兵多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卒正多，蓋卒正其官而多其名，下文坐法斬者，卽此人，如解非。

兵先縱，敗散多

還走，坐法斬。

師古曰：於法合斬。

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

〔補注〕先謙曰：武帝先較責之，見僕傳。

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

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

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

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補注：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

天子誅山。補注：先謙曰：此又一衛山，非表中義陽侯衛山也。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

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

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

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爲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

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補注：先謙曰：言左將軍不肯與樓船共功。曰：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

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補注：先謙曰：史記和作私，是此形近誤。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

〔補注〕先謙曰：官本前作制，率作卒，引宋祁曰：卒，越本作率。乃使衛山諭降右渠。〔補注〕先謙曰：史記乃作及。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

沮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與左將軍下有許字，是此奪。今兩將圍城，又乖異，曰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補注〕先謙曰：有正史記作征，非。

便宜得曰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曰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

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曰為然。而曰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

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慶同。〔補注〕宋祁曰：戲下字上當更有軍字。并其軍，曰報天子許遂。〔補注〕齊召南曰：許字誤，史記作誅，遂是也。然通鑑考異

已謂漢書作許字，則舊本已譌矣。先謙曰：史記贊荷莢爭勞與遂皆誅，作誅無疑。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韓陰通鑑從之。

尼谿相參將軍王峽。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峽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峽音頰。相與謀曰：

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恐不能與下有戰字。

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匈奴傳：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史記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

民安能知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與如此。此言不能與。卽史記匈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雖訓與爲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並未曉如字之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闕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懼病也。說見經義述聞。一與一。誰能懼我下。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閒篇。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豚言以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龐煊易與耳。白起傳。廉頗易與。淮陰侯傳。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紀。土自東往擊陳。稀聞。稀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或曰不能與。猶言不知。又或如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妄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也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日不可與戰。韋昭注越語。固守勿與。日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日不與爭。皆誤釋與爲與共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義。此不知與訓爲敵。卽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加戰字矣。

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復攻吏。〔補注〕先謙曰。官本。攻作政。引宋祁曰。政當作攻。一本作改字。左將軍

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己。故遂定朝鮮爲眞番。

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爲濼清侯。師古曰。濼音獲。陶爲秋苴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千餘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秋作萩。同表作萩。誤。官本。千作子。映

為平州侯，長為幾侯。

(補注)先謙曰：表作幾侯張路。

最曰父死，頗有功，為沮陽侯。

(補注)王念孫曰：案沮陽，史記作溫陽，沮溫皆沮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沮與溫相似。)景武昭宣元

成功臣表：涅陽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史表略同。)湍水注：涅水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地理志：涅陽屬南陽郡。)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為侯國，皆其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曰。(陳禹謨依俗本改涅為沮。)

先謙曰：官本沮作沮。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

蘇林曰：六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補注)

先謙曰：胡注：其地當洌水入海之口。齊召南云：案樂浪郡有列口縣，然非洌水入海之口也。志曰：吞列縣，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然則列口在黏蟬縣矣。沈欽韓云：紀要列口城在朝鮮國王京西南。

擅先縱，失亡多，當誅。

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曰粵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秦滅諸侯，唯楚尚有

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

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能成功。

(補注)先謙曰：官本能上多勳字。

然已

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

追觀太宗墳，撫尉佗。

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墳，音竹刃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恩作道，引宋祁曰：道德一作恩德。

豈古所謂招攜曰禮，懷

遠曰德者哉。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古音國讀如城。廣雅釋詁。城國也。後書烏桓傳有東城。西南夷傳有南城。此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

曰西域。太初三年。貳師誅宛王。漢始通西域。在史記後。史公但作大宛傳。班分大宛傳爲張騫李廣利傳。又採錄舊文。益以城郭諸國。規爲西域傳。

漢書九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西域自孝武時始通。

補注。徐松曰。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國。逸周書王會解。載伊尹獻令正北大夏。莎車。是西域建國。防乎夏殷。張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本

三十六國。

補注。齊召南曰。荀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難兜屬罽賓。亦不在數中。大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徐松曰。此

本其初言之。匈奴傳。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歸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也。荀紀載西域三十六國。婼羌。沮沫。精絕。戎盧。渠勒。皮山。烏托。西夜。蒲犁。依耐。無雷。捐毒。桃槐。休循。疏勒。尉頭。烏食。卑陵。渠類。谷。隋立師。單桓。蒲類。西沮。彌。奴。狐胡。山。車師。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大者千戶。扞彌。于闐。難兜。莎車。溫宿。龜茲。尉犁。危須。焉耆。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今案前設國名。與漢書異。卑陵。即卑陸。渠類。谷。即卑陸國所治之番渠。類。谷。誤數爲國。此傳所載國五十二。附見之國。如條支。奄蔡。鞞軒。天篤。不與焉。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之南。則烏孫不在數中。又言宣帝時。破姑師。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師國。而無車師前後國。即山北六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烏貪營。離。亦建國。元帝時。罽賓。烏弋山。

離安息、大月支、康居、五國不屬都護。捷枝、輪臺皆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禁車師之伐，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十六國者，塔羌國、樓蘭國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于闐國、皮山國、烏秬國、西夜國、子合國、蒲犁國、依耐國、無雷國、難兜國、大宛國、桃槐國、休循國、捐毒國、莎車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姑師國、墨山國、胡國、狐胡國、渠犂國、烏壘國也。王氏不數難兜，以爲屬闐賓，傳明言屬都護，知其說非。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

馬彪屬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補注〕徐松曰：分者，如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六國，車師分爲前後國，車師後國又分爲烏舍耨離國，且彌國分爲東西蒲類，分爲蒲類後國，卑陸分爲卑陸後國之類。皆在匈奴之西，烏孫

之南。〔補注〕徐松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南境至南山下，張騫傳並南山，欲從羌中歸，爲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師、樓蘭，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回疆地，匈奴右部今外喀爾喀部落及科布

多城、塔爾巴哈台城地，烏孫國在西城北山之陽。〔補注〕徐松曰：通鑑胡注：南山在下關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先謙曰：後書西域傳云：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卽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

是，以今地理證之，西藏部阿里屬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有岡底斯里，卽古崑崙，釋氏謂之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喀巴布，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爲張騫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趨

千六百餘里，發爲齊齊克里克嶺，喀什塔什嶺，又西爲和什庫珠克嶺，而北折爲吉布察克山，又折而東爲阿喇古山，復東爲喀克善山，環千八百餘里，統名蔥嶺，蔥嶺又東趨爲天山，過回疆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是爲西域之北山，蓋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

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喇歸山、克勒底雅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北之貢古魯克山、阿克蘇北之木素爾嶺、庫車之汗騰格里山、哈喇沙爾北之博羅圖山、察罕通格山、谷勒都斯山、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巴里坤南

之庫舍，中央有河。〔補注〕徐松曰：卽塔里木河，東流亘西域中，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補注〕徐松曰：今回疆輿地，以鳥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里，西自和什庫珠克嶺東至蔥

河五千餘里。漢東則接漢。〔補注〕徐松曰：此據孟康書據步測言也。 隄曰玉門陽關。孟康曰：陽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隄，塞也。〔補注〕徐松曰：敦煌郡有敦煌縣、龍勒縣。今之敦煌縣治以北爲

漢敦煌縣地。縣治以南爲漢龍勒縣地。地理志云：龍勒縣有玉門陽關。後魏改龍勒爲壽昌。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十八里。二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肅州志云：敦煌縣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有廢陽關。是也。玉門關唐時移

於晉昌縣。元和志：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晉昌與瓜州同治。在今安西州城西南。故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肅州渡金河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又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都鄉河出陽關。先謙曰：官本注陽作二是。西則限曰蔥

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補注〕徐松曰：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即蔥嶺之一山。山上悉生野蔥。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注〕徐

松曰：葉爾羌和闐境南諸山。自和闐南復東出。經羅布淖爾南。又東經安西州南。又東經青海、甘肅、涼州、蘭州南。又東經渭水之南。爲武功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爲終南山。言西域南山至此而終也。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今甘肅蘭州府西界

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補注〕先謙曰：後書云：一出蔥嶺。東流水經河水下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陔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即此傳所云：一出蔥嶺山也。〔補注〕分見各國下一自捐毒國列敘

入西海之水也。一東流。自捐毒國列敘而下。有蔥嶺南河。蔥嶺北河之異。南爲葉爾羌河。長二千一百餘里。北爲喀什噶爾河。長二千七百餘里。合爲一河。班以爲一原。蓋考之未詳。蔥嶺河又東合于闐河。長千一百里。又東合阿克蘇河。長九百餘里。〔補注〕所謂北河枝

水也。〔見溫宿下〕 河源紀略。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眞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補注〕先謙曰：水經云：會處四水交貫。形如井欄。 河水下云：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者也。于闐在南山下。

〔補注〕徐松曰：南山者。今譯稱密克瑪克曲底雪山。在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十里。先謙曰：徐氏西域水道記云：西域記謂之雪山。記中有雪山。有大雪山。大雪山蓋僧格喀巴布山。河水注謂之仇摩置。漢書特言南山。以別蔥嶺。通鑑胡注：南山在于闐之南。馬氏文

獻通考言于闐都蔥嶺北二百餘里誤以蔥嶺爲南山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補注〕先謙曰詳見于闐國下其合流在噶巴克阿克集之地東注蒲昌海〔補注〕徐松曰和闐河與蔥嶺北河既合又

會阿克蘇河東流是爲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有博斯騰淖爾水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淖爾即蒲昌海也自和闐河蔥嶺河合流之地至蒲昌海千四百餘

里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河水又東注於渤海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行人所經畜產皆布野臥之掘發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

起雲浮窻見星日少禽多鬼西接鄯善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渤海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一名牢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渤海在昆侖下今回部語謂之羅布淖爾去玉門

陽關三百餘里〔補注〕王念孫曰戴震水地記云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案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

義引漢書〔見釋水釋文〕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即千三百餘里之誤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漢書原有千字明矣徐松曰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自

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明傳寫奪千字廣表三百里師古曰表長也音茂〔補注〕王念孫曰三百里本作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河水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

之御覽地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州郡四並作廣表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廣表三四

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徐松曰今測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北有圓池三南有方壩池四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補注〕徐松曰郭璞山海經注云其水停冬夏不增減水經注其水澱滯冬夏不減初學記引此傳作其水滯

冬夏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文有亭字，無停字。

皆曰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補注〕徐松曰：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

百餘里。至今敦煌縣西南六百餘里之巴顏喇山麓，伏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黃赤色，蒙古語謂石爲齊老，謂北極星爲噶達素，謂黃金爲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散爲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爲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卽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東南流百三十里，瀦爲札淩淖爾，又出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瀦爲鄂淩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卽大積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今在西甯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卽禹貢導河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不了，獨此傳綜括詳盡，蓋孟堅迎北單于，親至私渠海，定遠道長西域，本其家乘，以爲國史，故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節，惟謂重源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訛，而後儒異議，有指河州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轉以班所言積石爲妄，又謂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纒悠之論，不足依據。唐辨機西域記云：阿那婆答多池，北面頗低，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市，入東北。洧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卽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班說也。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

〔補注〕

徐松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布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徑鑿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與此兩道異者，漢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北爲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隋之南道，今不置，擊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隋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犛者由之。後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

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案至鄯善至車師特入西域者經行之處。漢書所不數。其餘二道皆經莎車。即漢之南道是言四出者。實惟一道而已。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

從鄯善傍

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

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補注。徐松曰。南山北者。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騫傳。並南山。謂此也。

始皇本紀。並勃海以東。正義。並白浪反。曲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波傍也。音波。段玉裁以波爲波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涿河山。顏注。涿流而上。則此云循河者。亦沿涿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涿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之南岸。以達葉爾羌境。後漢紀作渡。則謂渡蔥嶺南河。義亦通。先謙曰。後書兩波字皆作波。段說是也。章懷引史記曰。波山通道。李光廷漢西域圖考云。敦煌以北爲鄯善。當漢衝出西域者。肯由此。自鄯善而西。由且未精絕。孑孒至于賓。又西北至莎車。所謂傍南山波河行。此南道也。其出陽關不經鄯善。西自婁羌。小宛。戎盧。至渠犂。又南道之南。所謂僻南不當孔道者也。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氏音支。補注。先謙曰。由莎車而西爲大月氏。在大宛南。此蔥嶺西國也。其南爲罽賓。

爲高附更西南爲烏弋山離。

自車師前王廷。

補注。王先慎曰。匈奴傳。仲王庭庭。廷通用。本傳下文。亦作車師前王庭。

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

補注。徐松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之南也。波河西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爾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境。案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爲塔里木河。以注蒲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止一大河。先謙曰。西域圖考云。鄯自善而北。至伊吾爲今哈密地。自此而西。由狐胡至車師前王廷。經山國危須尉犁烏壘渠摩焉耆龜茲姑墨溫宿尉頭至疏勒。所謂隨北山波河行。此北道也。其自伊吾而北。至蒲類。又西爲車師後庭。經卑陸。單桓。烏貪訶離。至烏孫。又北通都立師。卑陸後國。劫國。則北道之北。亦不當孔道也。至疏勒之西。爲捐毒。休循。已入蔥嶺于賓之西。自皮山。西夜子合。以至烏秬。又皆蔥嶺之國。爲通西南諸國之孔道。

北道西踰蔥嶺則

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無書字是也焉字縮句焉下書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蔥嶺之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百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

千里〔並見下文〕故曰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奄蔡也若焉耆則在蔥嶺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亦見下文〕豈得云西踰蔥嶺出焉耆乎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焉下皆有書字此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紀無書字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尙未誤也故知諸書內書字皆後人所加先謙曰由疏勒而西爲大宛在大月氏北亦蔥嶺西國也其北爲康居爲奄蔡又極西北爲匈奴是爲蔥嶺西北諸國又極西爲大秦陳湯傳云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是大宛亦可從南道踰嶺後稍進而北

耳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徙也著音直略反〔補注〕徐松曰大率者不盡之詞以有休循捐毒諸塞種故不盡爲土著

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補注〕徐松曰有城郭故謂之城郭國今天山南回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落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

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補注〕徐松曰有城郭故謂之城郭國今天山南回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落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

逐王〔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狐鹿姑單于始以左賢王子先賢擇爲日逐王蓋置在太始時西邊者匈奴右部界西域〔補注〕沈欽韓曰僮僕都尉蓋主簡

二十四長之列二十四長又各置相都尉通鑑胡注〔補注〕徐松曰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

匈奴蓋以僮僕西域也禮記樂記注領猶治理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補注〕徐松曰三國在

西域北道而東西適師古曰錯雜也〔補注〕徐松曰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補注〕徐松曰三國在

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補注〕徐松曰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補注〕徐松曰三國在

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爲中國之竟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竟作境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補注〕徐松曰地

府西南二百二十里。始皇紀西至臨洮羌中。正義引括地志。臨洮即今洮州。在京西千五百五十里。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

〔補注〕徐松曰。廣威謂以征伐爲事。

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

〔補注〕先謙曰。見驚傳。

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師古曰。屠音除。〔補注〕先謙曰。霍去病傳。元狩

二。遂空其地。

〔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始築令居。目西。

師古曰。令音鈴。〔補注〕宋祁曰。集韻。令音連。云。令居。縣名。在金城郡。徐松曰。令連雙聲字。匈奴

傳。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

初置酒泉郡。

〔補注〕徐松曰。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肅州地。

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

敦煌。

師古曰。敦音徒門反。〔補注〕徐松曰。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案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敦煌。今肅州敦煌縣。

列四郡。據

兩關焉。

〔補注〕徐松曰。陽關在南。玉門在北。大率出南北道者。分由之。傳言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姑羌。姑羌在南道也。武帝時圍車師。師出玉長。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通玉門。李廣利傳。伐大宛。天子使使遮玉門。車師大宛在北道也。而去胡來王

亦守玉關。傳又言。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是兩關仍得相通。

自武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

〔補注〕徐松曰。武師破大宛。在大初三年。至天漢二年渠

黎六國。使使來獻。是因伐宛而震懼。李廣利傳。武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

漢使西域者。益得職。

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爲

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王念孫云。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殍。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

景紀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其加賜。鯨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其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注。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高五王傳。未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驢（補注）於是自敦煌西至隴澤。往往起亭。（補注）徐松曰。今自哈喇淖爾南至羅布淖爾。有二道。一由哈喇淖爾北。一由哈喇淖爾南。皆經羅布淖爾。南至塔里

木河之南岸。巴罕噶順。凡千八百餘里。地皆沙漠。亭謂如下傳。至校尉府。晉諸亭之亭。非秦法十里一亭也。而輪臺渠。皆有田卒數百人。（補注）徐松曰。此據昭帝時言之。李廣利傳。輪臺國名。渠。卒武紀。臣瓚

注。西域胡國名。蓋西域小國。漢滅之。以置田卒。置使者校尉領護。（補注）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補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渠。犂田七千五百人。今分田輪臺。故各數百人。官皆爲校尉。此秩尊。加使者以別之。亦稱使者。史記置使者

護田積粟。是也。鄭吉以後。改爲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而其副。猶稱副校尉。後書云。武（補注）帝置校尉。領護西域。宣帝改曰都護。即謂此使者校尉也。通鑑注。引此注。營田作屯田。目給使外國者。（補注）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

據傳。有樓蘭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曰。驢畜負糶。須諸國粟食。又曰。南道入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囊。糶食。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不得食。皆漢使因糧外國之證。所以省齋糧之勞費。得積穀以威西國也。使外國者。通考引作外國使者。或西域貢獻之使。漢以此爲廩

給。義（補注）至宣帝時。遣衛司馬。（補注）徐松曰。元紀注。衛司馬。即衛尉。屯之衛司馬。鄭吉傳。以待耶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補注）徐松曰。吉傳。及破姑

師。未盡殄。（補注）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注）錢大昕曰。集解。徐廣注。分目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補注）徐松曰。山天山也。姑師。即車師。姑師。近徐松曰。宣紀神爵二年秋。吉破車師。

今博羅圖山姑師地。正今吐魯番。及奇臺縣。阜康縣境。分姑師爲車師前後國。且彌東西國。卑陸前後國。蒲類前後國。共八國。後書以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爲車師六國。不數西且彌。與卑陸。後國者。或已爲他國所併。周書昌曰。此都護分之也。後書云。哀平

開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非也。觀五十國皆屬都護。惟五國不屬。可證此番之分。即三十六國分爲五十餘國之漸。匈奴分爲五單于。而匈奴遂衰。西域分爲五十五國。而西域遂弱。此亦衆建而小其力之義也。時漢獨護南道。未能

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補注)徐松曰。史記樂毅傳。素隱。謂調總領之也。匈奴傳。單于病歎。血罷兵。使暉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

來降。護鄯善。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補注)先謙曰。詳吉傳。是歲神爵二年

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宣紀。是神爵二年事。此三字訛。通鑑考異已辨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

僮僕都尉由此罷。(補注)先謙曰。胡注。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屬於漢。故僮僕都尉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是益弱。於是徙屯田

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補注)徐松曰。下言披莎車。是地近莎車。故水經注以爲自輪臺徙莎車。第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屯田之事。且遠於烏壘千餘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爲車師之訛。徙田

北胥鞬。即下傳別田車師。特水經注。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補注)徐松曰。左傳。披其地以塞夷庚。杜注。披猶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注)徐松曰。即下傳三校尉。

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察也。(補注)徐松曰。兼護北道。故特言北道國。動靜。字當屬上爲句。有變。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

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徐松曰。謂得便宜行事。都護治烏壘城。(補注)宋祁曰。烏壘下。監本有孫字。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爲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齊召南曰。案本傳言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

百三十八里。而車師國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龜茲國東至都護治所三百五十里。則烏壘尙在車師西南。與龜茲相近。非伊州伊吾地。在車師之東者也。伊吾地。卽今哈密城。後漢永平中始置宜禾都尉。在前漢未聞其名。宋說非也。徐松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楚軍臺。皆烏壘城地。監本有孫字。蓋因烏孫致誤。

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

〔補注〕徐松曰。舉陽關以該玉門。河水注引作玉門陽關。

與渠犂田官相近。土

地肥饒。

〔補注〕徐松曰。渠犂西濱龜茲東川。東濱敦堯溢出之河。南濱塔里木大河北岸。故土地肥饒。自車爾楚南至河岸二百里。

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

〔補注〕徐松曰。吉傳。至西域而立夏府。

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

〔補注〕徐松曰。百官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後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戊己二校尉。據傳序言校尉有二人。據表言校尉似祇一人。徧檢前書。如徐普。刁護。郭欽。

皆稱戊己。無言戊校尉。己校尉者。獨烏孫傳有己校。吳仁傑謂。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尉則兼戊己爲稱。吳氏又言。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己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己校尉。各以校兵爲名。顏於表下注云。有戊校尉。己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顏說有二義。一說。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三省以爲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前說爲是。吳又引馬融傳注。謂戊己居中。爲中堅。二校之說。取其居屯田之中。又引王彥賓說。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爲名。案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非無常治者。顏前說亦不爲得。唯漢官儀。厭勝之說。爲近。蓋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西城在西。爲金。匈奴在北。爲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周壽昌曰。匈奴傳云。日上戊己。元帝置戊己校尉。以制匈奴。而護西域。其特名曰戊己者。用匈奴所上者。以制之。亦卽厭勝之義也。

屯田車師前王庭。

〔補注〕徐松曰。後王庭近匈奴。故不可田。考漢時屯田。常在渠犂。昭帝時。分置輪臺。宣帝時。別

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

田車師。皆不久卽罷。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庭。方罷渠犂之屯。故陳湯傳言。發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不言渠犂。

護。〔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擊匈奴蒲類澤得單于使者蒲陰王。蒲陰謂在蒲類之陰，即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功臣表，蓋未侯周壽昌曰：率衆降，蓋無不侯者。他匈奴降侯者可證。特封侯不見表者，亦有如趙充國傳封若零弟澤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

陽靡爲言兵侯。匈奴傳匈奴民阻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烏孫國傳元始中封卑愛寔爲歸義侯。表皆未見。史表云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而侯表無之。戾太子傳女尚平與侯嗣子平與侯姓名表中俱無考也。
都護分車師

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目處之。〔補注〕徐松曰：蒲類王舊在車師後國。東今移於西。蓋界烏孫都護得兼護之。
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

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補注〕徐松曰：漢吳仲山碑出入散詳亦借詳爲翔。
出陽關自近者始。〔補注〕徐松曰：傳敘諸國以南

道始北道終自鄯善至烏弋山離南道也。以次而西南其道經蔥嶺東南以至嶺之西南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東入蔥嶺經嶺中休循捐毒二國蒞車傍蔥嶺西山之東不當烏弋山離道故下蔥嶺經其國自南道北行至北道得疏勒以次東北至焉耆焉善之北即天山車師地於此

終焉先謙曰官本出陽關提行不連上文。曰媼羌。孟康曰媼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補注〕先謙曰御覽引說文羌西媼羌戎牧羊人從人牧羊。韋元成傳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兩媼羌裂匈奴之右臂羌種繁多

單舉媼言知當時爲諸羌首帥或單言媼趙充國傳云媼月氏論衡云方今哀牢。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補注〕先

謙曰去胡來王唐兜。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注〕宋祁曰越本八作六。徐松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媼羌爲最近。鄯善爲西域門戶烏壘爲建治之所。縣度爲極險之地。五翎侯五小王所處不一皆特言陽關記其道

見下卷亦見匈奴傳。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傳特於媼羌樓蘭兩國標去里其餘往來孔道兩關得通故不言校以樓蘭去陽關長安里數作八者是越本非。
陽關去長安四千五百里。辟在西南不

當孔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補注）王念孫曰：顏說甚迂。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孔，大也。太元漢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

小國當空道是也。說文：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徐松曰：趙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蓋與媯羌雜處者。

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

（補注）徐松曰：勝音升，胡注勝，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而戰也。傳惟闐賓安息烏弋山離三國，不言戶口兵數。

西與且末接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補注）徐松曰：傳或言接，或言通，或言至。案于闐言北與姑墨接，而姑墨言南至于闐，龜茲言

西與姑墨接，而姑墨言東通龜茲，是因地為文，非有異義。先謙曰：後書西羌傳：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

隨畜逐水草，不田作

（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畜牧為業。

仰鄯

善且末穀

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注）徐松曰：鄯善亦仰穀旁國，此蓋由鄯善以資且末。

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

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猶髀音俾，又

音陞。（補注）沈欽韓曰：釋名：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徐松曰：御覽引作自作兵甲有弓矛服刀劍，注校本弓下無不字。

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補注）徐松曰：媯羌種與西域別，班不立西羌傳：故因西域道里所經，並言之。

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首經鄯善。

鄯善國

（補注）先謙曰：官本提行是。後書云：鄯善先併小宛，精絕、戎盧，且末四國，亦見于闐。莎車傳下：三國晉魏，仍為鄯善。唐書：號納縛波。西域圖考云：唐書地理志：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而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

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此西域之門戶，則蒲昌海以東皆其地。今噶順之千里戈壁皆其地。河水注：南河自且末國來，東為注濱河，又東運鄯善國北，又東注勃澤。北河自墨山國來，東運注濱城南。蓋即以注濱河得名。南北河合流在此。又東運樓蘭城南，而東注。蓋埽田土所屯，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入勃澤，彼俗謂是澤為牢蘭海，即蒲昌海也。水連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北隘。河水下入。地理志：敦煌郡，西域水道記云：塔里木河自庫爾勒莊東行二百里，運哈喇沙爾城南，又東二百

餘里。逕博斯騰涼爾南。又東匯於羅布淖爾。回語羅布者。謂匯水之區。吐魯番回部傳云。羅布淖爾鄰吐魯番。為巨澤。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境水六十餘匯之。是也。其受水之口。今惟一處。水經注以為南北二河各自注澤。案漢書分兩道。顯言南山北山。不見分波。南河北河之文。知一川混并。振古如茲。酈君所說。容有未審。大涼爾旁有小涼爾環之。北則圓涼爾。三南則方懶涼爾。四地當哈喇沙爾城。東南五百里。吐魯番鎮城。西南九百餘里。鎮城曰廣安。唐之安樂城。其東七十里。曰元火州。治。今日喀喇和卓。又東五十里。曰魯克沁。東漢之柳中城也。廣安城。本名樓蘭。〔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渤海。在樓蘭國北。打泥城。故彼俗謂是澤為牢蘭海。海因國。西二十里。為漢交河城。得名牢樓一聲之轉。徐松云。匈奴傳。單于遣漢書曰。樓蘭烏孫。是未改國名之證。王治

打泥城。師古曰。打音一胡反。〔補注〕徐松曰。御覽注云。打音烏。河水。注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為新城也。魏書云。所都城方一里。去陽關千六百里。〔補注〕徐松曰。魏書。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先謙曰。塔羌傳

云。去陽關千八百里。此云千六百。則視塔羌為近矣。上云自近者。始首舉塔羌。疑千六百里。傳寫有誤。魏書出玉門二千里。為得之。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補注〕徐松曰。傳凡言去長安者四十九。戶千五百七

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補注〕徐松曰。西域置輔國侯者二十二國。凡二十三。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其字從口。口音節。下皆類此。〔補注〕

徐松曰。凡言卻胡擊胡者。皆近匈奴之國。焉耆與鄯善有卻胡侯。疏勒。龜茲有鄯善都尉。〔補注〕徐松曰。西域置都尉者三。擊胡侯。龜茲有卻胡都尉。卻胡君。危須。焉耆有擊胡都尉。危須。又有擊胡君。十二國。惟此與精絕。繫國名為官。擊車

師都尉。〔補注〕徐松曰。西域凡置師都尉。凡置二人。一在龜茲。左右且渠。〔補注〕徐松曰。此因匈奴官名。匈奴擊車師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西域凡置二人。一在焉耆。蓋鄯善。龜

茲。焉耆。皆譯長二人。〔補注〕徐松曰。西域凡置三十九人。猶今之通事。凡譯長二人者。蓋亦分左右。案諸國官。皆用其國人為之。近車師。而佩漢印。猶今之回部伯克。第官制亦非定於一時。鄯善之名。定於元鳳間。其前不得有鄯善都尉。車師

破於宣帝時其後不得有擊車師之稱。

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

〔補注〕徐松曰：即烏壘城也。凡傳言去都護治者五十一國。

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

里。

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漢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河水注：汙泥城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上文云：都護治烏壘城。〕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本傳八

作三，未知孰是。〕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為國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為何山矣。而師古云：此國山居，故名山國，則曲為之說也。下文山國王，同先謙曰：辨見山國王下。

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

十里。

〔補注〕徐松曰：其地相接。故漢每使樓蘭擊車師。

地沙鹵、少田。

〔補注〕徐松曰：佛國記。鄯善國其地崎嶇薄瘠。

寄田仰穀旁國。

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羅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補注〕徐松曰：蓋寄田

且國出玉。〔補注〕徐松曰：今未聞。

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

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孰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

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檉，音丑成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沈欽韓曰：嶺表錄異：胡桐淚出波斯國，是胡桐樹脂也。象胥錄：撒馬兒罕貢物有胡桐蠟，七十一西域錄云：胡桐，譯言柴也。其樹徧滿沙灘，不任器用，僅可取作燒柴。夏日炎蒸，其津液自樹梢流出，凝如琥珀者，為胡桐淚。自樹身流出，色白如粉者，名胡桐蠟。徐松曰：此數種徧西域有之，不獨鄯善。說胡桐形狀，孟說為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其性大寒，治口齒，可已馬疾。白草，顏說是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為箸，注校本，銀下無也字，今字。

民隨畜牧逐水草。

〔補注〕徐松曰：魏書：有地多沙鹵，少水草。

驢馬多橐它。

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

能作兵，與媧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

〔補注〕先謙曰：詳塞傳。

使者

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

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之。〔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

道。攻劫漢使王恢等。

〔補注〕朱一新曰：此與大行王恢別。

及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

〔補注〕先謙曰：並詳大宛傳。

漢使多言其國有城

邑，兵弱易擊。

〔補注〕徐松曰：如鸞傳言，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之類。

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

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

漢也。〔補注〕徐松曰：元狩二年置五屬國，以處昆邪休屠降衆也。先謙曰：案官本注在姑師下也。當作者。

又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

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

〔補注〕徐松曰：大宛傳作七百餘。

虜樓蘭王，遂破姑師。

〔補注〕徐松曰：功臣表：王恢以捕得車師王侯，是樓蘭車師二王皆被虜。

因累兵

威，目動烏孫，大宛之屬。

師古曰：暴謂顯揚也。〔補注〕徐松曰：史記：暴作舉，動作困，案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與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困之。漢書義長。

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

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

〔補注〕徐松曰：史記作酒泉列亭障至玉門，言自酒泉郡列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亭障者，猶獮道有密艾亭，廣至有昆侖障之類。

樓蘭既降服

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

〔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廣利傳再出兵，在太初三年。何

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

〔補注〕徐松曰：因樓蘭者，使漢不覺。

時漢軍正任文

將兵屯玉門關。(補注)徐松曰任文見匈奴傳。是年擊右賢王救酒泉張掖者。爲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補注徐松曰距抵拒也說文無拒字依許義距當作距。捕得生口。知

狀。目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補注)徐松曰太初二年漢以貳師將軍伐大宛使李陵將五校兵隨後見李廣傳任文之後距蓋亦隨貳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簿責

王。師古曰以文簿一責之簿音簿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戶上簿作步是。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目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

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爲直。亦因使候司匈奴。(補注)先謙曰司官本作伺。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

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

當立者樓蘭更立王。(補注)徐松曰即傳所謂後王。漢復責其質子。(補注)徐松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傳介子傳作前太子質在漢者即尉屠者。亦遣一子質匈

奴。(補注)徐松曰即安歸也。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

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補注)徐松曰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樓蘭用匈奴俗。則安歸尉屠者於後。

王爲昆弟故水經注亦稱尉屠者爲前王質子。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

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

〔補注〕徐松曰案即今噶順沙積千餘里無水草先謙曰後魏書樓蘭北即白龍堆

常主發導

〔補注〕徐松曰大宛傳為發導譯抵康居索隱發導謂發譯令人導引

負水儻糧送迎漢使

〔補注〕徐松曰今經沙漠者皆預儲糧水草昭齊語注背曰負肩曰儻

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

師古曰艾讀曰又〔補注〕徐松曰淮

陽憲王欽傳懲艾霍氏顏注艾創也

後復為匈奴反間

師古曰間音居其反

數遮殺漢使

〔補注〕徐松曰傳介子傳樓蘭王殺漢使者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三輩

其弟尉屠耆

降漢具言狀

〔補注〕徐松曰匈奴謂賢曰屠耆蓋以匈奴語為名久在漢故曰降王先慎曰尉屠耆實於漢不得歸而匈奴遣其兄安歸立為君故遂降漢耳徐謂久在漢故曰降非也

元鳳四年大將軍霍

光白遣平樂監傳介子往刺其王

〔補注〕徐松曰詳介子傳平樂監功臣表作平樂監監

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為

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

〔補注〕先謙曰屏人私語

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

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

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

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補注〕徐松曰介子傳兩見皆作安歸或因詔有安歸嘗為匈奴間候之語連文致誤

馳傳詣闕

師古曰傳音張懸反縣首北闕下

〔補注〕徐松曰北闕未央宮之北門在北司馬門之北匈奴傳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而陳湯傳言斬郅支首懸頭葉街蠻夷邸間黃圖以蠻夷邸在長安城內或葉街即北闕下之街

封介子

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者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

〔補注〕徐松曰：說文：鄯善，西胡國也。段玉裁云：此時初製鄯字。周壽昌曰：後漢西域傳無樓蘭國名，班超傳亦然，而班勇傳云：勇至樓蘭以鄯

善歸附。河水注云：行貳師將軍索勸將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又云：召鄯善龜茲焉耆云云是國號更新地名尙存其舊也。

爲刻印章

〔補注〕徐松曰：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印，囊一組，文曰：章。此蓋龍異之比於單于。周壽昌曰：舊儀所說恐誤，非

兩漢制也。匈奴傳：宣帝甘露三年，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又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自王莽遣將椎璽後，始改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單于舊制璽，後書和帝紀：永光四年，遣大將軍耿种授北

匈奴單于於渠犂璽，則仍用璽不用印。此之印章，特比之匈奴諸王，非比單于也。

賜曰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孟康曰：橫

音光。〔補注〕先謙曰：官本相下有將軍二字。引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將軍字。今感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錢大昭云：闕本作丞相將軍。無率字。南監本丞相下有將軍率三字。王先慎云：御覽四夷部引有將軍二字。

祖而遣之。

師古曰：爲設祖道之禮也。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

〔補注〕徐松曰：通考引殺作拒。

國中

有伊循城。

〔補注〕徐松曰：馮奉世傳：使大宛，經鄯善伊循城。伊循二字相亂。河水注：河水逕伊循城北。又東注澤澤在打泥城。是伊循在樓蘭國西界。

其地肥美，願漢遣二將屯田積穀。〔補注〕

先謙曰：官本二作一是。

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呂墳撫之。

師古曰：墳，音竹刃反。

其後更置

都尉。

〔補注〕徐松曰：都尉秩尊於司馬。此漢官與鄯善都尉異。

伊循官置始此矣。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鄯善國治伊循城，蓋以地肥美徙都之。

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

百二十里。〔補注〕先謙曰：唐書西域傳：古且末東行又千里，至古樓蘭，則不止七百二十里。

自且末呂往。〔補注〕徐松曰：且末以西入今和闐境。

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

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至且末。又云：且末爲鄯善所併，後國復立。梁書稱末國，魏書仍稱且末。西域圖考云：且末在尉犂之南，今淪爲戈壁。唐樊樞西域記云：于寘東行入流沙，沙磧流漫，行人迷路，莫知所指，行四百餘里，至觀貨羅

千里，國久空蕪。晉法顯經行，已繞道僑犂國（卽喀喇沙）魏宋雲所見，有左末（卽且末）末捍摩三城，至唐康醜典築城樓闌開

鎮且末，今亦不知何在矣。河水注：南河自精絕國來，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南河下入鄯善國，阿耨達大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又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董祐誠水

經圖說云：隋志：且末郡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唐志：渡且末河，至且末城，蓋皆指阿耨達大水。以此注推之，當在蒲昌海西南大戈壁中。今自和闐以東，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海西北境，數千里，水皆流入沙中，別無大川。左會塔里木河者，以理推之，流

沙之地，古今互易。漢代城郭，元奘西域記，唐時已爲無人之境。今則王治且末城。〔補注〕先謙曰：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唐代諸鎮城，并淪沙磧，水泉之匯，爲渟滯者，以十數，皆潛行入沙矣。

里。〔補注〕徐松曰：且末至鄯善七百二十里，鄯善至長安六千一百里。戶二百三十口，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

故且末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其去陽關當二千三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西域置左右將者十九國，凡四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

北接尉犁

(補注)徐松曰且末北界且末河蓋與尉犁以河爲界尉犁鞏云南接鄯善且末是尉犁在且末東北界

南至小宛可三日行

(補注)徐松曰張鷟傳注云不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案傳有言馬行

若干日者此當爲步行據小宛去長安里數則且末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行可三日也

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補注)徐松曰俗本作三千案下精絕國言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則且末通精絕正

二千里也魏書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解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是即通精絕之路也

小宛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小宛爲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西戎傳三國時屬鄯善後無攷

王治扞零城

師古曰扞音烏

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

(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二千七百

一十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

(補注)徐松曰西域置左右都尉者十九國凡四十人

西北至都護治

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

(補注)徐松曰以在且末南故遠三百里

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補注)徐松曰戎盧于闐羅兜三國皆云南接婁羌而此與渠勒

獨言東西者蓋小宛渠勒二國所據之山谷近於南其實羌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

精絕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出玉門經鄯善且末至精絕又云精絕爲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鄯善水經圖說云當在今和闐極東大戈壁中河水注南河自扞彌國來東逕精絕國北下入且末國

王治精絕城去

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四千三百二十里

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

(補注)徐松曰精絕以爲小國

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南河又東，運精絕國北。傳又言渠犂南接精絕，是精絕北境，以河為界。

過河，即渠犂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陁。

〔補注〕徐松曰：說文：陁，下云塞也。陁下云隘也。陁下云阨陁，是漢時有此語。

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扞音烏。〔補注〕

〔注〕徐松曰：不言東者，與且末互文見義。案龜茲云：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犂亦曰：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犂西至龜茲五百八十里，是知精絕國境東西長也。

戎盧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戎盧為鄯善所并，後復立。魏志注：三國屬于闐，西域圖考云：在渠勒之東，今淪為戈壁。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

〔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三千八百里。

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傳凡無官之國十三，僻遠國小，故所不具。車師都尉及後城長不為國，故亦無官。

東北至都護治

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補注〕徐松曰：傳言不當道之國三，皆與婁羌相屬。

扞彌國。

〔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扞罽，索隱曰：扞罽，國名也。案扞即扞字之訛，彌罽音同。先謙曰：後書有傳，改號扞彌。又云：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扞彌。又見莎車傳下。三國時屬于寔，見魏志注。晉時號拘睢彌，見釋法顯佛國記。唐稱倫賞彌。

見大唐西域記，又作俱密，即拘彌之變字也。見唐書西域傳。河水注：南河自于闐國來，東北運扞彌國北，入精絕國。案于闐下，南北河已合矣。此引酈注，仍南北分敘，亦便亭檢。左右諸國疆域，西域水道考云：于闐河合蔥嶺南北河而東流，克勒底雅河從南來注之。水出克勒底雅山，北流，運和闐屬之克勒底雅城。東，西域記云：瞿薩旦那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即此河也。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即寧彌故城。今河在城東，城郭遷移不足為異。河北流三百里，入大河。

王

治扞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扞彌至精絕四百六十里，精絕至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故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也。去陽關當四千七百八十里。戶三千三

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補注)徐松曰：漢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紀以爲次大國。

人。(補注)徐松曰：西域置騎君者十一國二十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

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已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集解引徐廣曰：漢紀拘彌去于寘三百里。先謙曰：後書及河水注與此同。今名寧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

此孟堅自撰作史時言也。後書拘彌國王居寧彌城。

渠勒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渠勒爲于寘所統。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于寘。西域圖考云今論爲戈壁。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

關當五千四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

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補注)徐松曰：不言南者戎盧在東于闐在西皆南接婁羌此南亦婁羌可知。

于闐國。(補注)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晉梁後魏周隋後晉漢宋明紀傳皆作于闐或作于寘唐書西域傳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鞞旦今爲和闐直隸州。王治西城。(補注)徐松曰：後魏

書云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新唐書其居曰西山城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補注〕徐松曰于闐去扞彌三百九十里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故于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也去陽關當

五千一百七十里

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次大國案新唐書言勝兵四千人蓋其時並有戒慮扞彌渠勒皮山五國地故兵強也 輔

國侯

〔補注〕徐松曰後書西域傳有輔國侯仁

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

〔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于闐部內有大城五又云城東有大水城西亦有大水然則于闐所治之西城為今額里齊城其東城或玉隴哈

什城賦東西城長蓋分治之

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

〔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東去都善千五百里

南與婁羌接

〔補注〕徐松曰

後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二百餘里今之雪山婁羌蓋在南山中也

北與姑墨接

〔補注〕徐松曰今南北二河皆逕和闐北界姑墨在北河之北也後魏書北去龜茲千四百里

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

海

〔補注〕徐松曰西域記言觀貨邏國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蔥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案大雪山在于闐南山之南又東扼蔥嶺是觀貨邏地在蔥嶺西南縛芻在其中境正當蔥嶺西突先謙曰河水注西域記曰

婁羅跋祇出阿耨達山之北西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補注〕徐松曰西海即今之西海也 婁羅跋祇水下入安息水經圖說云蔥嶺西流之水盤曲山中其西北入達里岡阿鄂誤者北流較近與安息入海之文不合今巴達克山南有水出雅布塔爾西流東南合厄爾古

水又西屈東流合達里木水皆出蔥嶺中三水合而西流逕科克倫回部南又西逕哈扎爾巴什紅帽回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大水又西北逕布哈爾部落西南又北流入騰吉斯鄂誤與北注西流之河較合騰吉斯鄂誤周圍數千里疑即雷轟海蓋其時

突厥西境至此合西域傳與圖注證之休循為今巴達克山北境難兜為其南境浪都斯坦北境為屬賓科克倫諸部落為大月氏布哈爾諸部落為安息也又云蔥嶺西流之水南合二水其源出和斯替恆占諸部落皆不逕于闐于闐西南二面蔥嶺環帶亦無西流

之水，蛟羅鼓。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卽中國河也。〔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南河自皮山國來，東與于闐河合，疏無可指證。

河出于闐南山，仇摩置北流，逕于闐國西，又西北流，注于南河。西域水道記云：于闐河二源，西源曰哈喇哈什河，東源曰玉龍哈什河，俱自南山出，東北流各百里，後魏書云：于闐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後周書〕作樹拔水，北史作首拔河。卽黃河也。一

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上五字衍〕周書北史作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蓋樹枝卽東源，達利爲西源矣。一過和闐額里齊城東，一過城西北，各東流二百餘里，而合於額克里雅爾。〔回語〕額克里，不正也。地形不正，且臨坎，故名。

名于闐河，又東北逕卡塔里齊山之東，又東北逕塔克三克爾之東，又東北逕巴什博克巴之東，地皆沙磧，凡四百餘里，合於南河。水經圖說云：南河，今葉爾羌河也。和闐河，回語爲和闐達里雅，今葉爾羌河右合和闐河，卽左與北河會通，爲塔里木河，而注敘南河合

北河，在合且末水之下，與今水道不合。蓋塔里木河所經，皆戈壁沮洳之地，水道或有改易矣。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補注〕先謙曰：西域水道記云：梁

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張匡鄴行程記云：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其玉隨地而變，據斯以言，白者玉隴，綠者哈喇烏者爲阜窪勒，軍臺東之阜窪勒河，未聞出玉，差爲異矣。又云：唐西域記，言產白玉，驚玉

今和闐采玉皆於水，所采皆璞，顏師說：先謙案官本注無玉石二字。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斫句迦國東八百餘里，爲于闐，後魏書，蒲山國在于闐南，疑南爲西之訛。

皮山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皮山爲于闐所統，後復立，亦見于寔德若傳。下後魏書作蒲山，屬于闐，河水注：南河自蒲鞏國來，東逕皮山國北，下入于闐國。水經圖說云：唐書地理志：于闐西南三百八十里，有皮山城，當在今葉爾羌之東南，和闐之西。

王治皮山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蒲山國居皮城，是皮山城，亦曰皮城。先謙曰：西域圖考云：自皮山國始上蔥嶺，今噶勒察回之乾竺特部東境也。〔宋〕雲言：自子合始上蔥嶺，今以輿圖考之，價格略巴部山，當和闐正南西北趨千六百餘里。

發爲齊齊里克嶺。喀什塔什嶺。又西爲相什庫珠克嶺。即哈喇庫勒所發也。則于闐之西。即是大山。蓋蔥嶺所該者廣。宋雲之言指其至高者耳。自此南西諸國皆在蔥嶺中矣。
去長安萬五十里。〔補注〕徐松曰。于闐去長安九千六

百七十里。皮山去于闐三百八十里。故去長安一萬零五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五百五十里。
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左右將。左右都尉。

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秬國。千三百四十里。
鄭氏曰。烏秬音鴟擊師古曰。烏

音一加反。秬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鴟擊耳。非正音也。〔補注〕徐松曰。顏讀烏爲鴟。鴟與鴟雙聲字。皮山去都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烏秬去都護四千八百九十二里。是烏秬遠於皮山。僅六百里。此言兩國相去千三百四十里。疑有誤。南與天篤

接。〔補注〕先謙曰。張鷟傳作身毒。李奇注。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後漢桓紀作天竺。杜篤傳作天督。魏志注。三國時屬大月氏。亦見晉宋齊梁陳北魏唐宋紀傳中。北天竺見梁書。西南天竺見後魏書。五天竺見唐書。又云天竺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宋史亦稱東印度。明史榜葛刺。則東印度也。西域記云。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皮山南即天竺。隔雪山。不通行。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河水自蒲鞏國

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補注〕徐松曰。後魏書。蒲山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案子合云。東接皮山。西接烏秬。罽賓云。東至烏秬。西南接烏弋山。離是由皮山至罽賓。必先經子合與烏秬。不言者略也。西北通沙

車三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子合云。北接莎車。子合在皮山之西。故皮山西北通莎車。

烏秬國。〔補注〕先謙曰。後書德若傳下云。自皮山西南經烏秬。涉懸度。後魏爲楛於摩國。見西域傳。唐爲烏篤。通典。烏篤在中天竺南。一云烏荼。見大唐西域記。篤。皆秬之同音變字。皇清通考云。當今巴達克山。地在蔥嶺西。王治烏

王治烏

耗城〔補注〕劉敞曰耗當作耗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皮山之去長安已萬五千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

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犂〔補注〕徐松曰蒲犂

云南接子合是蒲犂又在子合北西與難兜接〔補注〕徐松曰縣度亦在國西或與難兜為界歟山居田石閒〔補注〕徐松曰河水注作佃于石壁閒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閒堆埠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淩

烈雖植麥豆少〔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樹林之花果有白草〔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案此非都善國之白草故別言之累石為室〔補注〕沈欽韓曰即今之喇房後書西南夷傳謂之耶籠民接

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豁開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轆之為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能蹠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補注〕沈欽韓曰孟說是也明史西域傳納失者罕馬有數種最

小者高不過三尺蓋小步馬師古云百步千跡者史傳所未見徐松曰依顏說今俗謂之碎走但馬之能步蹠各有不同豈一國所出盡能如一案唐西域記言此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則孟說不為非也先謙曰官本注細步下有言其二字

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補注〕先謙曰河水注引郭義恭曰烏耗之西有縣度之國山豁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又云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烏長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先謙案

鳥長疑即烏耗音近字異也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補注〕徐松曰陽關之與都護相去二千餘里而此縣度去陽關都護道里差相似者蓋縣度與陽關皆偏南故雖遠而路徑直也去長安當一萬三百八十八里

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里〔補注〕徐松曰據此文是烏耗城至縣度山一百二十八里縣度者石山也〔補注〕沈欽韓曰魏書阿鈞羌國在莎車西

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釋法顯西域傳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下有水名新頭河。通典：越底延國。理辛頭河北。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通典：陀羅伊羅。在烏茶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度已。踞懸絕過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翻道元云：卽罽賓之境。郭義恭曰：烏托之西。有懸度之國。案罽賓正是漢所往來。何云張騫未至乎。通典云：今案懸度蔥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卽懸度山也。徐松曰：石山通典引作名山云。在渴噠陀國南四百里。豁谷不通。徐松曰：豁谷御覽引作谷。呂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

〔補注〕先謙曰：後書西夜有傳云：一名漂沙。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亦見莎車傳下。徐松云：考傳文。依耐無書。烏托言子合。不言西夜。莎車言西夜。不言子合。此傳亦明言西夜與胡異。復別

言子合出玉石。襍然爲二國。惟蒲挈下。兼言西夜子合。而河水注所引。仍無西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言二國者。如烏弋山離云。與黎軒條支接。尉犁山國云。與鄯善且末接。豈以文義相屬。遂指爲一國乎。此傳所言地理。證以他書。皆是子合之事。蓋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戶口兵數及四至之文。傳本奪爛。因以號子與子合牽連爲一。范氏之論。爲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治呼健是。號子者。其王之稱。徐氏管城碩記云：西夜國王號爲旬子合王。治呼健谷爲旬是。猶未考後魏書也。周臺昌云：兩國雖共壤。實一行國。一土著。班並未誤爲一國。范偶未審耳。本書各國俱未稱王名。何獨西夜有號子之稱。後魏書云：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健谷。是西夜子合。已併一國。號子或當魏時國王之名。相去數百年。不得引此作證。先謙案：後書又云：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魏志注：三國時。西夜屬疏勒。子合見佛國記。後魏唐時。爲朱居業。亦爲未俱波。並見西域傳。併有西夜。蒲挈。依耐。德若。四國地。西域圖考云：西夜在皮山西。今乾竺特之西境。宋雲往天竺。由皮山取道於此。子合在西夜西。德若又在其西。今噶勒察回之博洛爾。師古曰：健音鉅。言反。〔補注〕徐松曰：後書健作韃。佛國記子合南行四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部南境。日入蔥嶺山。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北三百里。是呼健爲蔥嶺中谷名。

關當五千七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人。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漢紀以爲小國。

徐松曰：佛國記法顯自于闐行二十五日到子合國。蓋于闐西通皮山。由皮山以達子合。(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渠沙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松曰：蒲犂

言南接子合則。蒲犂反。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音奴代反。補注)錢大昭曰：反當作及。闐本不誤。先謙曰：官本反作及。皆西夜類也。(補注)徐松曰：五國同類。故壤相接。西夜與

胡異。(補注)徐松曰：臣瓚武紀注渠犂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爲胡。故後書梁冀傳馬援傳皆稱西域賈胡。說文謂之西胡。段氏云：說文西胡凡三見。言西胡以別匈奴之北胡。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注)徐松曰：商頌：羌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蓋羌與氏爲一。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補注)徐松曰：特言之以別西夜。

蒲犂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莎車國西經蒲犂。漢後無考。河水注：南河自依耐國來。東經蒲犂國北下入皮山國。水經圖說云：在今英吉沙爾葉爾羌之間。分流之水當自此東流。至葉爾羌合葉爾羌河。王治蒲犂谷。(補注)徐松曰：蓋亦蔥嶺合。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在今乾竺特部北境。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千五百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

(補注)徐松曰：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漢紀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補注)徐松曰：蒲犂由莎車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三百一十二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

(補注)徐松曰：子合云：西接蒲犂。北接莎車。此云東至莎車。蓋東北也。五當作七。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在莎車北。蒲犂在莎車西。故得北至疏勒。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五四五九

徐松曰：河水注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蒲鞞在無雷東北，西下當奪南字。侯都尉各一人。寄田沙車。（補注）徐松曰：蓋越依耐以耕。種俗與

子合同。（補注）徐松曰：上言蒲鞞類西夜，此言種俗同子合，互文見義。

依耐國。（補注）先謙曰：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今為英吉沙爾直隸廳。河水注：南河自無雷國來，東流，逕依耐國北，下入蒲鞞國。水經圖說云：當在今英吉沙爾南界中，西域圖考云：今蒲洛爾北境西夜子合蒲鞞，依耐唐為朱俱波國。（補注）

王念孫曰：案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下不言某城者闕文。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

三百五十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由蒲鞞至都護治，當作二千五百餘里。至沙車五百四

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北接疏勒，沙車西接疏勒，是沙車在依耐東北，故蒙上為文。至無雷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依耐南接子合，子合西南接烏托，西接難兜，難兜西至無雷，是無雷在依耐西南，傳文奪之無

雷距蒲鞞五百四十里，依耐在二國適中，里數疑有誤。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河水自無雷東流，逕依耐國北，是與疏勒以河為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

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沙車。（補注）徐松曰：東北二境與二國接壤，故得寄田。

無雷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莎車國西經蒲鞞，至無雷，漢後無攷。河水注：河水自蔥嶺分源，（以上見捐毒國下）東逕迦舍羅國，逕岐沙谷，出谷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是為南河，下入依耐國。水經圖說云：迦舍羅國當在今喀什噶爾極西

蔥嶺中大唐西域記稱噶盤陀國大庄東北至奔攘舍羅當即迦舍羅矣無雷當今西布魯特部落之南博羅爾部落之北喀什噶爾西邊地分流之水當即傍山東南流逕其北也西域圖考云國在依耐西今噶勒察回之入達克山東北境也蔥嶺之脊其南爲唐噶盤陀國西域水道考云葉爾羌河二源西源出喀楚特城南大山東北流逕塞勒庫勒莊齊齊克里克嶺水注之又東爲托里布隆河又東南流折而東北又折而西北凡數百里逕密爾岱山北即玉山也河水又折而東北流逕英額齊盤山爲澤勒普善河又東北流逕葉爾羌城南又東北浮爲洗泊水草之交是爲黑水回人稱曰喀喇烏蘇又東北與東源會東源出庫克雅爾山在和闐西與其南山屬水北流至沙圖城北分爲二行百八十里復合東行百里爲聽雜阿布河唐書于闐西五十里有蓋關又西經瀚海西北渡繫館河或即聽雜阿布歟河水又東北爲哈爾噶里克河又東北爲沁達勒河又

王治盧城

(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

治精絕城也諫書盧字作雷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譌作盧(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又脫無字耳御覽四夷部十八引此正作無雷城周壽昌曰河水注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與此書合與其遷就其說以從御覽何如徑據

水經注之爲愈也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千四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補注)徐松曰東北至都

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補注)徐松曰無雷由依耐蒲羣至都護治當作二千八百五十二里南至蒲羣五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無雷之東

烏托之北爲蒲羣在無雷東北南與烏托(補注)徐松曰烏托境蓋與燉羌當蒙上東北爲文南字衍也犬牙相錯故得越離兜而接無雷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

名語有輕重耳(補注)齊召南曰案天篤即天竺也下文闕實傳曰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塞種即所謂釋種者也蓋即浮屠氏國其種分散遍於諸國故又云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後書傳之天竺即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徐

松曰捐毒在蔥嶺東爲今布魯特地身毒在南山南爲五印度地
二國絕遠顏比而同之斯爲誤矣水經注亦誤以身毒爲捐毒
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補注徐松曰不言寄田者去莎車疏勒遠

難兜國補注先謙曰後漢以下不見於史河水注西河自休循國來西逕難兜國北下入王治補注王念孫曰不言治某城關文王先慎曰御覽四夷部引

有難兜城三字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東北

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補注先謙曰難兜國境不與無雷接董祐誠以爲此傳無雷誤字也西南至屬賓三百

三十里補注先謙曰河南與婁羌補注劉奉世曰案婁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水注三十作四十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婁羌相接必誤徐松曰通典

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婁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蔥比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皆不知其道里廣狹蓋同爲羌種故傳以婁羌目之劉氏以爲誤非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婁羌西與且未接而小宛或虛渠勒于闐難兜皆南接婁羌此不可解十三州志云婁羌國帶南山西有蔥嶺餘種或婁或羌戶口甚多強則分種爲豪酋更相鈔暴是知沿山布谷種類實繁其附近陽關止去胡來王一種國無治所又不列傳諸傳亦未指明後書西羌傳亦云灌于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但似未至難兜耳北與休循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河水自休循又經難兜國北是休循在難兜東北西與大月氏接補注徐松曰難兜西至無雷而二國皆種五穀

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屬賓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半笈蹉國曷邏闐補羅國無大君長皆役屬迦濕彌羅國王先慎曰御覽引銀上有金字

罽賓國。〔補注〕先謙曰後書德若傳下云自皮山西南經烏耗涉懸度歷罽賓魏志注三國時屬大月氏後魏唐仍爲罽賓隋爲漕國明爲撒馬兒罕又唐書簡失密傳簡失密或曰迦釋彌邏西域記迦濕彌邏國舊曰罽賓或當時分爲二國西域圖考云

今爲阿富汗地宋一新云明史以賽馬爾堪爲罽賓非也賽馬爾堪在放罕今爲布哈爾所并漢時屬大宛〔補注〕

非罽賓徐松云舊唐書作在蔥嶺南當以南爲是河水注西河自難兜國來西逕罽賓國北下入月氏國〔補注〕

後魏書都善見城隋書都城方四里循鮮御覽引作脩鮮先謙曰唐書罽賓傳顯慶三年以其地爲脩鮮都督府〔補注〕

册府元龜亦云中宗神龍元年拜罽賓王脩鮮等十一州諸軍事脩鮮都督則作脩鮮者是脩循以形近誤也〔補注〕

二百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當七千七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補注〕徐松曰隋書勝兵者萬餘人大國也。〔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迦濕彌邏國周七千餘里自古隣敵無能攻伐東

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耗國二千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烏耗在難兜東難兜言東北而烏耗反言東者無雷言南接烏耗蓋難兜之南

有烏耗地正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補注〕先謙曰上文云難兜至罽賓三百二十里則所須九日行九字蓋誤西北與大月氏。〔補注〕徐松曰與大月氏中隔雪山西南與

烏弋山離接。〔補注〕徐松曰後魏書罽賓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

謂爲之君也塞音先得反。〔補注〕徐松曰塞王大夏之王也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

案史記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則罽賓在東不專於南。〔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注塞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案梁苻濟論佛教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爲月氏追逐遂往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說與顏別然考牟子書言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殺對

曰。臣聞天竺有道士。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治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是釋氏之法。實出於大月氏。大月氏國。即塞王故地也。元和姓纂亦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後。即釋種也。

自疏勒。自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屬賓地。平溫和。有目宿。(補注)徐松曰。史記大宛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案今中國有之。惟西域紫花爲異。

雜草奇木。(補注)徐松曰。隋書。漕國出安息。青木。丁香。石蜜。牛蜜。黑鹽。阿魏。藥。白附子。一切經音義。云。鬱金。出屬賓國。檀。榲。梓。竹。漆。師古曰。榲。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補注)徐松曰。顏以雅訓爲說。案廣韻。檟。下引山。

海經云。中曲山有木如棠。而圓葉赤實。如木瓜。食之多力。則榲別是一木。惟玉篇云。榲。槐別名。後魏書載此文。即作榲槐。是顏所本。(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注。五穀謂黍。稷。麻。麥。豆。是五穀不數稻。故別言之。王文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補注)徐松曰。都城西臨信度大河。

故下。生稻。(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注。五穀謂黍。稷。麻。麥。豆。是五穀不數稻。故別言之。王文冬。食。生。菜。(補注)徐松曰。舊唐書。其地暑溼。草木浸寒不死。

其民巧。雕文刻鏤。(補注)徐松曰。闕賓。今痕都斯坦。其地鏤玉有鬼工。治宮室。(補注)徐松曰。隋書。蔥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鏤爲屋。以銀爲地。亦治宮室之事。織罽。(補注)徐松曰。一

罽之方文者曰氍。又引通俗文。織文曰罽。邪交曰氍。案說文。罽。魚網也。罽。四胡。羸布也。則罽當作羸。廣韻亦云。羸。類。羸。毛爲之。刺文繡。好治食。(補注)王念孫曰。案治食二字。義無所取。(通

誤作治)漢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宛俗善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補注)王念孫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補注)王念有金銀銅錫。目爲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補注)王念

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徐松曰。河水注。闕賓土地和平。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論於中夏。大國也。目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曰。錢文而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瀉曰。暮音漫。師古曰。

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補注)徐松曰。通雅云。錢面錢幕。幕謂背也。故扁鵲傳。爪幕謂按背穴。王光慎曰。今西洋銀錢猶沿其製。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

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鬪竇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沐猴。即獼猴也。(補注)錢大昭曰。爾雅。犛牛。郭注。即犛牛也。領上肉。爆。跌起高二尺許。狀如囊。脆肉。羣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徐松曰。後書西域傳。封牛。一切經音義。引作

犛。又云。周成。離字作犛。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小。膊上有犛。王氏廣雅疏證云。獼猴。犛轉為母猴。說文曰。犛。為母猴也。又轉為沐猴。御覽引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上孔雀尾萬枝。文采五色。鬪竇。近于闐。故亦有之。今回疆有孔雀。珠璣。珊瑚。

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論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真。實非眞物。(補注)

沈欽韓曰。後魏書。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鑿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鑿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然大月氏。既曉鑿之法。則知本非自然之物。徐松曰。說文。瓊。珠之不

圓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瓊。小珠也。廣雅。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壁流離。梵書作吠瑠璃。一切經音義。舊言轉頭梨。夜亦言轉頭梨。或云吐瑠璃。亦作轉瑠璃。皆梵音訛轉。從山為名。轉頭梨。山出

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烟焰所能鎔鑄。唯有鬼神有道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瑠璃。瑠石之有光者也。段氏謂璧瑠。即此傳之璧流離。漢武梁祠室畫。及吳國山碑。皆有璧流離。今本漢書注。脫璧字。讀者誤以璧與流離為二物矣。璧與吠

音相近。又案元應所說。孟言青色。蓋有據也。先謙曰。官本注。治作治。疑是治字。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鬪竇。自目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

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注)徐松曰。據隋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土俗輕儇。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關都尉武帝初置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補注)徐松曰容屈王蓋其國小王如建居五王共合謀攻鬪賓，殺其

王。(補注)徐松曰所殺者烏頭勞之子通鑑注以為殺烏頭勞非是立陰末赴為鬪賓王，授印綬。(補注)徐松曰蓋外國王惟漢立者有印綬後軍候趙德使鬪賓與陰

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補注)王念孫曰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文作琅當云琅

也。(琅古鎖字)琅當德即鎖德也故師古云琅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曰：絕域不錄，放其使者

於縣度。(補注)徐松曰縣度在烏秬國西百二十餘里鬪賓東至烏秬二千二百五十里則縣度在鬪賓東北境二千一百餘里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

報送其使。(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於河平四年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補注)徐松曰欽傳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風常與欽慮之曰：前鬪賓王陰末赴，本漢

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目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

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媢。(補注)先謙曰嬌媢之借字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目為通厚蠻夷，(補注)王念孫曰為字涉下為字而

衍徐松曰通考引無以字恣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應音苦賴反比音類寐反(補注)徐松曰通考引求作欲俗本寇下有也字今縣度之阨，

非屬實所能越也。(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東南登山腹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即屬實也。其鄉慕不足目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

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注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前親逆節。(補注)徐松曰謂親為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惡謂章露也。故絕而

不通。今悔過來。(補注)王念孫曰悔過來本作悔過來順。順字與上文逆字相應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三已與今本同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

皆行賈賤人。(補注)徐松曰所謂西域賈胡。欲通貨市買。目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補注)徐松曰非奉獻之實。凡遣

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補注)徐松曰皮山南即天篤印度境時不屬漢。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

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刀斗解在李廣傳。(補注)徐松曰五更之義顏氏家訓云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

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李廣傳注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錐。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刀斗。蘇林曰。形如錐。無緣。師古曰。溫器也。錐即銚。今俗或呼銅銚。先謙曰。官本注刀並作刁。尙

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粟食。得目自贖。師古曰稟給也。贖足也。食讀曰飢。次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以。國或貧小不能食。(補注)徐松曰言不

能供。或桀點不肯給。(補注)徐松曰如李廣利傳所謂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也。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乞匄無所得。師古曰乞亦乞

也音工大反〔補注〕徐松〔補注〕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補注〕沈欽韓曰通

典山在渴槃陀國西南宋膺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夏不可行行則致死惟冬乃可行尙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爲也唐書渴槃陀都城員徒多河西南即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

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音一口反〔補注〕又有三池〔補注〕徐松曰北史波知國有三池傳曰大者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值風雪之困盤石

阪〔補注〕徐松曰西域記也又始羅國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道陔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臨崢嶸不測

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周壽昌曰據顏注崢嶸深險之貌則下文不得復云深也深本淵字唐人避諱改之後魏書作不測之淵可證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補注〕徐松曰佛國記云順蔥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旁梯者

凡度七百度梯已踞懸絕過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先謙曰河水注云屬黃之境有盤石之磴道古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繩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即本漢書官本考證云千字誤當以十爲正畜隊未半阡谷盡糜碎

曰糜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糜音糜〔補注〕人墮斃不得相收視〔補注〕徐松曰言彼此不得救援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

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補注〕徐松曰通鑑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胡注引顏注而益之曰此言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爲九服

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曰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

長計也。(補注)徐松曰。通考引作之計。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補注)徐松曰。注遺一作道。通鑑注引及汪校皆作遺之。先謙曰。官本作道。

於是鳳白從欽言。闕賓實利賞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補注)先謙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後書德若傳下云。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西域圖考云。在今波斯國南境。給爾滿。法爾斯。古爾斯丹。刺那四部地。去長安萬二千二

百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七千七百里。陳湯傳服虔注。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補注)先謙曰。戶口勝兵。語意不完。以上闕賓例之。兵下有多字而脫之也。大國

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闕賓。(補注)徐松曰。闕賓言西南與烏弋山離接。蓋五文見義。先謙曰。後書自皮山西南經烏秬。涉懸度。歷闕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北與撲

桃。西與犁靛。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犁靛與驪同。靛。音距連反。又距言反。(補注)宋祁曰。景本。挑作桃。徐松曰。顏注。布木當作普木。或撲爲樸之訛。後書大月氏滅濮達。闕賓悉有其地。案達有唐割反之音。與桃雙聲。濮達疑即

撲桃。沈欽韓曰。通典。撲挑作樸桃。傳中無撲挑國。疑桃槐之誤。先謙曰。犁靛。張憲傳作犂靛。後書作犁靛。西域圖考云。犁靛即後書之大秦。兼有今歐羅巴一州之地。國都羅馬。拓地直至土耳其。東境與安息鄰。後書云。從安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十里一亭。

三十里一置。又云。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其繞黑海之南。出海及渡海。即渡他大尼里峽。由黑海通地中海處。闊僅數里者也。過峽爲土耳其。西土則入歐羅巴洲境矣。犁靛爲蔥嶺極西之國。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

〔補注〕先謙曰後書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案魏後無條支之名梁書始見波斯後魏波斯傳云波斯國都宿利城在怛密西古條支國也隋書波斯國都達焉水之西蘇蘭城即條支之故地也 國臨西海〔補注〕先謙曰後書

條支傳云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唯西北得通陸道又云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隋書云條支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圖考云條支在今俄羅斯極南之掃里達部地西海黑海也蓋其國當時兼得俄羅斯高加薩五部地東界裏海南通安息甘英使大秦由安息抵條支臨黑海岸故安息人得沮之漢時大秦國都

在意大里亞之羅馬拓土而東與安息鄰經其國行程及萬里故由海往徐繼畲以天方當之不知海水之環指城而言天方疆境數千何止四十且西北所通亦非一隅其臨海句不能解良由未審地形也條支爲蔥嶺極西北之國 暑澤田稻

〔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氣候暑熱地多沙磧引澆灌其五穀惟有大鳥卵如甕 師古曰甕汲水瓶也音於龍反〔補注〕徐松無稻及黍稷是與漢時異王先謙曰御覽西夷部田下有宜字 曰應劭以爲卵大如一二石甕顏駁之曰鳥

卵如汲水之甕耳無一二石也見張壽傳注後魏書云鳥形如鸞鴨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唐杜瓌大食國經行記云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先謙曰後書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

人衆甚多〔補注〕徐松曰隋書勝兵二萬餘人 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目爲外國 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補注〕先謙曰後書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

小城焉又云安息王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 善眩 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壽傳〔補注〕沈欽韓曰列子周穆王篇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張湛曰化

者飛魏書悅般國眞君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言其國有大術者鸚鵡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雉鷄凍死者十二三徐松曰後書西域傳注引魏略曰大秦

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
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

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

謂之四荒也補注沈欽韓曰舊唐書高仙芝傳仙芝討小勃律至坦駒嶺凌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畢沉校山海經據寰宇記延州保安軍之吃莫河以為弱水非也弱水不當在中國徐松曰史記索隱引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又引括地象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後魏書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西有王母山玉為堂云長老一本作長者

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

入云

補注先謙曰後書大秦國下云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日還莫有至條支者先謙案據後書此文可字是二字之譌河水注引作可

烏弋地暑熱莽平

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補注徐松曰顏此傳及下烏孫國莽平同用此法案下文有草木不必復言草莽莊子釋文云莽蒼近郊之色莽即莽蒼後說為長

其草木畜產

五穀果菜

補注徐松曰唐杜瓌大食國經行記云粳米白麩不異中華其果有扁桃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葡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二一名耶塞曼一名沒因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拳一名莢蘆友

食飲宮室市列

補注徐松曰大食國經行記云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驘充於街巷刻石密為廬舍

錢貨兵器

補注徐松曰唐書大食國兵刃勁利

金珠之屬

補注

徐松曰北史波斯國古條支國土地平坦出金銀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多大真珠頗梨琉璃水晶瑟瑟金剛火齊鑲鐵錫朱砂水銀

皆與歸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

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

或為天鹿者兩角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賴彰尾端其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狻音駝狻音倪拔音步葛反耐亦類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與孟詵異蓋亦駮類徐松曰後書章帝紀月氏安息各

獻師子扶拔。班超傳。大月氏亦獻符拔。不獨烏弋有也。先謙曰。注者兩角官本作兩角者是。

俗重安殺。

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補注。徐松曰。烏弋已入北天竺境。故雜浮圖道。後書云。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其錢

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

補注。徐松曰。言獨者。諸國同闕寶。惟此正異。寰宇記。條支市列錢貨。其文爲人。幕爲騎馬。蓋引此傳而奪頭字。

目金銀飾杖。

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

絕遠。漢使希至。

補注。徐松曰。後書云。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

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

補注。徐松曰。蓋西南也。

至烏弋山離。

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補注。先謙曰。後書條支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西域圖考云。安息在其北。則烏弋山離在南也。漢通道盡此。今南尚有俾路芝。直至小西洋。漢未通。

安息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後魏。周隋。唐紀傳。後魏時爲怛密。隋稱安國。唐書安亦曰布密。又曰捕喝。西域記。喝捍國。此言東安。捕喝國。此言中安。伐地國。此言西安。西域圖考云。今波斯國北八部之境。惟南四部不入。闕賓高附。烏弋山離。

安息。爲蔥嶺西南諸國。河水注。西河自月氏國來。西逕安息國南。與蜺羅跋水。同注雷轟海。蜺羅跋水。自于闐國來。西逕健陀。衛國北。至安息。注雷轟海。先謙案。西河即阿母河。雷轟海即鹹海也。

王治番兜城。

蘇林曰。番音盤。補注。先謙曰。

番兜。後書作和檀。又云。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後魏書云。都蔚搜城。隋書云。城有五重環以流水。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補注。徐松曰。傳言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今二國去長安里數正同。當有誤字。

不

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

補注。徐松曰。東當從後書作南。

西與條支接。

補注。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後書云。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此今東土耳其地。統六部。

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此今中土耳其地。統五部。從斯賓國南行渡河。即渡他大尼里峽。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此今西土耳其地。統八部。安息西道極矣。由羅美里亞西南。至日薩壹爾。而渡海道大秦。此地通羅馬。本有陸路。惟爲

亞得亞海所隔，須繞北經奧大里亞南境，至意大利大里亞北境，又折東南，始至羅馬，不知至此南
乘海，越亞得亞海而卽至也。甘英得之安息人之言，而按之千年後之輿圖，毫髮不爽如此。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

烏弋、屬賓同，亦曰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補注〕徐松曰：此又與烏弋異。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類及

響身，蹄似棠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補注〕宋祁曰：注文張翅下，當有舉字。王念孫曰：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則爲不詞矣。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有大馬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同。沈欽韓曰：通典吐火羅國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馬爵，高七尺，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駝鳥。徐松曰：史記正義亦引此文，有明大如，其屬小大數百城。

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補注〕徐松曰：河水注引竺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臨嬌水。〔補注〕徐松曰：卽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蔥嶺極西之國。

嬌水卽河水，注所謂發原身毒之河水，安〔補注〕徐松曰：安息西界臨雷翁海，又有陸息都城，南臨嬌水，通考云，今謂爲濬河。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故車船輻輳。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注〕徐松曰：安息西界臨雷翁海，又有陸書革旁行爲書

記。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爲皮之不柔者。〔補注〕王念孫曰：上書字本作畫。〔胡脈反〕謂畫革爲字而旁行之，以爲書記也。顏注今西方云云，釋旁行爲書記五字，非釋書革也。今作書革者，卽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畫音獲，引韋昭漢書下文爲解，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作畫革，河水注同。先謙曰：今西洋文字猶如此。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補注〕徐松曰：事見史記

大宛 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曰大鳥卵及犁靽眩人獻於漢。

〔補注〕沈欽韓曰：通典武帝時安息獻犁靽人二，皆蹙眉，喙鼻亂髮，拳須長四尺五寸。徐松

曰：黃圖云：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

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徐松曰：張憲傳注：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譚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尙

書陳惠案漢書，乃知世宗時，犁靽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字。

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

〔補注〕先謙曰：月支國見海內東經，即月氏也。逸周書王會解：正北月氏。後漢有傳云：莎車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三國後魏時仍爲月氏。魏源海國圖志云：大月氏今爲愛烏罕，布哈爾二國分得其地。一統志以布哈爾爲難兜國地。

案難兜乃小國，不足當之。徐繼畲瀛寰志略云：月氏既在媯水之北，媯水即今阿母河，則月氏乃今之布哈爾，非愛烏罕也。案今布哈爾地甚廣，爲回部最大之國，難兜與大月氏無妨同在其地。李光廷以爲布哈爾國南境也。月氏大宛爲蔥嶺西國，河水注西河自闐

賓國來，西逕月氏國南，下入安息國。

治監氏城。

〔補注〕錢大昭曰：後書作藍氏。徐松曰：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布城，即藍氏也。後魏書作盧監氏。先謙曰：官本治上有王字是。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

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大月氏當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七百一十二里，改定里數見焉。書下。

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

〔補注〕

徐松曰：史記正義引萬震南州志曰：大月氏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當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亦白，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然不及也。

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

十里。

〔補注〕徐松曰：當作四千九百七十四里。

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

〔補注〕先謙曰：山海經郭注：月氏國多好馬美果，有大尾羊，如驢尾，即羴羊也。元中記：馮瑀出大月氏，又出一封橐駝。師古曰：春有牛名曰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通典：大月氏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者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補注〕沈欽韓曰：魏書：迷密國遣使獻一封黑橐駝。通典：杜瓌經行記云：大食國其駝小而緊，背有狐峯，良者日馳千里。蓋駝皆兩封，故以一封爲貴。師古不知其故，又非封牛也。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補注〕徐松曰：通考引作故博，控引也。控，改謂能引弓者。

〔補注〕徐松曰：據隋書：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史記正義云：初，月氏居敦煌，舉是舊本有特字。本居敦煌，祁連開。〔補注〕徐松曰：以東祁連山以西，案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爲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武威張掖諸郡皆匈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顏張憲傳注易之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冒頓使右賢王擊走月氏事，蓋在孝文二三年間。而老上單于殺月氏。

〔補注〕王念孫曰：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憲傳補。徐松曰：河水注引作殺其王，通考引作殺月氏王。目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憲傳。

都媯水北，爲王庭。〔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蓋大夏時都水南。大月氏徙治水北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媯水，唐之烏潯河，亦名縛芻河，今爲阿母河。西北流入布哈爾西之鹹池。其餘小

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補注〕先謙曰：趙充國傳：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後書西羌傳：遼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所殺，餘種分散。四輪蓋嶺，其羸弱者南

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霍去病取西河地，開涼中。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在張掖者，號曰義從胡。靈帝紀：所稱北涼伯玉，與先零羌叛者也。又後魏書：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月氏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高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所謂百丈佛圖也。小月氏可考見者如此。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

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

(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大夏民多可百餘萬。

共稟漢使者

師古曰：同受節度也。(補注)王鳴盛曰：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遠遷大夏反受節度之理。

稟當爲糜給之義，共與供同。徐松曰：即上文所謂須詣國稟食也。

有五翎侯

師古曰：翎即翳字。(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有傅父布就翎侯，李奇曰：翎侯，烏孫官名。匈奴傳康居與諸翁侯計，是烏孫康居皆有翎侯。匈奴傳又言小王趙信爲翁侯，先

謙曰：後書云：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靈、胘頓、都密凡五部翎侯。

一曰休密翎侯

(補注)徐松曰：數翎侯以東爲上也。先謙曰：官本一日至五日皆不提行，連上爲文。

治和墨城

(補注)先謙曰：後魏書：伽倻國故休密翎侯人居山谷間。

去都護二千八百四

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

(補注)徐松曰：五翎侯道里最爲紛雜，據去都護言之，則休密去雙靡九百里，雙靡去貴霜二千一百九十九里，貴霜去胘頓二十二里，胘頓去高附七十九里，據去陽關言，則休密去

雙靡二十里，雙靡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胘頓二百二十里，胘頓去高附一千八十一里，而休密去陽關轉較雙靡爲遠。古籍流傳，宜有訛奪，今各以後魏書校正。後魏書云：休密翎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里，是當作去都護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二百一

十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

(補注)先謙曰：後魏書：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在伽倻國西人居山谷。

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

八十二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雙靡在休密西五百里當作去都護三千九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

三日貴霜翎侯治護淩城。(師古曰漢音藻(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後百餘歲貴霜翎侯已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號貴霜王使安息取高附地滅漢達尉賓天竺諸國稱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後魏書鉗敦國故

費霜翎侯在折薛莫孫西人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三十四里

去陽關六千七百七十二里

四日胘頓翎侯。(師古曰胘音許乙反)治薄茅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弗敵殺國故胘頓翎侯在鉗敦西居山谷間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

二百二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胘頓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一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

五日高附翎侯治高附城。(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所屬無常天竺屬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

得高附後魏書云閩浮謁國故高附翎侯在弗敵沙南居山谷間西域圖考云高附在月氏西南安息東屬賓西北當在今阿母河南布哈爾南境阿富汗之西北境也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

二百八十三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高附在胘頓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二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九百七十二里若以偏南不當孔道則去陽關或近數十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補注〕徐松曰高附之去大月氏約七百餘里。

康居國

〔補注〕先謙曰逸周書王會解有康氏孔晁注康亦西戎之別名也後魏西域傳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隋唐書同是前後皆有康國之稱魏志晉書仍爲康居又後魏有者舌國云故康居國又有悉萬斤國唐書以爲卽康居蓋後分裂國名唐書康

國傳康一名薩末羅亦曰颯林建西域圖考云今爲哈薩克右部地

王冬治樂越慝地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注〕徐松曰傳蓋言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至冬所居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

護皆據卑闐城言之傳文疑有奪誤先謙曰官本慝作匿下文並同本書慝匿字同作匿爲正

到卑闐城

師古曰闐音徒干反〔補注〕徐松曰大宛國言至康居卑闐城是卑闐爲城名陳湯傳涉康居界至闐池西疑城因池爲名此建治之地而其

王冬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爲都會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死則反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部卽古之康居通考引作治樂越匿地卑闐城以卑闐在樂越匿地誤唐西域記颯林建國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

去長安

萬二千三百里

〔補注〕徐松曰據下去都護里數當作去長安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去陽關當是八千二百八十八里

不屬都護至越慝地馬行七日

〔補注〕徐松曰奪樂字

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

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補注〕徐松曰蕃內地大約在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千里不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唐西域記云颯林建國周千

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

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

〔補注〕徐松曰國小於烏孫而大於大月氏

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

大月氏同俗

〔補注〕徐松曰大月氏在南通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書云康國者康居之後王本月氏人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

東羈事匈奴

師古曰爲匈奴所羈牽也〔補

注先謙曰：顯炎武云：言不純臣，但繼繼事之，與烏孫屬同意，當用彼注，刪此注。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

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補注：先謙曰：詳匈奴傳。

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戍，已校尉西域諸國

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

補注

先謙曰：通鑑繫於元延二年，胡注：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今復遣子入侍。

補注：先謙曰：胡注既貢獻，遣子入侍而又奉貢也。

然自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

補注

徐松曰：不肯

都護郭舜數上言。

補注：徐松曰：舜為都護，當在永始中，周壽昌曰：段會宗傳贊郭舜以廉平著，他無所見。

本匈奴盛時，非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

及其稱臣妾，非日失二國也。

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匈奴之強弱，不繫二國之叛服。

漢雖皆受其質子。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鴻嘉元年，接請單于遣子左視都韓王，明留斯侯入侍案烏

孫小昆彌，時亦有侍子在京師。

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

補注：先謙曰：三國匈奴烏孫康居。

亦相候司，見便則發。

補注：徐松曰：三國見有便宜，互相侵略。

合不能

相親信，雖不能相臣役，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

補注：先謙曰：胡注謂自武帝以來，宗室女下嫁烏孫也。

然烏孫

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

補注：徐松曰：服而絕之於義不順。

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師古曰：訖竟也。

都護吏至其

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補注徐松曰都護吏謂若丞以下康居自以不屬都護慢易其使

故

為無所省目夸旁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漢也旁國鄰國也

目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

之詐也

補注先謙曰胡注謂特欲行賈以市易其為好辭者詐也

匈奴百蠻大國

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注徐松曰蠻者夷狄通稱故匈奴亦謂之蠻匈奴傳故有威於百蠻又云於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

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

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目之為高自目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

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

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

百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

補注先謙曰胡注章顯著也

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

駝食皆苦之

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目此事為困苦補注徐松曰敦煌郡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八千有奇故為小郡康居在北道而蘇離輿難已入吐火羅境在蔥嶺西南故得從南道苦之通考皆苦乏

空罷耗所

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說曰疲耗音呼到反補注王先慎曰康居不拜使者坐都護吏於烏孫使下欲賈市詐為好辭是謂驕黠之國非謂康居使者也顏說誤

非至

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

終羈縻而未絕

補注徐松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其康居西北可二

千里有奄蔡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改名阿蘭陀屬康居魏志注稱阿蘭後魏西域傳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周書同西域圖考云奄蔡屬今俄羅斯東境西伯利部自哈薩克右部而北即俄羅斯之多僕斯科再北

爲德波爾斯科，即臨北海者也。後書有嚴國，又在奄蔡北，且言奄蔡小國，蓋傳聞不同。（後書有粟弋，是其屬國。）康居奄蔡爲蔥嶺西北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云。

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水草括地志云：奄蔡酒國也。先謙曰：官本，大作人是。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補注）徐松曰：說文：崖，高邊也。言遠望不見高岸，舉高以該卑。後魏書：粟特居於大澤，匈奴傳：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先謙曰：魏源云：此北海疑即今所謂裏海。東岸，本俄羅斯屬地也。河水注謂之雷轟海，徐繼畲云：雷轟海乃鹹海，非裏海也。此北海當爲裏海無疑。

康居有小王五。（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有康居副王

始即小王。

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師古曰：蘇，音下戒反。補注：徐松曰：新唐書：史國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離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峻峭，石色如鐵。西域記：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

嶇，窳徑危險，既絕人理，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觀貨邏國，案此在康居極南境。先謙曰：官本：一曰至五，曰

不提行，連上爲文，是晉書四夷傳：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離城，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是晉時康居統於蘇離矣。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補注）徐松曰：去康居二

百二十里。隋書云：史國，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陽關當八千四百六里。此不同者，蘇離在蔥嶺西南，入蔥嶺山南道，徑達陽關也。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補注）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西域記：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案此在康居極東境。去都護五千七百

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蘇離極南附墨極東而去陽關正同去都護惟差九里疑有誤

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庚治窳匿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緒時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西域記緒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

河東西狹南北長案此在康居極北境先蘇(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伽曰過利居烏濬水之陽康居小王與鞬曰隋唐書以緒時為大宛蓋又為大宛所并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言石

國南五百里為康居則當作去都護六千五百里去陽關八千六百八十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補注)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曰布謬又曰捕喝西瀕烏濬河治阿溢謐城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案此在康居東境去都護六千二百

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又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是罽城在附墨西六百餘里傳文去都護之數相距五百二十九里似近

之去陽關則相距千三十里疑誤

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治奧鞬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伽曰過利居烏濬水之陽康居小王與鞬城故地西域記貨利習彌伽國順縛河兩岸東西二三千里南北五百餘里案此

在康居東南境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又西南三百餘

里至鶻雷那國是較蘇離近三百餘里而傳紀都護之數遠於蘇離千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遠於蘇離三百三十里即核之屬城惟都護之數以爲相距六百十里者近之其陽關又轉近二百里誤尤顯然 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見莎車傳下亦見魏晉後魏隋唐紀傳後魏爲洛那隋唐爲石國或曰拓支曰拓折曰緒時西域圖考云由疏勒而西出蔥嶺爲大宛月氏大宛在北今浩罕入城皆其地今放罕地元時所謂賽馬爾罕城也其西北境兼有今

布哈爾之地見四裔考及海國 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十里〔補注〕錢大昭曰二百南監本閩本作五百徐

圖志教罕近爲布哈爾所并 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去長安一萬一

千五百二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三十二里 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補注〕徐松曰國 副王〔補注〕徐松曰康居有

先謙曰官本作五百御覽引亦作五百 又小於大月氏 副王後書班超傳月氏

有副 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作 四千二百八十里 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

〔補注〕徐松曰卑闐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 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休循言西北至大 宛爲南若以蘇離與韃論之則大宛在西 宛西至大月氏是大月氏在西南

與大月氏接〔補注〕徐松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嚮月氏西走乃至大宛言造意至 月氏不知向西南而直西行誤至大宛大宛乃遠之康居康居傳至大月氏也 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

月氏安息同〔補注〕徐松曰安息俗同屬賓烏弋屬賓云種五穀地下溼生稻烏弋山離亦云暑溼田稻故史 記大宛傳云大宛俗土著耕田田稻麥大月氏與安息同俗大宛同安息是以與大月氏同也 大宛左右目

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補注〕徐松曰御覽載魏文帝詔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且復 爲說葡萄當其朱夏涉秋尙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不餽。醃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醲。又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親食之。則他方之果。甯有正者。又引後涼錄曰。呂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養。家有葡萄酒。或至于斛。經十年不散。俗者酒馬者。

目宿。師古曰。善讀曰嗜。補注。徐松曰。俗通考作人。今西域回人無不嗜酒者。種首宿如中國種桑麻。四月以後馬噉首宿尤易壯健。宛別邑七十餘城。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其屬邑多。

善馬。補注。徐松曰。通考引宋齊異物志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馬汗血。補注。沈欽韓曰。後書東。

平王蒼傳。宛馬血。從前體小孔中出。徐松曰。藝文類聚引神異經云。西南大宛宛邱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升。腕可屈。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武紀應劭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蹄石汗血。從前肩體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案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體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體。

者。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審。言其先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補注。沈欽韓曰。通

典。吐火羅國城北有頗黎山。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張騫始爲武帝言之。補注。徐松曰。史記。漢使者往。產名駒。皆汗血。爲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孟康。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然於天子。

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目請宛善馬。補注。徐松曰。據張騫傳。漢使壯士車令等往。宛王呂漢絕遠。大兵不

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晉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師將軍。唐書云。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貳師城地。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補注。徐松曰。伐宛始於太初元年。秋至四年春。乃斬宛王。宛

人斬其王毋寡首。〔補注〕徐松曰：陳湯傳作毋鼓，古音讀如鼓。獻馬三千匹。〔補注〕徐松曰：廣利傳：漢取善馬數千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

〔補注〕徐松曰：當作張騫李廣利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昧，蔡音千曷反。〔補注〕徐松曰：史記索隱：昧蔡大宛將。後

歲餘，宛貴人目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詔字。〔補注〕徐松曰：說文：調，諛也。或從谷，史記作諛。相與兵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

〔補注〕先謙曰：蜀本兵作共是。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鎮撫之，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補注〕錢大昭曰：數，闕本南監

本作使，先謙曰：官本作使是。求其物，因風諭目代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錢大昭曰：其當作奇代當作伐。先謙曰：官本其作奇代作伐。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

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補注〕徐松曰：齊民要術引陸機與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歸大宛，傳作取其實來。天子目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

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善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補注〕徐松曰：西京雜記云：樂游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目宿，一名懷風，時或謂光風，風在其間，常肅肅然。

照其光彩，故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為連枝草，述異記曰：張騫首帶圍，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離宮館傳作離宮別觀，李善文選注：離別非一所也。自宛目西至安息國。〔補注〕徐松曰：歷大

康居偏北大，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補注〕徐松曰：今安集延種人近之。〔補注〕徐松曰：歷大

志一倫容于二百黍重十二銖是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補注〕徐松曰以其地皆絲漆〔補注〕王念孫曰皆

百黍為銖故說文云十黍黍之重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言絲漆者涉〔補注〕吳仁傑曰史記作鑄錢器詳下文謂當從史記為正屬

上文其人皆深目而誤通典邊防八正作無絲漆不知鑄鐵器〔補注〕實傳有金銀銅錫為器金銀為錢則錢器自是兩事馮奉世言

羌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器謂兵器也大宛諸國但有弓矛下文所謂他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所謂得黃白金以為器者黃

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者姑羌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難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案越絕書亦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

而出銅歐治子因為劍郭景純謂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是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

也若曰彼不知鑄作之利當併舉諸金言之又豈止一物而已哉〔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

得漢黃白金輒目為器不用為幣〔補注〕徐松曰黃金即漢所賜大宛幣自烏孫目西至安息近匈奴〔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北服

烏孫案丁零為今俄羅斯〔師古曰〕困苦也〔補注〕徐松曰即謂冒頓老上事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補注〕徐松曰信如

國臨西海是得至安息〔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飢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補注〕徐松曰畜謂馬也所目然者目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千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補注〕徐松曰神爵後西域無侵軼事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

師古曰：槐音回。〔補注〕徐松曰：計其道里，蓋亦蔥嶺西小國。案西域記：觀貨邏國東扼蔥嶺，自觀貨邏西至毗密國，其國東西六百餘里，又東至赤鄂衍那國，其國東西四百

餘里，又東至忽露摩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怛漫國，其國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鞠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婆沙國，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珂咄羅國，其國東西千餘里，東接蔥嶺，是蔥嶺西多小國。桃槐即其類歟。王先慎曰：不言治所，與敘婚差同。先謙曰：後書以下無考。唐書地理志有桃槐州，注以阿臘城置，隸月支都督府。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案此下疑有奪文。

休循國

〔補注〕徐松曰：後漢紀作休修。先謙曰：河水注：西河自捐毒國來，西逕休循國南下，入維兜國。案休循，後書以下不見。西域水道記云：洛陽伽藍記載魏宋雲云：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蔥嶺山，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

阻，實在於斯。漢盤陀國今之阿賴地也。喀爾提錦部布魯特居之。捐毒傳云：西上蔥嶺，則休循是矣。又云：哈喇庫勒大池（互見疏勒）西流，其沿水西出之岸百里，曰布魯滿，又西四百六十里，曰大河橋梁，枝流出焉。又西百九十里，為什克南城，其南又有一水西流，西域記云：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蓋哈喇庫勒西流之水，下流仍合為一，其一水，即縛芻河也。西域圖考云：哈喇庫勒西南流之支必匯巴達克山之水，同入阿母河，以注鹹海，無疑。惟哈喇庫勒尚有一支，經喀爾提錦而西流者，或北歸那林河，或即南流，同入伊西弭庫爾，尙無確據。

王治烏飛谷

〔補注〕先謙曰：西域記云：達摩悉鐵帝國，又言護密，新唐書護密，元魏所謂鉢和顯慶時，以地為烏飛州，疑以烏飛谷得名。然則休循，更名護密與。

在蔥嶺西

〔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蔥嶺者，據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池，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鐵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恆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河水注引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御覽引西域諸國志曰：蔥嶺高行十二日，可至頂。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其南哈喇庫勒，即唐龍池水，東流為雅滿雅爾河，即蔥嶺北河之南源。唐之波謎羅川也。唐書西域傳云：南有商彌地，大東北踰山七百里，至波謎羅川，與西域記同。其云南有宇露，即今之布魯特。

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六百里。去陽關六千一百二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

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作三千三百六十四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補注〕

徐松曰：輿憲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較嶺隔西國。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大宛東南為休循，西南為大月氏，在

嶺外，故傳言臨蔥嶺出大月氏。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補注〕錢大昭曰：因當作田。王先慎曰：因畜隨水草，當作隨畜逐水草，傳寫者誤，遂為隨校者未審，改上隨字為因字。本

傳屢言隨畜逐水草，可證錢氏就字形改字，不知休循即今布魯特山峻多雪，不可耕作，與尉頭國異，不得云田也。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補注〕先謙曰：後書無捐毒，有天竺云一名身毒，或遂以為即捐毒，誤也。天竺自是今之五印度，在蔥嶺東南，捐毒與休循接壤，在北道之西，迥不相涉。西域圖考云：今巴爾璉之南地屬薩爾巴噶什布魯特部，河水注河水重源有三，一西出捐毒

國，蔥嶺之上，河源潛發，分為二水，一下西入休循國，一下東入無雷國。水經圖說云：西布魯特部落西南至喀什噶爾之西，葉爾羌之西南，博洛爾拔達克山，鄂爾善諸部落皆在蔥嶺間，捐毒當今西布魯特地，其西流之水，自指拔達克山以南之水，西北流至布哈爾

部落，入騰吉。王治衍敦谷。〔補注〕徐松曰：西域記言奔壤舍，羅為蔥嶺東岡，此其西岡之谷，燉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三千四十

二里，去陽關五千八百四十二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

二里，去陽關五千八百四十二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

二里，去陽關五千八百四十二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

〔補注〕徐松曰：當至疏勒。〔補注〕徐松曰：傳言自疏勒以西，南與蔥嶺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注〕徐松曰：蔥嶺無南，作三千一百四里。北休循捐毒是蒙上東至爲文。而此居蔥嶺中，蓋近北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此今

西布魯特地，與休循共之。無人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河水西逕休循國。蔥嶺云：西水皆西，捐毒休循爲北道西國。流是知休循在蔥嶺外。先謙曰：河水注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西北

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補注〕徐松曰：與大宛烏孫皆隔蔥嶺。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嶺。〔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波謎羅川，據大蔥嶺內。本塞

種也。〔補注〕徐松曰：休循捐毒二國，爲今東西布魯特種人，山峻多雪，不可耕，故逐水草居。

莎車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魏志注：三國時屬疏勒。後魏爲渠莎國，今爲莎車，直隸州。河水注：北河枝水，自疏勒國來，東逕莎車國，南下入溫宿國。水經圖說云：此言枝河，東逕莎車國，南則漢莎車城，在葉爾羌北境，並在北河之北。當今葉爾羌屬巴

爾楚克諸地，其境則南有葉爾羌地，故疏勒南至莎車也。西域圖考云：地跨有意。王治莎車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去長安

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蒲罕去長安減之，當作去長安八千八百十里，去陽關四千三百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

三千四十九人。〔補注〕徐松曰：漢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注〕徐松曰：南都尉二人，譯

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補注〕徐松曰：以去陽關數減之，當作一千五百七十二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

疏勒又言南至莎車。互文以明西北也。先〔補注〕徐松曰：至莎車，歷蒲犁，依耐，無雷，皆迤邐而西南。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補注〕徐松曰：

今葉爾羌河所經密爾岱山，出青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劄閭氏，乃命劄閭氏，供養六師之人於鐵山之下。天子祭鐵山，御覽以為即莎車國鐵山。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補注〕徐松曰：楚主之子元貴靡及

大樂皆長。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補注〕徐松曰：漢外孫也。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

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

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補注〕先謙曰：詳馮奉世傳。此蓋地節三四年事。會衛候馮奉世。〔補注〕徐松曰：

衛尉屬官有衛屯衛候。使送大宛客，即呂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

〔補注〕徐松曰：據奉世傳。是歲元康元年也。〔補注〕徐松曰：據後書，漢末有莎車王延天鳳五年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

疏勒國。〔補注〕徐松曰：莽曰世善，見後漢紀。先謙曰：後漢有傳，亦見魏志注。西戎傳：後魏、隋、唐紀傳。唐書云：一曰佉沙，西域記：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正言宜云室利訖栗多底，今為疏勒直隸廳。河水注：北河自岐沙谷東分南河，以上見無雷

國。又東北枝流出焉。北河曰疏勒，流逕南河之北，下入溫宿國。北河枝水上承北河於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下入莎車國。北山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入枝水。水經圖說云：唐書地理志：疏勒鎮三皆山，又云疏勒西南入

蔥嶺即今喀什噶爾也。葉爾羌河即注之南河。喀什噶爾河即注之北河。二水異源而注稱一水所分。與今水道不合。今喀什噶爾自西迤南至英吉沙爾。西迤東南至葉爾羌西南之山。回語呼爲塔爾塔什達巴罕。即古蔥嶺岐沙谷。當在喀什噶爾西蔥嶺中。自此東出山。即平地。英吉沙爾民多引渠以灌田。或舊有水。傍山東下。與葉爾羌河相通。後更遷塞。與西域圖考云。疏勒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孔道。河曰赫色勒河。爲北河之北源。唐之赤河也。唐志疏勒西南北三面有山城。在水中。赤河來自疏勒西葛祿嶺。至城西分流。合於城東。北入據史德城。城在龜茲境孤石山上。今屯珠素山。在烏什正南二百里。西域水道記云。喀什噶爾河二源。北源爲烏蘭烏蘇河。自赫色勒嶺東流。逕別什托海。會通布倫嶺水。爲得爾必楚克河。又東南流。逕哈朗歸卡倫。與卡倫西小水會。爲烏蘭烏蘇河。蒙古語謂赤爲烏蘭。回語謂赤爲赫色勒也。又東南流。合木什水。又東南分爲渠。又東南至喀什噶爾城。又東南與雅羅雅爾河會。南源雅羅雅爾河。出自哈喇庫勒池。池在和什庫球克嶺東。周數百里。唐書高仙芝傳云。登蔥嶺涉播密川。西域記云。波羅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案播密川。即波羅羅川之異音。哈喇庫勒池。即大龍池也。西域記又云。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互見捐毒。池東派一大流。東至佉沙國界。與徙多河合。而西流。佉沙即疏勒也。雅羅雅爾河水。自庫勒出而東流。爲圖巴里克河。又東逕塔什巴里克莊北。爲雅羅雅爾。誇斯騰濟成之河。曰誇斯騰也。又東爲台里布楚克河。又東北與烏蘭烏蘇河會於喀什噶爾城南。是爲喀什噶爾河。即蔥嶺北河也。西域記云。東派一大流。即雅羅雅爾河。所云徙多。王治疏勒城。兩城。損中。又作損中。頓中。隋書云。都城方五里。案後書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又有去長

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疏勒遠於莎車五百六十里。此五十當作七十。去陽關當四千八百七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

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有都尉黎弇。番長。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

人。〔補注〕徐松曰：譯長言左右惟此與卑陸。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當作二千一百三十二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實東

南也。後魏書疏勒國南有黃河。先有市列。〔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黃、錦、唐西域記。後書云：莎車東北至疏勒。去沙國周五千餘里。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絹、氍毹。工織細氍毹。西當大月氏。

大宛康居道也。〔補注〕徐松曰：後魏書云：西帶蔥嶺。故臨蔥嶺者由之。

尉頭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疏勒東北至尉頭。亦見班超傳。後魏時屬龜茲。見西域傳。西域圖考云：在今喀克善山之南。奇里克布魯特部地也。準其地望。應至今烏什地下。下文云：至疏勒。山道不通。據後書疏勒傳云：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以至焉耆。是開道而南矣。王治尉頭谷。〔補注〕徐松曰：今爲烏什直隸廳。蓋白山之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九千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五百二十八

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

千四百一十一里。〔補注〕徐松曰：當作千七百九十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補注〕徐松曰：疏勒都白山南。故以爲阻。先謙曰：魏書西域傳在溫宿北。水經圖說云：溫宿疏勒東西相距約千里。

今烏什至喀什噶爾略同。其中大山綿亘。尉頭在溫宿之西北。故與疏勒山道不通。今固勒扎巴什諸山是也。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補注〕徐松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

自烏什至喀什噶爾。驛程二千二百二十里。田畜隨水草。〔補注〕徐松曰：城郭國。故田畜近烏孫。故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而沿烏爾烏蘇徑路。凡六百餘里。殆猶是歟。

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烏孫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班勇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等十七國服從而烏孫蔥嶺已西遂絕故後書無攷後魏書云其國數為

蠶蠻所侵西徙蔥嶺西域圖考云在今阿克蘇北境木素爾嶺之北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之南〔當今特克斯壘沙圖壘兩

臺地〕下文云漢徙已校尉屯姑墨欲候便討焉是近姑墨唐書地理志云大石城又曰溫蕭州西北三十里至粟樓峯又四十里度

拔達嶺〔即木素爾嶺〕又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真珠河足知其地河即特克斯河矣蓋自今小裕勒

都斯河而西南阻天山北距伊犁河〔伊犁北境為伊列國尙屬匈奴至伊犁河為

界南屬烏孫也〕兼布魯特北境與霍罕哈薩克為界南北不過千里東西數千里 大昆彌〔補注〕徐松曰未稱昆彌時稱烏

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補注〕徐松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

目黑醜是其形異也神爵中分小昆彌別為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魏書云斥赤谷城後西徙蔥嶺中是烏孫在西南之證

今阿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補注〕徐松曰溫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

百二十八里烏孫在溫宿北故里數略同 戶十二萬口六

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補注〕徐松曰 西域最大國 相大祿 〔補注〕徐松曰

傳有中子大祿 左右大將二人 〔補注〕宋祁曰楊

本無左右二字徐

松曰傳有大樂爲左大將馮夫
人爲右大將妻則楊木非也

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

(補注)宋祁曰楊木大將作大夫徐松曰各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將都尉楊木似誤

大監二人大

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

(補注)徐松曰以去長安較之當作千六百六十二里但言東知非在山北

西

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

(補注)徐松曰陳湯傳郅支借康居兵擊烏孫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是蕃內地在康居境內四千餘里

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構

師古

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構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補注)徐松曰烏孫之境西自捐毒之北東迄焉耆之北旁白山之陽亘三千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倚山故多雨雪而寒構有二訓一曰松心一曰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液構言木名者此傳及左傳構木之下馬融廣成頌履修構也諸書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云構松心木段氏以爲有奪誤顏所據蓋同今本說文左傳音義構郎蕩反又莫昆武元二反馬融傳注音莫突反周壽昌曰洪亮吉雜錄云萬松壙在天山下即詣巴里坤要道也細驗之實非松乃松心木耳說文玉篇皆云構松心木高誘淮南王書注構讀如姓構氏之構攷竟陵縣武來山一名構木山樂史稱郡國志云楚武王卽卒此山洪又云曾在萬松壙一宿土人尙呼爲構木也音讀若門

不田作種樹

師古曰樹

植也(補注)徐松曰近山故不田作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

(補注)先謙曰官本狼作狠

多

寇盜最爲強國故服匈奴

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補注)徐松曰史記言單于令昆莫長守於西域

後盛大

(補注)徐松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

取

羈屬不肯往朝會

師古曰言纒羈屬之而已(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技人畜計是匈奴朝會事

東與匈奴

(補注)徐松曰烏孫

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至焉耆〔補注〕徐松曰言西面北面皆西北與康居〔補注〕徐松曰言西面北面皆西與大宛〔補注〕徐松曰捐毒休循北南

與城郭諸國相接〔補注〕王念孫曰相字後人所加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徐松曰謂姑墨溫宿龜茲焉耆

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注〕徐松曰南越者第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補注〕徐松曰南越者第

徐松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

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

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補注〕徐松曰據張騫傳昆莫蓋殺

夏為〔補注〕徐松曰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補注〕徐松曰皆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

在敦煌間〔補注〕徐松曰敦煌之置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招妻呂公

主與為昆弟〔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

往〔補注〕劉敞曰衍位字徐松曰騫傳言拜為中郎將二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騫大慙謂曰〔補注〕徐

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

傳。憲知蠻夷。貪故謂之。

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

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

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補注〕徐松曰。其它仍用單于禮。

初。昆莫有

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

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補注〕徐松曰。大祿者。居大祿之官。

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二子。

岑陁。

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陁。音子侯反。〔補注〕徐松曰。史記作岑嬰。

太子蚤死。

師古曰。蚤。古早字。

謂昆莫曰。必曰岑陁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

迺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陁。

〔補注〕徐松曰。史記作謀攻岑陁及昆莫。

昆莫與岑陁萬餘騎。

〔補注〕徐松曰。史記作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嬰。

令別居。

昆莫亦自有萬餘騎。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竊既致賜。諭指曰。

〔補注〕徐松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烏孫能東居

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其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又近匈奴。

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補注〕徐松曰。冒頓死於孝文六七年間。昆莫生於冒頓未破月氏之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

國分。不能專制。迺發

使送駕。

〔補注〕徐松曰。大宛傳作送駕還案。案。駕使烏孫歸。在元鼎二年。明年。案卒。

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

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

〔補注〕徐松曰。是時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立為單于。

又漢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

不絕。

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徐松曰：烏孫在北山下，漢使之由南道者，並南山下，由北道者，沿塔里木河北岸，皆在烏孫境南。

烏孫於是恐。

〔補注〕徐松曰：漢通大宛月氏，則出烏孫後。

使使獻

馬。

〔補注〕徐松曰：張騫傳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

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

〔補注〕徐松曰：事在元封初。

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

〔補注〕徐松曰：內讀

曰。

然後遣女，烏孫曰：馬千匹聘。

師古曰：入聘財。

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曰妻焉。

〔補注〕先謙曰：王建以淫暴自

殺江都國除。至此十四年。

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

〔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丞一人，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此有宦官侍御數百人者，皆特置異於常制。

贈送甚盛。

〔補注〕徐松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沈欽韓曰：舊唐書音樂志：琵琶四弦，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弦

發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乃箏箏筑為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通典〕樂部引傅玄琵琶賦：同。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箏箏之遺制。其他皆兌上充下曲項，形制稍大，疑此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

烏孫昆莫曰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曰為左夫人。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是匈奴尚左。昆莫先匈奴女者，仍畏匈奴

也。

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

〔補注〕徐松曰：烏孫雖逐水草，而有城郭，故得建宮室，玉臺新詠引作自治室宮。

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曰幣

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

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案周禮共其毳毛為旃，旃為旃之假借字。玉臺新詠作氈。

曰肉為食兮酪為漿。

師古曰：食謂飯。

音似。〔補注〕王念孫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為室，旃為牆，肉為食，酪為漿，皆相對為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御覽樂部八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答蘇武書注所引皆無以字。徐松曰：玉臺新詠亦無以字。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

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

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師古曰：鵠音下督反。〔補注〕徐松曰：玉臺新詠作願為飛黃鵠兮還故鄉。

案謝莊懷園引漢女悲而歌飛鵠是古本有飛字。

天子聞而憐之，開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師古曰：開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

昆莫年老欲

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

〔補注〕徐松曰：言此者以慰喻公主。

岑陬

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

〔補注〕徐松曰：官號不見前者或尊官不當置。

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

書昆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彌，譯音有輕重，而名號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為號也。徐松曰：案烏孫人名多有靡字，是其語音如此。昆彌亦仍其語音，未必取意昆莫驕靡也。

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

師古曰：公少夫。

主死。

〔補注〕徐松曰：公主在烏孫僅四五年而死。

漢復召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

〔補注〕先謙曰：楚王戊景帝三年反誅。

妻岑陬。

〔補注〕徐松曰：在大初中。 岑

陬胡婦子泥靡尙小岑陬且死。呂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補注〕徐松曰：季父大祿，即前中子大祿。曰：泥靡大呂國歸之。

〔補注〕錢大昭曰：言俟泥靡長大，以國歸之。故後云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泥靡也。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

曰萬年，爲莎車王。〔補注〕徐松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子，互異。爲王在地節中傳終言之。次曰大樂，爲左大將。〔補注〕徐松曰：下又作左大將樂。長女弟史，爲

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補注〕徐松曰：烏孫有布就翎侯，見張騫傳，此若呼翎侯，蓋如五翎侯之比。昭帝時，公主上書，

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補注〕徐松曰：匈奴使四子騎田之見下傳。車師與匈奴爲一。〔補注〕徐松曰：言二國併力。其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

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補注〕

徐松曰：常惠傳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補注〕徐松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摩侯冠支將家屬，闖入

惡師居，即此地。案匈奴傳，以此事屬於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補注〕徐松曰：常惠傳作使使，脅求公主。匈奴傳：范明友乘烏桓，擊之。匈奴

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補注〕徐松曰：烏孫勝兵十八萬，此五萬騎是未得半，故宣紀但言國精兵。

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

〔補注〕先謙曰：本作漢大發兵，兵字誤倒在上。

五將軍分道並出。

語在匈奴傳。〔補注〕徐松曰：案宣紀本始二年秋調兵，三年春乃出兵。

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百下五萬騎，從西

方入，至右谷蠡王庭。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後書班超傳注：南面以西爲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案，匈奴傳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類之西。

矣。宣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後書杜篤傳作鹿蠡。蓋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單于所居。此言庭者，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爲最大，故亦言庭。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

〔補注〕徐松曰：

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威、南犁汗王蓋次於賢王者，左犁汗左或作右。案在匈奴西，以右爲正。

都尉千長騎將百下四萬級。

〔補注〕徐松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人，匈奴傳作三

萬九千餘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

〔補注〕徐松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橐駝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

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

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

〔補注〕徐松曰：功臣表長羅侯以本始四年四月封，傳因敘用兵事併言之。

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補注〕徐松曰：時公

主亦願有賜。後書耿恭傳：大昆彌遣使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元康二年。

〔補注〕徐松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爲大鴻臚，傳文有大鴻臚蕭望之，則元康爲神爵之誤。今案本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應

十一年乃往賜之，不足據二也。且傳敘龜茲事，云常惠斬姑翼時，烏孫公主正遣女至京，比自京還龜茲，又得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

言斬姑異而還。未言復至烏孫。不應烏孫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運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即以蕭望之傳推之。傳云。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非長策。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望之復以爲不可。蓋先是云者。追敘以起復爲不可之詞。非直謂爲大鴻臚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斬姑異還京。至元康二年。詔遣常惠將兵。揚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願引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結婚重親。〔補注〕徐松曰。謂結兩重書是元康不誤。

姻。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補注〕徐松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府遷左馮翊。云大鴻臚。誤。 曰爲烏孫絕

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注〕徐松曰。元康二年。去本始三年。僅六年。故曰新。 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 遣使

者至烏孫。先迎取聘。〔補注〕徐松曰。取聘財。 昆彌及太子。〔補注〕徐松曰。太子即元貴靡。 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

漢迎取少主。〔補注〕王文彬曰。取讓曰娶。 上迺召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補注〕宋祁曰。越本弟字下無子字。徐松曰。弟子謂弟之子。蓋楚王延壽之女弟行。

與宣帝爲姑也。楚主在烏孫。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補注〕何焯曰。先是。細君以語言不通而悲愁。故學烏孫言。而後遣嫁。徐松曰。

舍苑中。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祿大夫惠爲副。其容車駟。

〔補注〕錢大昭曰：盧當作羅。功臣表：匈奴傳當作羅。先謙曰：蕭望之傳同。官本作羅。

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

〔補注〕徐松曰：出塞，出玉門關也。趙充國傳：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

百餘里，乘塞列隧。

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

〔補注〕徐松曰：從岑陬之約。蕭望之傳：背約謂翁歸靡之約。

立岑陬子泥靡代為

昆彌號狂王。

〔補注〕徐松曰：蓋以不與主和，號曰狂。周書昌曰：此從後號之也。下云暴惡失衆，又云為烏孫所患，苦明不止，不與主和一事。

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

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

〔補注〕徐松曰：蕭望之傳：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

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言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

〔補注〕徐松曰：蕭望之傳作亡堅約。

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

呂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

〔補注〕徐松曰：蓋公主在絕域贈送之使，興發勞人。

其原起

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

副候任昌送侍子。

〔補注〕徐松曰：通鑑注：候，衛候也。為和意之副侍子，前所送在京者。

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

士拔劍擊之，劍旁下。

師古曰：不正下之。〔補注〕先謙曰：官本之作也是。

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師古曰：瘦音搜。〔補注〕徐松曰：蓋先娶胡婦子。

會兵圍

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元年，非也。蓋在五鳳中。漢遣中郎

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補注〕王念孫曰：案下文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本脫之也。因收和意、昌，係

項，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補注〕徐松曰：和意、昌蓋繫在烏壘，故從尉犂車騎將軍長史張翁。〔補注〕徐松曰：百官表前後左

右將軍皆〔補注〕徐松曰：期門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將軍長史秩千石，蓋張翁爲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補注〕徐松曰：期門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將軍長史秩千石，蓋張翁爲主不

服，叩頭謝。張翁掉主頭，罵詈。師古曰：掉，持其頭，音材兀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掉，持頭髮也。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

王。〔補注〕徐松曰：醫養，謂知醫者及廝養。狂王從十餘騎送之。〔補注〕徐松曰：但言送都，是翁時已還，故上言別將。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使不發，下蠶

室。〔補注〕徐松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以不死，委罪和意耳。張翁、季都之獲罪，皆不知朝廷之意。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候

俱去，居北山中。〔補注〕徐松曰：即今冰嶺，以東至博羅圖山，所謂天山，以在烏孫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證。揚言母家匈奴兵來。〔補注〕徐松曰：北山之陰，爲今伊犁烏魯木齊境，皆

匈奴也。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

行表。

〔補注〕何焯曰：溝洫志，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注謂表記之，今之豎標是。

穿卑鞮侯井曰西。

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補注〕徐松曰：胡注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鞮侯井以西，案今敦煌

縣引黨河穿六渠，經縣西，下流入疏勒河，歸哈喇淖爾，淖爾西即大沙磧。豈古六通渠遺跡歟？先謙曰：官本西作面，引宋祁曰：面當作西。

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曰討之。

〔補注〕錢大昭曰：倉闕本作舍。徐松曰：通

渠轉穀，欲水運也。廬倉謂建倉。國朝雍正中，大將軍岳鍾琪於黨河議行水運，詳見西域水道記中。先謙曰：積居猶積貯。

初，楚主侍者馮嫪。

師古曰：音了，嫪者，慧也，故曰爲名。〔補注〕徐松曰：詩陳風，倭人僚兮，僚好貌。釋文：僚本

亦作嫪，說文：嫪，女字也。僚，好貌。方言：鈔，好也。蓋僚，僚通，婦人以爲美稱。顏訓：慧，未知所出。

能史書，習事。

〔補注〕徐松曰：胡注：內習漢書，外習西域諸國事也。

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

於城郭諸國，敬信之。

〔補注〕王先謙曰：當重諸國二字。

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爲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今鄭吉自神爵二年爲都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或吉時未定此制。

使馮夫人說烏就屠，曰：漢兵方出，必見滅。

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

〔補注〕徐松曰：願得小昆彌之號。

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

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

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補注〕徐松曰：通鑑引此注作應劭錦車，漢紀作輅車。

詔馮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

〔補注〕錢大昭

曰：馮字衍。徐松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蓋蓋與辛武賢同討，而獨至烏孫也。先謙曰：官本無馮字。

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

〔補注〕徐松曰：以長幼爲大小，皆賜印

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

〔補注〕徐松曰：以上甘露元年事。

後烏就屠不盡歸諸匈奴民衆。

〔補注〕徐松曰：烏就屠前與諸胡侯俱去。

漢復遣長

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

〔補注〕徐松曰：慶忌傳為右校丞，隨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胡侯戰，陷陣卻敵，蓋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故與之戰。

大昆彌

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

〔補注〕徐松曰：是時戶不足十二萬也，以上當為二年事。

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

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因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

〔補注〕王念孫曰：烏字涉

上下文烏孫而行，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烏字，下文公主卒，三

是歲甘露三年也。

〔補注〕徐松曰：

案宣紀公主歸於三年冬，時年且七十，賜曰公主田宅奴婢。

〔補注〕宋祁曰：舊本主作第。

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

〔補注〕

徐松曰：蓋黃龍元年。

三孫因畱守墳墓云。

〔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

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

師古曰：言其尙幼少。〔補注〕錢大昭曰：弱與健對，下文後部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又云：時大昆彌雖栗靡健，胡侯皆畏服之，是也。顏說非。周壽昌曰：段會宗為都護，嘗竟宿元年，時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星靡父元貴靡死，當甘露三年，星靡立幾二十年而死，已有子代立且健矣，則代為大昆彌時必非幼少也。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補注〕徐松曰：馮夫人或隨公主來歸。鎮撫星彌，〔補注〕錢大昭曰：彌當作靡，閩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靡。漢

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

〔補注〕宋祁曰：越本部本無烏孫字。錢大昭曰：闕本無烏孫字。

都護韓宣。

〔補注〕徐松曰：宣代鄭吉當在元帝初。

奏烏孫大吏大祿、大

監皆可引賜金印紫綬。

〔補注〕徐松曰：胡注：漢列侯金印紫綬，今特賜之。

曰：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

免。

〔補注〕沈欽韓曰：免王也。

更引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

〔補注〕宋祁曰：大將樂代為昆彌當作代將樂大為昆彌。先謙曰：宋說疑誤。

後段會宗為

都護。

〔補注〕徐松曰：會宗傳：竟甯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案竟甯元年封騎都尉甘延壽為列侯，蓋延壽更還會宗代之。

招還亡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補注〕徐松曰：衆附

小昆彌，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師古曰：拊讀與撫同。〔補注〕徐松曰：說文：拊，搥也。段玉裁云：古作拊，搥，今作撫，循是拊撫。古今字事在成帝建

始。

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

〔補注〕徐松曰：會宗傳：安日為會宗所立。

日貳亡阻康居。

〔補注〕徐松曰：陳湯傳：西

城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即日貳攻圍之事。會宗以竟甯元年為都護，此事在建始元二年。

漢徙已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戍已兩校兵，此直徙已校也。〔補注〕徐松曰：屯姑墨為近烏孫。

欲候便討焉。

〔補注〕徐松曰：以上為建始二年事。

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

師古曰：詐亡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

都護廉褒。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以

建始二年更盡，褒當以三年代。褒見公卿表。又傳：常、郎、甘、陳、段傳贊云：廉褒以恩信稱。

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

〔補注〕徐松曰：以上為建始河平間事。

後安日為

降民所殺。

〔補注〕徐松曰：安日之立，蓋已十二三年。段會宗傳，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

漢立其弟末振將代。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

兄末振將，案會宗凡再爲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爲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傳末振將兄子校之是兄字誤。

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

牧馬畜，無使入牧。

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補注〕徐松曰：入牧，疑當謂入所牧爲稅，猶今哈薩克部入內地牧馬，每馬百收租馬一之類。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

師古曰：勝於翁。

歸靡時也。〔補注〕先謙曰：依顏注和蓋加之誤。

小昆彌末振將恐爲所并。

〔補注〕先謙曰：官本靡作彌是。

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

〔補注〕徐松曰。

案段會宗傳，在立末振將之明年，是永始三年事。

漢欲召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

〔補注〕徐松曰：會宗傳不載此事，此爲使西域之二。

持金幣，與都護

圖方略。

〔補注〕徐松曰：會宗之再爲都護，更盡於鴻嘉二年，自鴻嘉三年至永始四年，凡六歲，當有二都護案。傳於庚辰下有都護郭舜，據傳贊殺郭舜於廉寢後，孫建前則舜正在永始時，此云都護或即舜歟。

立雌栗靡季

父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

〔補注〕徐松曰：伊秩靡或大樂子。

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

〔補注〕徐松曰：爲其有罪。

久之，大昆彌

翎侯難柢，殺末振將。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載末振將病死，與此異。

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

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犁。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作烏犁靡。

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責字，錢大昭曰：圖本無責字，徐松曰：汪校亦無。

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

師古曰。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

〔補注〕徐松曰。詳會宗傳。此為會宗使西域之三番音盤。

會宗曰。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

為漢。合於討賊。奏曰為堅守都尉。

〔補注〕何焯曰。因而旌之。則思威皆歸於漢。徐松曰。以賞功特置此官。

責大祿大吏大監。曰。雖栗靡見殺狀。

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

〔補注〕徐松曰。劉昭輿服志注引東觀書云。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墨綬。

末振將弟卑爰寔。

師古曰。寔音竹。二反。〔補注〕徐松曰。匈奴

傳。哀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翁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援寔恐。遣子趨遠為質。匈奴即其人也。爰援通息夫躬傳注。蘇林曰。寔音坎。噓之。寔音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匈奴傳注。服虔音獻捷之捷。顏云音是。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補注〕徐松曰。以番丘見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補注〕徐

松曰。古多兼并兩昆彌。〔補注〕徐松曰。息夫躬傳。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居疆地。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

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

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並力。

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曰為榮。

〔補注〕徐松曰。哀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

烏孫大昆彌來朝。案匈奴傳。是時為烏珠爾若鞮單于。

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曰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

〔補注〕徐松曰。王莽傳。言大昆

彌中國外孫。是伊秩。自烏

卑爰寔侵陵。

〔補注〕徐松曰。謂侵陵兩昆彌。

都護孫建襲殺之。

〔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中。不應元始中尙在西域。或再任也。

自烏

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甯歲

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請邊益侵意欲得烏孫心遇遣使者引小昆彌使

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誦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者先畔殺都護但飲

姑墨國

〔補注〕徐松曰莽曰積善見袁宏紀先謙曰後書云自莎車東北經尉頭溫宿至姑墨亦見莎車傳下魏志注後屬龜茲後魏書作姑默唐書自龜茲羸六百里論小沙磧有跋祿迦小國也一曰巫墨即漢姑墨國橫六百里縱三百里今爲拜城縣

西域水道記云哈喇裕勒衰台之東百二十里爲滴水崖皆沙磧唐書之小沙磧謂此也河水注北河自溫宿國來東運姑墨國南合姑墨川水下入龜茲國姑墨川水導源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運姑墨國西又東南流右注北河西域圖考云姑墨今阿克蘇屬之哈喇裕勒衰軍台地姑墨川水今阿爾巴特河唐之撥換河也唐志姑墨南臨渾河即阿克蘇河下流今名渾巴什河西域水道記云阿爾巴特河亦曰阿察哈喇河出阿克蘇城北馮咱爾溝山中東南流繞鹽山之東即赤沙山也又南入沙而伏長凡三百里不入北河與酈注異又云大河合克勒底雅河後又東過布古斯孔郭爾郭境北爲額爾勾河

王治南城

〔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姑墨有石城唐西域記

跋祿迦國大都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八千四百五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九百五十八里

戶三千五百口二

城周五六里

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不言當爲次大國

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

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

〔補注〕宋祁曰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二千二十里徐松曰今以改定里數較之當作千二百二十里先謙曰官本作二千二十一里

南至於闐

〔補注〕錢大昭曰於南監本圖本作于先謙曰官本作于是

馬行十五日

〔補注〕徐松曰自姑墨南行度類爾勾河經大沙磧至于闐沙行往往失路難以里計先謙曰今阿克蘇城距烏什里數略同水經圖說云自阿克蘇城南渡河循

和闐河有道通和闐城即馬行十五日之道

北與烏孫接

〔補注〕徐松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孫地蓋今拜城北也

出銅鐵雌黃

〔補注〕徐松曰今滴水崖地有上下銅廠

東通龜茲六

百七十里

〔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蓋壤地相接故同

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補注〕徐松曰亦以壤地接故

之并

溫宿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自莎車東北經尉頭至溫宿後屬龜茲見魏志注及北魏西域傳西域圖考云今阿克蘇境先謙案今為溫宿直隸州

王治溫宿城

師古曰今雅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得

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名〔補注〕沈欽韓曰隋書地理志醴泉縣有溫秀嶺恐不緣溫宿國人得名也此方俗鄙談宋次道作長安志采其語尤為無識徐松曰地理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縣有月氏道上郡有龜茲縣蓋亦類此先謙曰河水注北河自疏勒國來暨於溫宿之南左合北河枝水下入姑墨國北河枝水自莎車國來東逕溫宿國南右入北河水經圖說云喀什噶爾河自喀什噶爾城南東流逕巴爾楚克城南入烏什界別無支流據注當自喀什噶爾城南分枝水北流又東隨山麓東行逕巴爾楚克城諸地至烏什南界合為一古今或有變徙也西域水道記云阿克蘇近漢溫宿地城西二百四十里為烏什城烏什西北有蔥嶺支山曰喀克善山阿克蘇河西支發焉合北來一水為畢底爾河又東經烏什城北河之北岸二百里大山自西而東餘百不絕其水入阿克蘇境為托什干河又東與東支水會東支出楚克達爾山為瑚瑪喇克河又南合湯那哈克河又東至阿克蘇城西南與西支水會又東六十里分為二西支為艾柯爾河又東南流與東支會東支東南流為渾巴什河又東南與西支會為哈喇塔勒河又南至嘴巴克

阿克集北境合蔥嶺北河凡長九百餘里。酈云枝河右入北河，卽阿克蘇河也。西域圖考云唐代北河水入據史德城地，距烏什止二百里，其國蓋在兩河合口之北。今無城，先謙案北河於此已合南河，茲仍依酈注分承，以便尋檢。左右諸國疆域，去長安

八千三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八里。

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補注〕

徐松曰：據改定里數，當作一千四百九十里。

西至尉頭三百里。

〔補注〕徐松曰：後魏書尉頭在溫宿北，蓋西兼北也。

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水導姑

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赤沙山疑卽赤谷，今之鹽山，姑墨西北，正溫宿之北。

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

〔補注〕徐松曰：漸近鄯善也。

東通姑墨二百七

十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溫宿在姑墨西北，今阿克蘇城至滴水崖二百八十里。

龜茲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自莎車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至龜茲，亦見莎車國下。至宋仍爲龜茲。唐書一曰邱茲，一曰屈茲，唐西域記作屈支，皆音變轉也。唐書又云自焉耆步一百里，度小山，徑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里，元號別失

八里，明史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或曰焉耆，或曰龜茲，明一統志作亦力把力，北周書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有輪臺，卽漢貳師將軍所居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水，卽黃河也。今爲庫車直隸縣。河水注：北河自姑墨國來，東逕龜茲國南，又左合龜茲川水，又東右合敦薨之水（見渠犁下），下入墨山國，龜茲川水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逕赤沙山，東南流，枝水出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東北，又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東川水又東南流，逕輪臺之東，右會西川，枝水下入烏壘。

四川枝水二源俱受四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東南注東川西域水道記云大河又東過沙雅爾城南庫車屬城也庫車爲龜茲北境額爾勻河逕城南百餘里卽魏書所云龜茲國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者也唐書作計舒河之南岸爲大磧亂山糾紛與羅布淖爾直中隔千里其山高舉囘起凡六百餘里以屬於巴顏哈喇嶺卽中國河源所自出矣大河又東爲塔里木河又東渭干河從北來注之西源出木素爾嶺亦喀克善山支峯故唐書以爲蔥嶺北原也嶺下有白龍口黑龍口二水匯爲木素爾河西南流折而東南爲木咱喇特河又東折而南爲雅爾幹河又東哈布薩爾河入之又東木札特河入之又東南湖水自西北來入之又東會赫色勒河赫色勒河出額什克巴什山所謂白山也隋書曰阿羯山唐書曰阿羯田山山有二水會阿勒坦呼蘇山水南流又會二水爲赫色勒河是爲渭干河東源又南逕于佛洞西緣山會雅爾幹河通爲渭干河渭干河東流折而南凡四十餘里逕丁谷山西山上有石室五所就壁鑿佛像數十又有一區是沙門題名兩岸有故城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中有寺名雀離大清淨辨機記亦云屈支國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怛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爲勤勵今溯遺蹤差存彷彿渭干河逕淵前南流八里至山外疏爲五渠又南流逕札依莊東和卓土拉斯莊西（庫車城西六十里）唐之白馬渡也唐書地理志安西西出板城關渡白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羅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俱毗羅磧今之赫色勒沙磧俱毗羅城今賽喇木城阿悉言城今拜城也渭干河又東南逕沙雅爾城北爲鄂根河回入謂之烏恰特河又東逕沙哈里克湖南又東南五里許折而東逕玉古爾莊南入塔里木大河水經注云北河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是也渭干河卽龜茲西川矣庫車西北六百餘里通伊犁路有庫克訥克嶺嶺下水三支南流又西南至博勒齊爾山後左右分注復匯爲一西南流逕銅廠山西至山外逕破城東復分爲三最西者曰密爾特彥河南流逕庫車東門水經注所謂枝水入龜茲城也又折而東南流凡百八十餘里入沙哈里克湖次東者曰烏恰爾薩伊河自分支後東南流亦百八十餘里入沙哈里克湖最東者曰葉斯巴什河自分支後東南流凡五十餘里入阿提委訥克湖諺曰頭道二道三道河卽龜茲東川也水經注曰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案當作四川水）出北大山南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阿克蘇鹽山）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

俱東南流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東北，歷赤沙積梨南流。《庫車銅廠山》。枝水右出。《東川分出一支》。入龜茲城。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入自城東，出自城南，與西川未入河之左一支會。下文云：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卽申明此句之文。二源，東川之源，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者，卽東川枝水。右會西川枝水之事。》其水東南注東川。《兩枝水既合之水》。又東南注大河。《作注時，西川分爲三支，先入大河。一支逕城南，會東川枝水入東川。東川達於河，東川入河處，在渠犁國。西漢書所謂渠犁，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者也。今則西川自入河，東川入湖後，無復餘水，不與河通。》

王治延城

《補注》錢大昭曰：後漢班超傳注：龜茲國居延城。徐松曰：唐書王居伊邏虛城。唐西域記：屈支國大都城，周七十八里。後書班超

及梁愐傳：龜茲又有它乾城。案唐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至龜茲。二大河者，今海都河及舊時龜茲東川也。延城蓋在今渭干河北岸。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唐爲安西都護治，今庫車城南百四十里。沙雅爾城北四十里。南去渭干河三十里。河源西北，木素爾嶺折東南流，會塔里木河入泊。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里數，當作去長安七千七百八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二百八十八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

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

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

《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有左將軍。

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

各二人。

《補注》徐松曰：龜茲四達之國。故有四部。先謙曰：官本二作一。

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

《補注》徐松曰：蓋亦分東西南北。

南與精絕。

《補注》徐松曰：東亦隔河相接。

南與且末。

《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注引作東與且末，奪南字。

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

師古曰：杆音烏。《補注》徐松曰：杆彌云：東與龜茲接。據後魏書：龜茲都城

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故并白山陽。烏孫得居之。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經小磧。至跋祿迦國。河水注。龜茲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

能鑄治。

〔補注〕徐松曰。梁書劉之遴傳。外國深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治之證。

鈔。

〔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土產黃金銅鐵鉛錫。

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三蓋五字之訛。見下焉。書國注。以今道計之。凡六百餘里。

烏壘。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周壽昌曰。徐引河水注。為誤證也。案傳上特云。都護治烏壘城。明此城為都護專治。其國王附居城內。故此傳又云。與都護同治也。每國傳皆云。至都護治所若干里。龜茲國傳又申明之云。東至都護治

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直以都護作準的。諸國恃為地望。無有他屬。故於烏壘下不書王。亦不言治所也。先謙曰。後書莎車傳下云。莎車王賢。分龜茲為烏壘國。徙僞塞王。駟繼為烏壘王。此未詳烏壘立國始末。似西漢專取為都護治所。至東漢始立國。故本傳無國王兩字。唐置烏壘州。屬渠離都督府。今策特爾地。為哈喇沙爾之屬境。水經圖說云。營在今庫車城東。西南接庫車河。河水注。東川水自龜茲來。東南逕烏壘國南。又東南注北河。先謙案。東川水。今不與河通。說見上。戶百一十。口千二

百勝兵三百人。

〔補注〕徐松曰。蓋掌一城之兵。烏壘渠犂同置。

城都尉。

〔補注〕徐松曰。蓋掌一城之兵。烏壘渠犂同置。

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

〔補注〕徐松曰。雖言同治。應別有垣。補以

歲將吏。如今西域回城中。別為鎮城之類。據後傳。都護在埒婁城。或別城名歟。

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於渠犂下云。西北去烏壘三十里。是酈氏所見漢書本。此作東南也。先謙曰。董祐

誠云。南至渠犂。南字當東字之誤。先謙案。徐說較長。此傳蓋脫東字。

渠犂。

〔補注〕徐松曰。武紀。天漢二年。渠犂六國來獻。鄭吉傳作渠犂。先謙曰。後書不載。

城都尉一人。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龜茲東川水與西川枝水合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屯校所守也。酈氏之意。以水間

故城爲渠犂田官之城是田官不與渠犂同城之證第渠犂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在龜茲之南案後書云班超定西域居龜茲是故城或超所居耳

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

東北與尉犂

〔補注〕徐松曰：敦薨水自今博斯騰澤爾溢出之河渠犂在河西尉犂在河東

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

〔補注〕徐松曰：且末之通精絕二千里故龜茲至渠犂皆接之

西有

河

〔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敦薨水自尉犂來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又南流注於北河西域圖考云今喀喇沙爾所屬策特爾車爾楚軍臺之南南濱塔里木河國城在東海都河經其城西合塔里木河道元時

河水往西流今移而東也西境接玉古爾軍臺爲輪臺地西域水道考云海都河自車爾楚軍臺南而西乃折而南行三百里水經曰其水屈而逕渠犂國西余證地形渠犂爲尉犂之誤龜茲東川入河故道在輪臺東敦薨水不得越渠犂也當其折處水勢彎環鄭吉

傳云：迎日逐王至河曲以其曲折斯有河曲之名矣水又折而東入塔里木河先謙案：徐以渠犂西之河爲龜茲東川所注〔見龜茲下〕與董說異

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

校尉屯田渠犂

〔補注〕徐松曰：漢通西域在大初三年鄭吉傳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犂

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一年

〔補注〕徐松曰：自元光二

年誘單于絕和親爲用兵之始至大初三年西域貢獻凡三十二年

海內虛耗征和中武師將軍李廣利引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

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

〔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此事征和四年其時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

奏言故輪臺引東

〔補注〕宋祁曰：舊本以東有以字元祐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

徐松曰：輪臺國爲貳師所屠故稱故

捷枝渠犂皆故國

〔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東川水逕龜茲東北歷赤沙積黎南流積黎當即捷枝是渠犂在今庫車城東南捷枝在庫車城東北通考作接枝

地廣饒水

草有溉田五千頃自上

〔補注〕徐松曰昔引河水溉之後魏書云輪臺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

處溫和田美

〔補注〕徐松曰今回疆恆暖

可益通溝

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繪可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採繪與此旁國易穀

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補注〕吳仁傑曰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彘爲佳耳周官泉府鄭司農云故書泉作錢疏曰泉與錢今古異名食貨志錢輕重以銖利于刀流于泉如淳曰名錢爲刀以其利于民也禮記正義世猶呼錢爲錢刀古辭白頭吟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則錢刀之稱從古固然西域諸國如罽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旁國少此故貴黃金采繪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義又曰寶金謂之黃金銅亦謂之黃金晉灼曰諸賜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此以寶金爲黃金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金黃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孔傳鍰黃鑊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總名爲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此以銅爲黃金然則西域傳所云黃金漢紀所云黃鐵皆指銅言微荀氏之書讀者不以為爲寶金者幾希先謙曰顧炎武云不可乏當作可不乏王念孫云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繪易穀於他國則食宜給足不乏也不乏二字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衍顧說亦非〔既言宜給足又言可

不乏文義重複〕先謙案官本注採作采

臣愚曰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

〔補注〕徐松曰欲分田卒故增置一校尉漢紀作二人

各

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

師古曰益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顏注在五穀下齊召南云監本及別本刊此注於下句張掖酒泉下非也張掖酒泉連下

遣騎假司馬爲斥候讀蓋以時益種五穀指輪臺言不指張掖酒

遣騎假司馬爲斥候

〔補注〕徐松曰案軍法部有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爲之

泉言也今從宋本移正徐松云冊府元龜引益多也在酒泉下

副貳胡注斥拓也候望屬校尉〔補注〕徐松曰斥候士皆領於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召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補注〕徐松曰文紀注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案

置傳驛者謂分置傳與置驛凡出使用車者曰乘師古曰累重謂傳用馬者曰騎驛又曰據此騎置猶說文言置騎妻子家屬也累

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補注〕徐松曰趙充國傳終不敢將其累重匈奴傳匈奴悉遠其累重案劉屈氂傳重馬傷耗顏注重謂懷孕者也是人畜皆得稱重魏晉閒又或稱為累如樂寶不得奉攜尊累是也募民敢徙如今新疆之客戶就畜積為

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徐松曰即一歲所得之積穀本業漢紀作產業益墾既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曰威西國〔補注〕先謙曰河水注敦堯之水自尉犁國又西出沙山

鐵關谷又西南流連連城別注裂以為田榮弘羊云連城以西可遺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補注〕徐松曰胡注時處也董祐誠云城當在今喀喇沙爾西南庫勒爾城之西自連城西至輪臺皆故屯地烏孫王尙公主故欲屯

田列亭連師古曰分音扶間反行音下更反〔補注〕徐松曰昭紀有丞相徵事任宮文穎注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據屬也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

以減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敕置正月衛霍傳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大中大夫嚴敕太守都尉明燬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案徵事以二千石不以減罪免者為之則臣昌或即郭昌歟

〔補注〕徐松曰漢舊儀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補注〕徐松曰費誓時芻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補注〕徐松曰費誓時芻芟疏引鄭氏曰芟乾芻也

〔補注〕徐松曰蓋以貳師〔補注〕徐松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臣昧死請〔補注〕徐松曰言昧死言王莽盜位篡古法去昧死曰稽首〔補注〕徐松曰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補注〕

徐松曰：通鑑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注）徐松曰：高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五以

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惠紀應劭注：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買人與奴婢倍算。今日增三十是百五十為一算。其時有司有此奏而未行。故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

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

（補注）徐松曰：以今道里計之。輪臺在車師前部西南一千三四百里。

前開

陵侯擊車師時。

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注）徐松曰：功臣表開陵侯成婉。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據後傳事在征和四年。

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

（補注）徐松曰：六國皆近車師者。三國外。或且末、山國、焉耆、歟。子弟非必侍子。案征和元年樓蘭請其侍子以下。蠶室不遣。是別有子弟也。

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

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

又自發

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補注）徐松曰：六國之王。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

師古曰：畜讀曰食。

（補注）徐松曰：車師降後。便罷遣諸國兵。而諸國已匱乏。不能供億漢軍。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日竟師。

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尙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

旅之事也。（補注）徐松曰：謂漢破車師時。軍食尙多。而士所載以歸者。不足自給。言道遠。

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

迎軍。

（補注）徐松曰：明年始置敦煌郡。故第言酒泉。

吏卒起張掖。不甚遠。

（補注）徐松曰：遣酒泉吏卒出玉門迎軍。又使張掖吏卒至酒泉接應。二郡接壤。故言不甚遠。

然尙斯留甚衆。

師古曰：斷謂言其前後離斷不相逮及也。斷音斯。補注沈欽韓曰：方言：斷披散也。東齊聲散曰斷。器破曰披。斷與斷義同。宋本方言亦作斷。

曩者朕之不明，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

前後足置城下。

補注徐松曰：城蓋長城。

馳言秦人我勾若馬。

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勾，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補注徐松曰：胡注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

中國為漢，知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馳言者，馳馬來言也。案匈奴傳：衛律謀擊城藏穀與秦人守之，亦以漢降匈奴者謂之秦人。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

補注徐松曰：胡注久，謂不還，謂蘇武等也。

故與師

遣貳師將軍。

師古曰：與軍而遣之。補注錢大昭曰：國本故與下無師字。尋注文則無者是。徐松曰：汪校與下無師字。

欲呂為使者威重也。

補注徐松曰：即置匈奴之使欲使匈奴畏而歸之。

古

者卿大夫與謀。

師古曰：與讀曰豫。

參呂善龜不吉不行。

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善龜也。補注徐松曰：洪範所言者是。

迺者呂縛馬書徧視

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補注徐松曰：御史謂御史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傅將作大匠詹事大長秋典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

扶風皆是大夫郎者。郎中令屬官大夫謂太中大夫中大夫光祿大夫郎。郎中郎侍郎郎中文學郎大夫郎之堪備顧問者。武紀：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

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

補注徐松曰

郡屬國都尉謂郡守及郡與屬國之都尉。泥野侯以巫蠱事族，此趙破奴別是一人。

皆呂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

補注徐松曰：馬見縛兵敗之兆。

或呂為欲呂見彊。

師古曰：見

顯示。補注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瓛考異無式字。故徐松曰：亦闕者，籍馬林之意。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師古曰：言其誇張也。視亦讀曰示。補注徐松曰：此申明見彊以其見彊知其不足也。

易之。

〔補注〕徐松曰：謂以易卜之。張鷟傳曰：天子發書易。

卦得大過。爻在九五。

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補注〕徐松曰：大過上五體震，五在震下，為馬足，巽為繩，兩巽相承，縛馬之象。

大過乾老坤生，坤為鬼方，震為驚走，故曰匈奴困敗。

匈奴困敗。

〔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邊防七，與此同。案匈奴上有曰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曰者，衆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衆人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

紀有曰字。徐松曰：此占者之詞，凡對縛馬書者，有三說，以下又雜考之星氣占筮也。

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曰為吉。

〔補注〕徐松曰：胡注，公車方士，方士之待

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厭祿者，皆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翻。

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

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

又曰：北伐行將

於隴山必克。

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隴山，山名也。隴，古釜字。〔補注〕徐松曰：說文以隴為釜之或字。

卦諸將，貳師最吉。

師古曰：上遺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補注〕王念孫曰：通典與此同。案師

古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即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

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則

隴山者，五原塞外山也。匈奴傳又云：使右大都尉與衛律，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

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

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補注〕錢大昭曰：惠棟易漢學引程舜俞集筮法師

春曰：大過，木兆卦也。外克內，應克世之兆，所以敗也。惠氏又云：大過震游魂，故云木兆卦。五動又成震，初六辛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克內。然大過九四丁亥水也，而受制於辛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為應，故云應克世。當時諸臣以漢為內卦，匈奴為外卦，故皆云吉。而

實反繆也。重合侯毋虜候者。

〔補注〕錢大昭曰：毋當作得。南監本闕本不誤。徐松曰：是時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先謙曰：官本毋作得。

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

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曰詛軍。

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衛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戾太子傳。突胡巫上林中。蓋匈奴有此巫蠱之術。

單于遣天子

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

〔補注〕徐松曰。漢將尙有商邱成。莽通。惟貳師敗也。

匈奴常言漢極大。然

不能飢渴。

師古曰。能音耐。〔補注〕徐松曰。疊錯傳。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失一狼。走千羊。

〔補注〕徐松曰。此亦述匈奴之言。謂因失一狼。千羊亦不能自存。狼喻將帥。羊喻士卒。

遇者

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

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

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補注〕

徐松曰。匈奴傳。起亭隧。顏注。隧謂深開小道。而避敵鈔寇也。依說文。當作隧。謂塞上亭守燧火者也。後書西羌傳。作亭燧。

是擾勞天下。非所曰優民也。

〔補注〕徐松曰。詩大雅傳。優。今渥也。寬也。說文。優。饒也。

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

〔補注〕徐松曰。公卿表。征和四年。淮陽太守田廣明爲大鴻臚。

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曰報忿。五伯

所弗能爲也。

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尙恥不爲。況今大漢也。〔補注〕徐松曰。胡注。蓋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曰所聞。

師古曰。搜索者。恐其

或私齎文書也。〔補注〕徐松曰。胡注。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搜索者。恐其挾兵刃。

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曰皮肉爲利。辛苦

而變火乏失。亦上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止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變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亡文書。〔補注〕沈欽韓曰。言上軍薄時。皆不

能得其闕出之數。非謂守邊火之卒奔亡。徐松曰。武紀注。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此上集。蓋即上計。漢之上計使。唐謂朝集使也。得者。登也。言上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先謙曰。官本注。止作主。令作今。亡作上。是後降者來。

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當今務在禁苛暴。徐松曰。人言之。乃知此事。補注徐松曰。生口虜虜之生得者。不得分爲二也。

禁長吏。止擅賦。補注徐松曰。胡注。漢有擅賦法。今止不行。力本農。補注徐松曰。謂勸農力本。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

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補注宋祁曰。注文牝應作牡。徐松曰。亭養牝馬。又見昭紀。應劭注。顏說免徭賦。即復不事之意。而以孟說爲非。未得其解。先謙曰。官本注文在而已。下。呂補缺。毋乏武備

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徐松曰。即所謂與計偕也。邊馬有額。馬死略盡。故補之。由是不復

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呂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武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補注

徐松曰。武師後行攻輪臺。還過龜茲。在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

北道而過杆彌者。杆彌東北接龜茲。

何呂得受杆彌質。補注徐松曰。匈奴背漢受。樓蘭質子。龜茲疑於背漢。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伐功

篇。文學曰。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勞之地。以候其變。上以爲然。用君之計。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蠶之功。而見隳墜之效。而反衰中國也。西域篇。大夫曰。羣臣議以爲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

年。未見種蠶之功。而見隳墜之效。而反衰中國也。西域篇。大夫曰。羣臣議以爲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

故匈奴不革，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徐松曰：武帝時欲用未果，故皆議行之。

呂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

〔補注〕徐松曰：即三校尉之一。

將軍田輪

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

〔補注〕徐松曰：渠犂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先謙曰：西域水道記云：塔里木河自玉古爾東流，（庫車城東北三百二十里爲玉古爾軍臺，南十里爲玉古爾回莊。）玉古爾

者，漢輪臺地，莊南四十里，有故小城，又南二十里有故大城，又南百餘里，尤多舊時城郭，田疇阡陌，直達河岸，疑田官所治矣。河水又東二百里，運策特爾軍臺，南又東一百六十里，運車爾楚軍臺，南兩程之間，平原衍沃，南近河者，渠犂故地，北近山者，烏壘故地，漢於此置都護，以爲西域之中，河水又東，運庫爾勒莊，北庫爾勒之境，東接哈喇沙爾城，西接玉古爾，東南至羅布淖爾五百餘里，北至多羅嶺二百里，玉古爾之境，西接庫車，東接庫爾勒，南至塔里木河二百四十里，北至阿依庫穆什山七十里。

龜茲貴

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

〔補注〕徐松曰：輪臺爲今玉古爾地，在庫車城東三百二十里，庫車城南，即龜茲故國。

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

〔補注〕徐松曰：如陰未赴之爲。

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

〔補注〕徐松曰：事在地簡。

元 便宜發諸國兵。

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惠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合五萬人攻龜茲。

〔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

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言五萬者，舉成數。

責曰：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

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

〔補注〕徐松曰：楚主女弟史。

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

主女過龜茲。

〔補注〕徐松曰：至烏孫而過龜茲是烏孫在天山南龜茲北。

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

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

漢外孫爲昆弟。

〔補注〕徐松曰：言與主女爲昆弟不敢實言增也。

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補注〕徐松曰：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正月旦

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胡羌朝貢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

〔補注〕徐松曰：用公主之儀當

紫綬印其

賜百車騎旗鼓吹數十人。

〔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此蓋寵之如大將軍歌吹者橫吹也後書班超傳注引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

乘輿以爲武樂

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

師古曰：琦音奇。〔補注〕徐松曰：玉篇引埤蒼云：琦，璫也。後書仲長統傳：琦賂寶貨。注引枹朴子曰：片玉可以琦。數千萬者言其直。

留且一年厚贈

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

〔補注〕徐松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廡。

晝夜誰何聲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

撞鐘鼓。

〔補注〕徐松曰：劉昭禮儀志：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東京賦云：撞洪鐘伐靈鼓。先謙曰：官本鐘作鍾。

如漢家儀外

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

〔補注〕沈欽韓曰：楚策：史疾謂楚王曰：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與此同意。

若龜茲王所謂羸也。

〔補注〕徐松曰：說文：羸驢交馬母者也。崔豹曰：

驢爲牡馬爲牝卽生驢
馬爲牡驢爲牝生驅驢

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

〔補注〕徐松曰弟史號稱
公主故其子自謂外孫

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

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漢卒在烏壘東南烏壘東至尉犁止三百里渠車東通不得有
六百餘也疑六字有誤或中隔敦薨溢出之水而哈勒噶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犁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見莎車焉耆傳亦見和帝紀魏志注三國時屬焉耆河水注敦薨水自危須國來溢爲西海逕尉犁國
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裂以爲田下入渠犁水經圖說云蓋在博斯騰淖爾之西庫車之東後漢班超

討焉耆自西而東先至尉犁焉耆絕葦橋以拒漢軍今喀喇沙爾所屬布爾古城有葦湖惟一土橋可渡則尉犁正當今布古爾地淖爾南出西流仍爲海都河又西逕庫勒爾山北山東接額爾格齊山猶相傳曰沙山西城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西南流數十里經海都河之南又西南行百里折而南入山復南折而西逕哈勒噶阿端軍臺南晉書西戎傳次焉耆進屯鐵門未五十餘里要之於遮留谷今自庫爾勒北二十里至巖口所謂遮留谷也入山徑路崎嶇三十里越大石嶺下逼海都河地處要害或曾置關唐岑參有題鐵關關樓及宿鐵關西館詩下嶺十里至哈勒噶阿端軍臺河水又西行三十餘里出山故水經注曰又西出沙山鐵關谷也
河水又南流二十餘里逕庫爾勒莊與軍臺之間又西南流爲葦蕩凡七十里又逕庫爾楚軍臺南凡三百里仍爲海都河

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據傳鄭吉從尉犁至長安是正當烏壘孔道去
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去陽關當二千四百三十八里

戶千二百口九千六

百勝兵二千人

〔補注〕徐松曰漢
紀以爲次大國

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

治所三百里

〔補注〕徐松曰後魏書龜茲在尉犁
西北蓋龜茲國大其境得至烏壘北

南與鄯善且未接

危須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見焉耆傳下魏志注三國時屬焉耆又見晉書宣帝紀河水注敦薨水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自焉耆來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流爲海下入尉犁水經圖說云海都河匯於喀喇沙爾

之南爲博斯騰潭爾東西廣三百餘里南北半之即敦薨之藪也西域水道記云博斯騰潭爾之側產硝及鹽水復自西南隅溢出放水經注曰溢流爲海也

王治危須城

〔補注〕徐松曰危須城當在今博斯騰潭爾東南

去長

安七千二百九十里

〔補注〕徐松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七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二百三十八里

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

〔補注〕徐松曰

漢紀以爲

擊胡侯擊胡都尉

〔補注〕徐松曰匈奴嘗在焉耆危須尉犁間賦稅諸國蓋三國鼎峙故皆置擊胡官

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

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補注〕徐松曰據河水注文是焉耆在西危須在東傳不言西蒙上爲文河水注引此傳作西至焉耆

焉耆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又云自莎車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亦見莎車傳下魏晉後魏周隋唐仍爲焉耆西域記作阿善尼語音有增減耳晉書焉耆傳地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唐書橫六百里縱四百

里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犁北烏孫今爲喀喇沙爾直隸縣

王治員渠城

師古曰員音于權反〔補注〕錢大昕曰員渠卽焉耆之轉與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初不異也周書昌曰員渠城後書作南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後

魏書太武太平眞君七年萬度圍討焉耆入其界進軍向員渠是尙名員渠也先謙曰河水注敦薨水出焉耆北敦薨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分二水左水西南流出焉耆之西逕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敦薨之濟右水東南流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南曹二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二水逕出焉耆之東下入危須徐松云案敦薨水今日海都河海都河惟一水注博斯騰潭爾漢時入澤爾之處分爲二又有一水自西北來入於敦薨水其會合之地亦分爲二員渠城正

當其分處，故後晉班超傳言焉。書有葦橋之險，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屬度到焉。書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可知城四面皆水，葦橋大澤均海都河所流也。今既無葦橋，分出同入涼爾之水，又無西北來一水，海都河南四十里有舊城，雉猶存，周圍九里，俗曰四十里城，疑爲貞渠遺址。後魏書云：貞渠城在白山南七十里。隋書云：漢時舊國也。西域記云：都城周六七里。水經圖說云：今裕勒都斯河爲西源，出喀喇沙爾西北，楚爾達山，哈布齊哈河爲東源，出喀喇沙爾地，和甫博克塔山，皆天山正幹，即敦薨山也。山運東爲鎮西府所屬，當漢匈奴蒲類王地，迤西爲伊犁所屬，當漢烏孫地。西域水道記云：庫車城北，汗騰格里山東百餘里，有地曰阿喇爾，湧泉百餘會，以東流爲大裕勒都斯河，又東會二水，又東會小裕勒都斯河，小裕勒都斯河出自阿勒坦陰克遜之北，會四水，又西會烏里雅蘇台水，又西南會大裕勒都斯河，又二水，東西來會，自哈爾噶圖山溝，逕烏博木，萬壑爭流，百川迸集，有砥柱巫峽之險。又東南分爲二，東行爲南北二支，東至達蘭嶺之陰，復合爲一。唐書回鶻傳言：鶻婆川在焉耆西北，是其焉耆之野，歟。河水又東南流，會烏蘭烏蘇河，烏蘭烏蘇二源，一博爾圖河，發自吐魯番托克遜羣壑之東南，西流，逕博爾圖山口，入焉，一哈布齊峽水，發自哈布齊峽山，有三水，俱入烏蘭烏蘇，與裕勒都斯河會，而東南流爲海都河，又東南運哈喇沙爾城，西門外五里，兩岸置軍壘，河廣三里，諺曰：通天河。自城西繞至城南，折而東北，流百數十里，又東，滯爲大澤，曰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敦薨之水，二源俱導，蓋以裕勒都斯爲西源，烏蘭烏蘇水爲東源。西源東流，分二水，（此大小裕勒都斯既會以後）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西南當作東南，下文又言屈而東南，則西南似指小裕勒都斯源處言之）逕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其時小裕勒都斯自入涼爾）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此謂大裕勒都斯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南會兩水謂大裕勒都斯分流之兩水，至焉耆國而復會爲一也）東源東南流，分二水，逕焉耆之東，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敦薨之蔽，（其時烏蘭烏蘇水自入涼爾）曰渚，曰浦，曰蔽，皆謂涼爾也。涼爾西岸有故城，諺曰：四十里城，言距鎮城四十里也。河水注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是或貞渠遺址歟。唐郭孝恪討焉耆，焉耆城四面皆水，李恪命將士浮水而度，所謂四水之中矣。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補注）徐松曰：以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三百三十八里。後魏書：焉耆東南去

瓜州二千二百里案故瓜州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陽關又在瓜州西南故瓜州較近

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次大國隋書勝兵千餘人

擊

胡侯、卻胡侯、輔國侯

〔補注〕徐松曰後書班超傳有國相腹久

左右將

〔補注〕徐松曰班超傳有左將北纒支左候元孟左候蓋屬於左右將者

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

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

〔補注〕徐松曰後魏書焉耆國在車師南案功臣表有匈奴歸義樓刺王伊即軒又有匈奴歸義王文公此稱歸義車師君蓋車師人之降漢者封為歸義君而處於焉耆

擊

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

〔補注〕徐松曰蓋亦分左右

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

〔補注〕徐松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

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風支國案踰一小山當即阿勒噶山越二大河當即敦薨水是焉耆至龜茲共九百餘里焉耆至烏壘四百里則烏壘至龜茲當五百五十里也故據此以訂正之

南至尉犁百里

〔補注〕徐松曰班超傳超

自龜茲討焉耆兵到尉犁界焉耆王廣與其大人迎超於尉犁龜茲東北行先至尉犁後至焉耆是尉犁在南又案尉犁去烏壘三百里危須經尉犁以至烏壘五百里是危須去尉犁二百里焉耆東南去危須百里故西南去尉犁亦百里

北與烏

孫接

〔補注〕徐松曰烏孫之東境止此

近海水多魚

〔補注〕先謙曰此即河水注所云敦薨蔽溢而為海者今之博斯騰淖爾是也

烏貪訾離國

〔補注〕徐松曰以下諸國為車師及匈奴故地皆旁天山山路迂曲里數難知傳文不盡合也周壽昌曰上傳云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匈奴降王茲力支是其國為都護所分置並初立此地名也蓋初本單桓

國地為車師所得漢復取之於車師分置此國也先謙曰後書云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西域圖考云在今綏來縣地

王治于婁谷

〔補注〕徐松曰以改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計之烏貪訾離在後

國四千六百六十里。案車師已分爲前後及山北六國，不應其後國幅員尙千餘里。計車師分國卑陸，且彌相距不過百里，烏倉營離以四十戶小國，約在車師西三四百里耳。正當博克達山中，故王治谷中也。

去長安萬三百三十

里。〔補注〕徐松曰：此里數有誤。

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傳言降衆千七百人，或都護散處之。

輔國侯，左右都

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徐松曰：且彌在山西東，烏倉營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烏倉營離去單桓千四百餘里，不

得言接。且已過天山西，亦不能南接且彌。後書言車師前部，四通焉。書後部四通烏孫，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倉營離西與之接。

卑陸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卑陸爲車師六國之一。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卑作畢字形之誤。

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師古曰：乾音干。〔補注〕劉奉世曰：下國字當作谷。徐松曰：武紀注：晉灼曰：天山近蒲類國。

去長安八千餘里。顏云：卽祁連山。後書竇固傳注：以爲折羅漫山，在四州交河縣東北，又於班超傳注云：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唐書地理志：交河郡下，旣言交河縣北天山，又言自四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案晉顏不言所在，若班超傳注則在今巴里坤。竇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之說，則在今吐魯番。唐志：西南入谷之說，則在今哈喇沙爾城。北蒙古語：謂天爲騰格里。今西域所稱汗騰格里山，卽天山，則在庫車城北。考匈奴傳：重合侯侯兵道車師北至天山，是天山不在車師北之證。章懷實固傳注及唐志：交河郡縣之說，非也。後書：蒲類國在柳中西北，其非在蒲類海可知。近世相承，指巴爾庫勒、涼爾南之山爲天山，蓋誤於章懷。余往來西域，登陟此山，雖云險峻而高，止十五里，不足當天山之目。是班超傳注亦未爲足據。尋校傳文，蓋漢時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爲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達山以東，故匈奴傳云：票騎將軍出隴西，過焉耆山，焉耆卽哈喇沙爾。特標焉耆山，明其爲大山。御覽引西河舊事：匈奴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耆支，使我婦女無顏色。焉耆卽焉耆，別言祁連與焉耆支者，互文見。

義耳。河水注云：爲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爲天字之訛。若以汗騰格里山當之地，既遠於車師，且此傳言蒲類國在天山西，西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實在烏壘東。儘在庫車北，是當烏壘西矣。唐書言西州西南至天山，博羅圖山正在古交河城西南三百餘里，乾當谷。蓋與今阿拉套山谷近。周壽昌曰：徐說雖辨，而祁連名既古，卽汗騰格里語亦久，恐未能奪之。考各圖志及洪氏天山客話等書，云由西北各地，迤邐至蘭州城，高出六百里，又由蘭州出關至天山下，更高出六百里，是平地已高一千二百里，仰望山頂積雪不化，鳥飛至半空而墜，近日西征將士皆云：四面皆以此山爲主名，無有峻於此者。徐或遠過其旁，未能細審，後書爲耆國傳，其國四面皆大山，則河水注爲耆東北隔大山大字，恐非訛也。山屬爲耆，而卑陸依山爲治，故列於卑陸國。先謙曰：西域圖考云：今之阜康縣地。

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

〔補注〕徐松曰：以劫國計之，卑陸前後國去長安約八千三四百里，乃得南接車師。

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

百二十二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

十七里。

〔補注〕徐松曰：與車師前國接，故去都護道里與前國差等。

卑陸後國。

〔補注〕徐松曰：分爲後國，猶烏孫之有大小昆彌，後書無後國，或已并之。先謙曰：西域圖考云：當今阜康城之東北。

王治番渠類谷。

師古曰：番音盤。

去長安八千七百一

十里。

〔補注〕徐松曰：去長安里數不足據，而就傳言之，是在卑陸西二十里。

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

〔補注〕徐松曰：更小於卑陸國。

疑誤。戶四百。

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

〔補注〕徐松曰：都尉譯長皆少一人，將則同卑陸也。

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

〔補注〕徐松曰：卑陸不言是後

國在北後書言卑陸接
匈奴其時已并後國
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補注〕徐松曰
蓋車師前國

郁立師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郁立為車師所滅後復立
無師字以後不見西域圖考云當今古城之西北
王治內咄谷
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注〕
徐松曰諸不言天山者略也
去長安八千

八百三十里
〔補注〕徐松曰國在卑陸
後國之東八百疑作三百
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
〔補注〕徐松曰
漢紀以為小國 輔

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
〔補注〕徐松曰以此傳言
是後城長在車師後國西 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
〔補注〕徐松曰霍去病傳得單于單桓含涂王張晏注單桓含涂皆胡王也蓋漢因其號以建國
先謙曰後書云單桓為車師所滅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西域圖考云在烏魯木齊地
王治單桓城
〔補注〕

徐公曰不在
山中故言城
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
〔補注〕徐松曰據改定車師後
國里數單桓在後國西二百里 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

人
〔補注〕徐松曰聚落
之小者不足為國 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其王得罪匈奴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號阿惡國
又有移支國居蒲類故地西域圖考云在伊吾北今為巴里坤地巴爾庫勒淖爾即蒲類海也
王治天山西疏榆

谷
〔補注〕徐松曰塞土宜榆故古者樹榆為塞朔方有長榆塞謂之榆中
西羌傳有大小榆谷今新疆多榆以榆名地如榆樹溝者往往有之
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
〔補注〕徐松曰後書
言蒲類東南去長史

所居千二百九十里而長史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蒲類去長安當作九千四百六十里焉書去柳中九百十五里疏榆谷約在焉書北三百七十餘里

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

百九十九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後書作戶八百餘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

七里〔補注〕徐松曰焉書去烏壘四百里此在焉書四里數懸絕疑有誤字後書云應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蒲類後國〔補注〕徐松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即後國歟先謙曰後書云蒲類爲車師六國之三西域圖考云後國又在蒲類海之北逾後國爲車師後王庭

王〔補注〕徐松曰前國尙知田作故有治地此則專逐水草也王先慎曰上

交鄰善西夜大月氏休循捐毒尉頭烏孫諸國皆逐水草皆有治所此奪治所豈因逐水草遂無治地也徐說非

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

〔補注〕徐松曰當亦九千餘里大抵在前國西戶百口千

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

〔補注〕徐松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國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猛勇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

輔國侯將左右都尉

譯長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蒲類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裕勒都斯地土爾扈特和碩特所游牧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徐松曰于大宋本一作天大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兩且彌在今呼圖壁河至馬納斯河以南一帶

去長安八千六百七

十里〔補注〕徐松曰西且彌距東且彌百里當去長安九千七十里

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補注〕徐松曰西大於東且彌

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八百里也、後書不言疑爲東且彌所併。

東且彌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又云東且彌爲車師六國之一、魏志注、三國時屬車師後部、後魏時屬車師、見後魏書。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

里。〔補注〕徐松曰、案後書、東且彌去柳中八百里、是去長安八千九百七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補注〕徐松曰、四十人、通考作八十四。勝兵五百七十

二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案後書云、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蓋并四且彌而強盛。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

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九百里也、後書云、盧帳居、逐水草、頗田作。

劫國。〔補注〕先謙曰、唐時仍爲劫國、見西域傳及通典、西域圖考云、當今昌吉城之北、劫與車師後城長、郁立師、卑陸後國爲北道、再北之國、今地多戈壁、疑皆行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

千五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四千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都尉、譯長、

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在卑陸之西、則去都護當千或千一百也。

狐胡國。〔補注〕王念孫曰、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者、狐胡、當依御覽四夷部十八所引作狐胡、字之誤也、孤胡、龜茲、皆國名之疊韻者、〔龜茲、應劭音邱慈、案古讀邱如欺〕先謙曰、後書作孤胡、則王說是也、爲車師所滅、後復立、後無考、西域圖考云、由鄯

善逾白龍堆爲狐胡國今闡展西百二十里

魯克沁地（西距廣安城亦百二十里）

王治車師柳谷

〔補注〕齊召南曰後漢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史所居爲率疑卽此柳谷也王念孫曰狐胡與

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徐松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是狐胡在前部北後部南

去長安八千二百里

〔補注〕徐松曰交河城去

長安八千九十里入谷六十五里至柳谷則去長安當作八千一百五十五里

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

〔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

輔國侯左右

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

〔補注〕徐松曰據下至焉耆里數四十七當作七十

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補注〕徐松曰不言西者

蒙上爲文據此傳知狐胡去交河城六十五里唐書言百三十者謂至金沙嶺柳谷適當道里之中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補注〕王念孫曰此山國亦當作墨山國（互見上卷）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據河水注國輿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治墨山城

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之若顏注逢云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亦是曲說徐松曰以去尉犁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先謙曰河水注北河水自龜茲國來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北河下入鄯善先謙案據臚注山上當有墨字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然後漢和帝紀及焉耆傳下兩見並作山國則非寫脫蓋所據本異也魏志注山王國屬焉耆西域圖考云在今羅布淖爾之北廣安城之西南山中

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

〔補注〕

徐松曰漢紀以爲小國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

〔補注〕徐松曰去鄯善當五百四十里

西北至

焉者百六十里。〔補注〕先謙曰：西域圖考云：當云三百六十里，乃與諸傳合。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墨山在尉犁東，則去危須近而焉耆遠，里數有誤。東南與

鄯善且末接。〔補注〕徐松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湖東南岸，東南濱蒲昌海，海南即鄯善且末境。山出鐵民山居。〔補注〕徐松曰：博斯騰湖南岸皆山。寄田糴穀於焉耆、

危須。〔補注〕徐松曰：河水注，言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是其地不可耕，故寄田歟。

車師前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晉書載記，後魏傳稱前部西域圖考云：在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王治交河城。〔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西州交河縣，本車師前王庭明史吐魯番在大州西百里，唐西

州交河縣安樂城也。先謙曰：後魏四域傳：前部王尙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補注〕徐松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有交河水，源出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爾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

交河城，城北三里許有山谷，一谷出四泉，流逕城東，一谷出五泉，流逕城西，至城南三十餘里入沙而伏。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

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去陽關三千七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為小國，後書云：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輔

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徐松曰：車師叛服不常，故名官多以降附為義。譯

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補注〕徐松曰：據下至焉耆里數，焉耆去烏疊四百里，則此去都護當作千二百三十五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補注〕徐松曰亦蒙上西南爲文以今驛程計之則一千里蓋因自博羅關山改設驛站故迂遠也焉書去柳中九百十五里故後魏書云爲書國東去高昌九百里先謙曰後書云前部南通焉耆北道

車師後王國

〔補注〕錢大昭曰依前後例當作車師後國王先謙曰官本作後國王不誤後書有傳又云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爲車師六國亦見魏志注稱後部西域圖考云今濟木薩地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里亦名金滿城

唐北庭都護治也後

治務塗谷

〔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通鑑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浮圖即務塗之轉音此言務塗谷蓋城在山中今濟木薩城北

五里有破城爲唐都護府遺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在唐城之南漢城又在今城之南也後書班勇傳後部有金且谷西城傳有且固城

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補注〕徐松曰後書務塗谷去洛陽九千

六百二十里秦郡國志云雒陽西至京兆尹九百五十里以此滅之則去長安當作八千六百七十里

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

〔補注〕

徐松曰蓋小於前國後書云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

擊胡侯

〔補注〕徐松曰傳有輔國侯狐蘭支則此當有輔國侯後書後部有親漢侯

左右將

〔補注〕徐松曰傳有右將股鞬左將尸泥支後書又有後

部候炭述蓋屬於左右將者

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

師古曰道讀曰導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補注〕徐松曰今驛

程一千六百五十餘里若漢時由前部以至後部則當一千七百三十五里案當與前部互易先謙曰後書云後部西通烏孫

車師都尉國

〔補注〕徐松曰此蓋漢置都尉監車師者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廣安城東七十里喀喇和卓即車師都尉國治也後漢戊己校尉居此亦名高昌壁

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

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

〔補注〕徐松曰。案傳。車師後王舉國降匈奴。匈奴與共寇殺後城長。是知後城長與車師都尉皆漢所置。以有人民名之爲國耳。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在後庭之東北。當今奇台縣之北。

戶百五十四。

口九百六十。

〔補注〕先謙曰。官本九作五。

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召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

〔補注〕徐松曰。功臣

表言開陵侯不得封年。案傳文似以天漢二年封也。開匈奴傳作闐。顏注闐讀與開同。

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

〔補注〕徐松曰。元封三年。漢已破姑師。其時西域未通。非欲有其地。至是始與匈奴爭之。故言始。

匈奴

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補注〕徐松曰。案匈奴傳。漢使貳師將軍擊右賢王於天山。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十六七。繼以李陵敗降。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

師者一漢未得車師。

征和四年。

〔補注〕徐松曰。當從武紀。功臣表李廣利傳作三年。

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

〔補注〕徐松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邱成出西河。此獨言馬通

惟通出酒泉。過車師也。匈奴傳作莽通。

道過車師北。

〔補注〕徐松曰。今巴里坤至迪化州路。

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

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

去。開陵侯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此漢爭車師者二。漢得車師。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

師古曰。謂本始

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補注〕徐松曰：武本作虎，顏避唐諱改。

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

〔補注〕徐松曰：此漢爭車師者三，車師復降漢。

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曰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

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補注〕徐松曰：此本始三年至地節元年事，凡三年。地

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

師古曰：熹，音許吏反。〔補注〕徐松曰：鄭吉傳，吉以從軍數出西域為郎，熹喜古今字。

將免刑罪人。

〔補注〕徐松曰：胡注云：罪人免其刑，使屯

田，田渠墾積穀，欲曰攻車師，至秋收穀。

〔補注〕徐松曰：據傳，此為地節二年秋，匈奴傳以為事在三年誤。

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

所將田士千五百人。

〔補注〕徐松曰：下言三校尉以五百人為校。

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

〔補注〕徐松曰：隋書高昌北有

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食汗山，城在山中，壘石為之，案姑墨亦有石城，是知非城名，鄭吉傳擊破車兜營城，或即其城歟。

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秋收畢。

〔補注〕先謙曰：

官本秋收二字倒。

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

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言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然則裨小王為小國矣，諸小王亦稱諸侯，匈奴傳言匈奴西邊諸

侯是也。匈奴有東蒲類王。

斬首略其人民，呂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

〔補注〕徐松曰：今吐魯番有勝金口地。

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

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勒兵逢擊烏孫，顏注以兵逆之。

匈奴不敢

前，吉憲即留一候。

〔補注〕徐松曰：所謂軍候。

與卒二十人留守王。

〔補注〕徐松曰：留守石城，備其王入匈奴。

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

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

〔補注〕徐松曰：就屯校城。

東奏事。

〔補注〕徐松曰：吉蓋奏車師之捷。

至酒

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呂安西國，侵匈奴。

〔補注〕徐松曰：吉行至酒泉，得詔書如此，以吉傳推之，吉還衛司馬使護南道，當在此時，所謂安西國者，即令其護南道。

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

〔補注〕徐松曰：此非本年事，傳終言之。

於是吉始使

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

〔補注〕徐松曰：別使吏卒之在渠犂者，非屯校兵也。案匈奴傳：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

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即此傳二年事也。此漢爭車師者，四車師復降漢，田車師始此。

得降者言。

〔補注〕徐松曰：自此以下，擴通鑑為元康二年事。

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

〔補注〕

徐松曰：前國為今吐魯番地，恆暖宜蔬穀。

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

〔補注〕徐松曰。此校尉。即司馬意。非屯田之三校尉。

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

〔補注〕徐松曰。通鑑作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即用此傳文。而訛士爲七。漢人又臆增卒字耳。若果七千人。下文不得言田卒少也。

卒少。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

〔補注〕徐松曰。蓋交河城。

匈奴將

〔補注〕徐松曰。左大將。

即其城下謂

吉曰。

師古曰。即就也。

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

後常數

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

〔補注〕徐松曰。前國去烏壘千二百餘里。渠犂在烏壘南三百餘里。

閒呂河山

師古曰。閒。隔也。音居覓反。〔補

注〕徐松曰。河謂敦薨水。龜茲東川。山謂敦薨山。沙山。饒關谷。

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呂爲道遠煩費。可

且罷車師田者。

〔補注〕徐松曰。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言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

止。公卿者。魏相等也。

遣遣長羅侯。

師古曰。常惠也。

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

〔補注〕宋祁曰。淳化本作

引兵去。熙甯本及越本無兵字。

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

〔補注〕先謙曰。王上當更有車師二字。

烏孫留不遣。遣

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呂擊匈奴。漢許之。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西

道即當右地者。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呂爲王。〔補注〕徐松曰：據下傳，蓋殺匈奴所立兜莫而立軍宿。盡徙車師國民，令居

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補注〕徐松曰：此漢爭車師者，五漢得其民，匈奴得其地。後

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補注〕徐松曰：責其久留烏貴。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賜第與其妻子居。

〔補注〕劉敞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案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又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錢大昕曰：烏孫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詣闕三字爲句。刊本誤衍孫字，顧不能校正。曲爲之說，劉知其未安，乃謂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亦非也。徐松曰：將詣闕，猶鄭吉傳言將詣京師。此傳亦言捕樓蘭王，將詣闕，周壽昌曰：此亦如上傳都護治烏壘城，宋監本作烏壘孫城，衍一孫字也。通鑑云：元康四年，車師王烏貴詣闕。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是通鑑已正此誤，刪去孫字矣。錢駁正良是第，未檢通鑑耳。

地。〔補注〕徐松曰：通鑑注：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案當并徙還前王，而後國之建疑亦於此時也。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

關，往來差近。〔補注〕徐松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戊己校尉徐普欲開呂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

阨。〔補注〕徐松曰：今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間房風戈壁，即龍堆北邊也。新道避之，又省道里之半，故普欲開之。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句姑。呂道當爲拄置。師古

曰。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已。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曰。拄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補注〕劉敞曰。道當為拄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拄置猶言諸侍。宋祁曰。案通典。道下有通字。徐松曰。釋言。拄。拄也。說文。作楮柱。拄。置即楮柱。置為楮之假借字耳。先謙曰。本書從木。從手之字。通作拄。拄皆可。特不應失解耳。官本注。又下無音字。

將軍地接。

〔補注〕徐松曰。在匈奴南。故與南將軍接。

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

〔補注〕徐松曰。繫於校尉城。先謙曰。官本繫作擊。

姑句數召牛羊毼吏。

〔補注〕徐松曰。說文。毼。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刑。五過之疵。惟來馬本。作惟求。云有請求也。段氏云。惟求者。今之枉法贓。

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

妻股紫陳。

師古曰。陳。音子侯反。

謂姑句曰。

〔補注〕徐松曰。蓋往告之。

矛端生火。此兵氣也。

〔補注〕徐松曰。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故自拔出。及光有聲者。疊兵傷君有血污。

利召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

〔補注〕徐松曰。事不見傳。前王謂兜莫。

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

壁。

〔補注〕齊召南曰。高昌壁始見於此。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案拓跋魏時。闐爽始立國於高昌。號高昌

王。即以此

入匈奴。

〔補注〕徐松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案元歐陽圭齋。高昌侯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和綽本言漢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

音近綽。遂為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交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廣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為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由此北入山。為後部。東出即匈奴境。

又去胡來王唐兜。

〔補注〕

錢大昭曰：婚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國比大種赤水羌。

師古曰：比，近也。音煩寐反。後書西羌傳：羌爰劍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參狼種，在武都、釐牛種，在越縉，白馬種在廣漢。

又有五十二種，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副總管薛萬均、薛萬徹，破吐谷渾於赤水源。

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日時救助。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言時平帝幼，則事在元

始中。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

補注：徐松曰：守猶敏也。敏，關首欽。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

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單于謝罪，執二王，日付使者。

補注：先謙曰：詳匈奴傳。二王，被傳作二處。莽使中郎王萌。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中郎將，此誓將字。待西域惡都奴

界上逢受。

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補注：徐松曰：息夫躬傳：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匈奴傳注：惡都奴，西域之谷名。先謙曰：逢受猶迎受。說詳匈奴傳。彼傳敘此事作逆受，逆猶迎也。單于遣使送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送到國。

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補注：徐松曰：為大會陳兵以示威。斬姑

句、唐兜，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

補注：徐松曰：當作始建國。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以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

以豐為右伯，平晏為左伯。

當出西域。補注：徐松曰：王莽傳：豐當述職西出。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

音丁

聞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

〔補注〕錢大昭曰：稱太伯尊之辭。

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麥道譯

〔補注〕徐松曰：導嚮譯譯語者。

前五

威將過

〔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

所給使尙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

貧，恐不能稱

師古曰：不副所求也。

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

師古曰：刀音彫。〔補注〕先謙曰：官本刀作刁。

召置離驗問

〔補注〕先謙曰：置上

疑脫須字下同

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

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樓。〔補注〕徐松曰：當卽後書班超傳所謂陳睦故城所猶處也。

置離人民，知其不

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師古

曰：盡率一國之衆也。

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其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

〔補注〕

徐松曰：言都護司馬以別於校尉司馬，疑有分治後城長國者。

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

〔補注〕徐松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故兵還匈奴。當經車師前國之北。先謙曰：狐蘭下疑更有支字。

時戊己校尉

刀護病，遣使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史終帶取糧食

〔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戊己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有史二人。案漢制，護烏桓校

尉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此戊己校尉不言長史者，護烏桓、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西域官惟都護與副校尉爲比二千石。戊己校尉以六百石爲之，屬職同於長史，故後書卽稱戊己校尉爲長史。則此二史者，或

戊己之副非其屬官也。

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

〔補注〕徐松曰：戊己校尉屬有丞一人，司馬一人，候五人，此言司馬丞或丞兼攝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

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其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說文：壘，軍壁也。鄭氏周禮注：軍壁曰壘，此分言者。壁壘非一處，故互文言之。領諸壁壘，即所謂總知營事。

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

〔補注〕徐松曰：

是時西域騷動，尚未顯然背叛，至始建國五年，焉耆先畔，殺都護，叛跡始著。

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

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

反。〔補注〕徐松曰：要死，匈奴傳作恐并死。

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

師古曰：示爲燹火也。〔補注〕徐松曰：亭，置燹之地，即傳所謂亭燹爲燹火者，假爲寇至。

分告

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

〔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作三，四百人，先謙曰：官本作三，四百人。

去校尉府

數里，止晨火，燕。

師古曰：古然字。〔補注〕徐松曰：即燔積薪。

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

〔補注〕徐松曰：見燹火，故收吏士使入府。

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

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

〔補注〕徐松曰：殺刁護四子及其昆弟之子。

獨遺婦女小兒。

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

止留戊己校尉城。

〔補注〕徐松曰：

即校尉府所在也。案傳言姑勿馳出高昌壁，是其時高昌有壁無城，而後書言匈奴車師共圍戊己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明證。蓋前漢校尉城去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戊己校尉之圍，而被車師於交河城是也。班超再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

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

〔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與匈奴南擊汗王，南將軍相聞，南將軍蓋屬南擊汗王者。

南將軍百二千騎迎良等，良等

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呂良帶為烏賁都尉。

師古曰：賁音奔。〔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

庭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故惟以良帶二人為都尉。匈奴傳作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是為都尉官。而龍以將軍之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

入匈奴。是其事也。
〔補注〕徐松曰：烏珠留若鞮單于也。建孫建欽。但欽。

後三歲單于死。

〔補注〕徐松曰：烏珠留若鞮單于也。匈奴傳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

弟烏彘單于成立。

師古曰：彘音力追反。

復與莽和。

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呂下二十

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

〔補注〕徐松曰：欺詐謂前給言侍子登在今知其死。

匈

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

〔補注〕徐松曰：案莽傳事在始建國五年。

天鳳二年。

〔補注〕先謙曰：官本二作三。

迺遣五威將王駿。

〔補注〕徐松曰：王莽傳作大使五威將。

西域都護李崇。

〔補注〕徐松曰：後漢紀作李宗。

將戊己校尉。

〔補注〕徐松曰：

即郭欽。

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

〔補注〕徐松曰：謂助兵與食兵如莎車龜茲兵是。

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

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

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爲劉胡子。鄧展曰：劉音

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劉，轉寫誤耳。〔補注〕錢大昭曰：劉，莽傳作劉。徐松曰：說文，劉，絕也。又引夏書曰：天用劉絕其命。蓋作劉者，尙書

正字，衛包改劉作劉，從刀，刀又誤作力，遂相承用，勳而劉廢矣。王莽傳將道大司空征伐劉絕之矣，猶存古字，莽拜欽爲瓌外將軍，又

封佐帥何封爲集。胡男皆見莽傳。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補注〕徐松曰：近都護者，龜茲爲大國，故依以爲重。數年。〔補注〕徐松曰：自天鳳三年至更始元年，漢兵誅莽，凡八年。莽死，崇

遂沒西域因絕最。〔補注〕徐松曰：漢書衛霍傳，後有最，顏注：最，凡也。先謙曰：最猶撮也，謂擡舉其數最凡猶都凡耳。若訓最爲凡，則不可通。凡國五十。〔補注〕徐松曰：據夏平開分五十五國，除去不屬都護者五國。

故曰自譯長。〔補注〕徐松曰三十九人。城長。〔補注〕徐松曰三人。君。〔補注〕徐松曰以君名者二十二。監。〔補注〕徐松曰以監名者二。吏。〔補注〕徐松曰以吏名者三。大祿。

〔補注〕徐松曰：將四十九人。相一人。侯四十八人。王七人。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補注〕徐松曰：此即匈奴傳所謂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者，合傳所載官數二百四十七人，又

除不屬都護者，其數益懸。百長，當戶，皆在匈奴傳。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自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補注〕

徐松曰：若康居貢獻，則都護吏至其國，屬賓奉獻，則送其使，不督錄總領也。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五五四七

贊曰。〔補注〕徐松曰。漢紀武帝篇全錄此文。稱爲本志。猶言本書也。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

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

迺表河

曲。

〔補注〕王念孫曰。曲當爲四字之誤也。武帝所開四郡。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食貨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證。四郡非在河

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孝武紀。作河曲。乃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御覽四夷部十三引此贊。宜作河西。

列西郡。

〔補注〕宋祁曰。新本。西作四。錢大昭曰。作四。是也。四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

開玉門。通西

域。呂斷匈奴右臂。

〔補注〕徐松曰。漢書以取烏孫爲斷匈奴右臂。劉歆上議。以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班超傳注云。南面以西爲右也。

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

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補注〕先謙曰。幕。漢借字。武紀臣瓚注。沙土曰幕。

遣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

〔補注〕徐松曰。高惠文景至孝武。爲五世。獨斷云。呂后不入數。

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

〔補注〕徐松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頭。

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部。

師古

曰。瑇瑁代瑁音妹。〔補注〕王念孫曰。犀布連文。殊爲不類。布當爲象。象布二字。篆文下中相似。故象譌作布。犀象瑇瑁。皆兩粵所產。故曰睹犀象瑇瑁。則建珠崖七部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犀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瑇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引此。並作犀象。徐松曰。地理志。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流。建珠崖七部。漢紀作開犍爲珠崖七部。案武紀及地理志。元鼎六年。定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陞。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元帝時。始棄珠崖。儋耳兩郡。則七郡當作九郡。漢紀數犍爲者亦非。

威枸橛竹杖。則開牂柯越嶲。

師古曰。枸音矩。〔補注〕徐松曰。詳西南夷傳。武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

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

(補注)徐松曰通考引無安息二字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如淳曰文甲即瑋瑁也通

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補注)徐松曰文甲通犀漢紀作文具犀象東方朔傳宮人簪瑋瑁垂珠璣

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

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蒲梢音所交反(補注)徐松曰漢

紀作鬣。理璣蒲梢龍文魚目汗血名馬。東京賦駙承華之蒲梢。說文馮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古皇之乘。此龍文者謂其文似龍猶驪騮文如龍魚交爾雅馬二目白魚。西京雜記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爲鞍鑿以金銀鍍石以緣地五色錦爲蔽泥。漢舊儀中

黃門駙馬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果下馬顏注棺馬音當作蒲梢馬名棺音所交反。

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

師古曰巨亦大(補注)徐松曰漢紀作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

園本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先謙曰官本注巨作鉅。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

(補注)徐松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本紀元狩三年滅隴西北地上郡成卒半

發謫吏穿昆明池黃圖云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十里有百艘樓船建樓櫓戈船各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葆塵蓋。

營千門萬戶之宮。

(補注)徐松曰本紀太初元年起建章宮顏注在未央宮西黃圖云建章宮周二十餘里

千門萬戶立神明通天之臺。

(補注)徐松曰神明臺在建章宮閭闔門內通天臺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在甘泉宮武紀元封二年作通天臺顏注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興造

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補注)徐松曰東方朔傳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顏注蓋用應說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

落日隨珠和璧。

師古曰依讀曰辰辰如小屏風而畫爲

曰落與絡同。(補注)徐松曰漢紀作絡以隋珠荆璧東方朔傳注引亦作絡

天子負黼依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

師古曰依讀曰辰辰如小屏風而畫爲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爲斧形襲重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五五四九

衣也。被音皮義反。〔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飾其上，謂之綈几。王文彬曰：左昭十二年傳杜注：翠被以翠羽飾。

設酒池肉林，呂饗四夷之客。

〔補注〕徐松曰：酒池在長樂宮中，東司馬

門內，其水來自未央宮，自未央北墻出，經壽宮，南入長樂宮北墻，經長秋觀，大夏殿之北，墮為池。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街。寰宇記云：武帝作酒池，以誇羌胡，飲以鐵盆，重不能舉，皆抵牛飲。案黃圖有秦酒池，長安志亦言酒池。

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中，是非自漢設之。

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百觀視之。

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

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賈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入丈出水，放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補注〕徐松曰：漢紀：俞作渝，衍作演，抵作氐，武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悉就坐，賜作九賓徵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畢化為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開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踢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蓋後漢相因用之，正且唯無角抵耳。巴俞並用於大喪禮，先謙曰：官本注大作徒，引宋祁曰：注文八丈一作入又字，徒浪反，越本作大浪。

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

計。〔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凡百餘鉅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至於用度不足。

酒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

〔補注〕徐松曰：如淳以租及六畜為若馬口錢，見昭紀注。

民力屈，財用竭。

師古曰：屈音其。

勿反。〔補注〕徐松曰：漢紀用作貨。

因之曰凶年。

〔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百里。

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

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曰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

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曰爲此天地所界別區域，絕外

內也。

〔補注〕徐松曰：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杜欽論見此傳，揚雄論見匈奴傳。

書曰：西戎即序。

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

也。〔補注〕徐松曰：史記索隱引王肅尚書注：西戎西域。

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補注〕徐松曰：魏書西域傳序引非上威服作非盛威武。

西域諸國各有

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

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

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

上遠覽古今。

〔補注〕周壽昌曰：聖上，稱光武也。與藝文志稱武帝同，通考引作聖人。

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

〔補注〕徐松曰：後書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

唯涉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建武十四年，涉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二十一年，雖大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通考引作聖人遠鑑古今。

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日尙茲。

師古曰：西戎卽序，說以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至王問周公。

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補注徐松曰：孟堅生於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詣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稱光武爲聖上者，蓋叔皮之辭。孟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於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叔皮目擊時事，言之固詳也。先謙曰：官本注說下以作已至作成。

